

聖



原件短

缺卷12-卷13

人鏡陽秋卷十四

長樂縣
振鐸西
蘇并志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清
嘉
堂

節部

臣節類

無無居士曰大節不可奪子輿氏君子之蓋
利害以貳心視則心為利害貳而節不伸古
人臨此有百折不回之操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即喪元投軀而不顧者誠視死如歸也彼
純忠不節著節乃忠之不幸云其心一之矣

節部

人鏡陽秋卷十四

環翠堂



程嬰杵臼

晉大夫屠岸賈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趙同趙括滅其族朔妻成公子有遺腹走公宮
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
曰朔之婦有遺腹若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死耳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
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
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後且復索柰何
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

臼曰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二人謀取他
人嬰兒匿山中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與我千金
吾告趙孤處諸將喜發兵隨嬰遂殺杵臼與孤
兒然趙氏真孤乃在嬰處卒與俱匿山中居十
五年景公疾卜云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
問韓厥知趙孤在於是因厥之衆以脅諸將而
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遂反與攻屠岸賈滅其
族復與趙武田邑武冠成人嬰辭諸大夫謂武
曰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趙

武既立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
無無居士曰余讀趙孤傳而嘆杵臼程嬰為
節俠云夫桃園之事誠所當討然當時不舉
至再世何辜諸將不過舉為首難以發憤其
私云爾嗚呼景公夢大厲而不食新岸賈因
滅族而不終逞果天鑒成季宣孟之忠勲而
保其天祿耶趙終分晉而代之則二節者天
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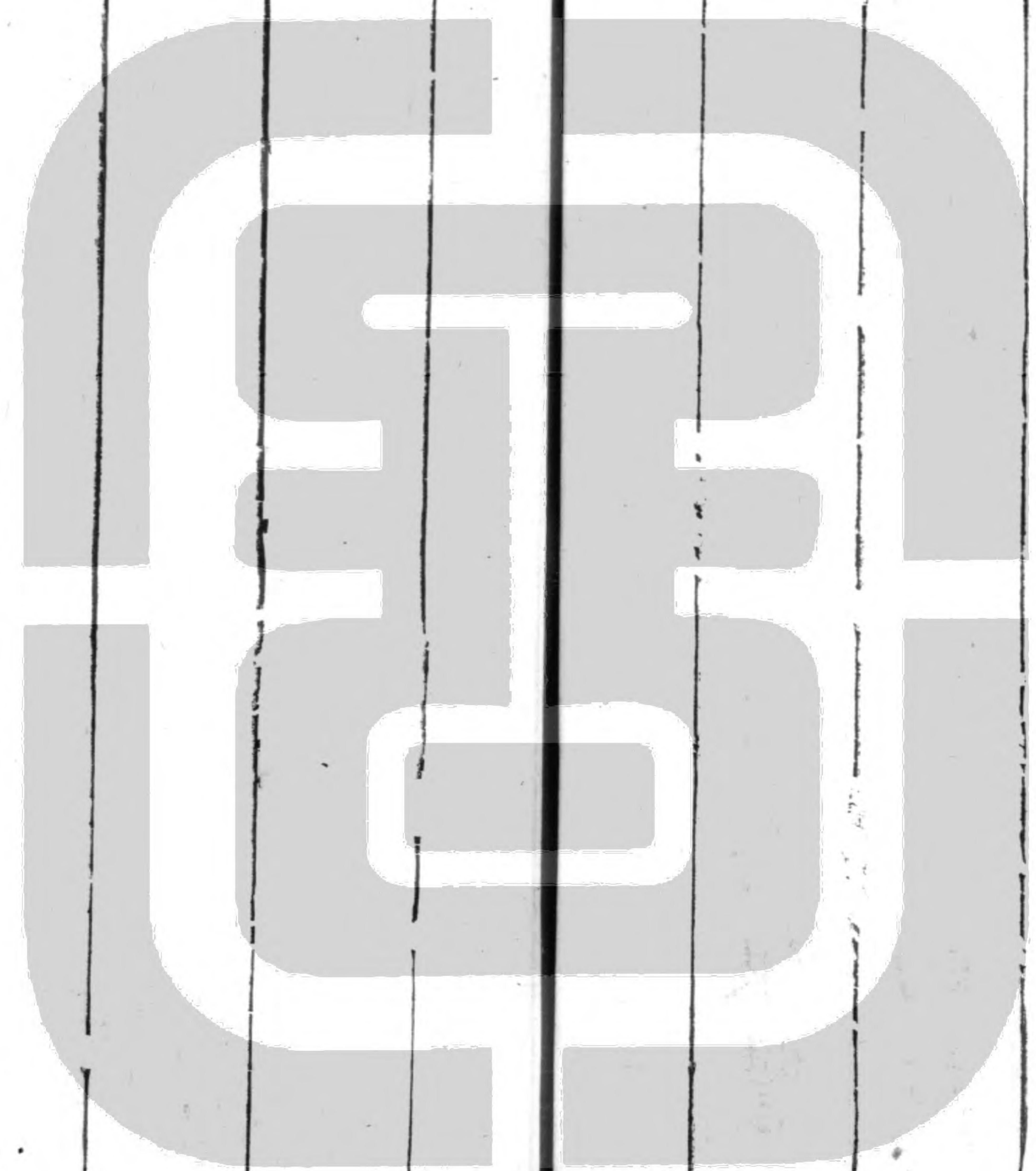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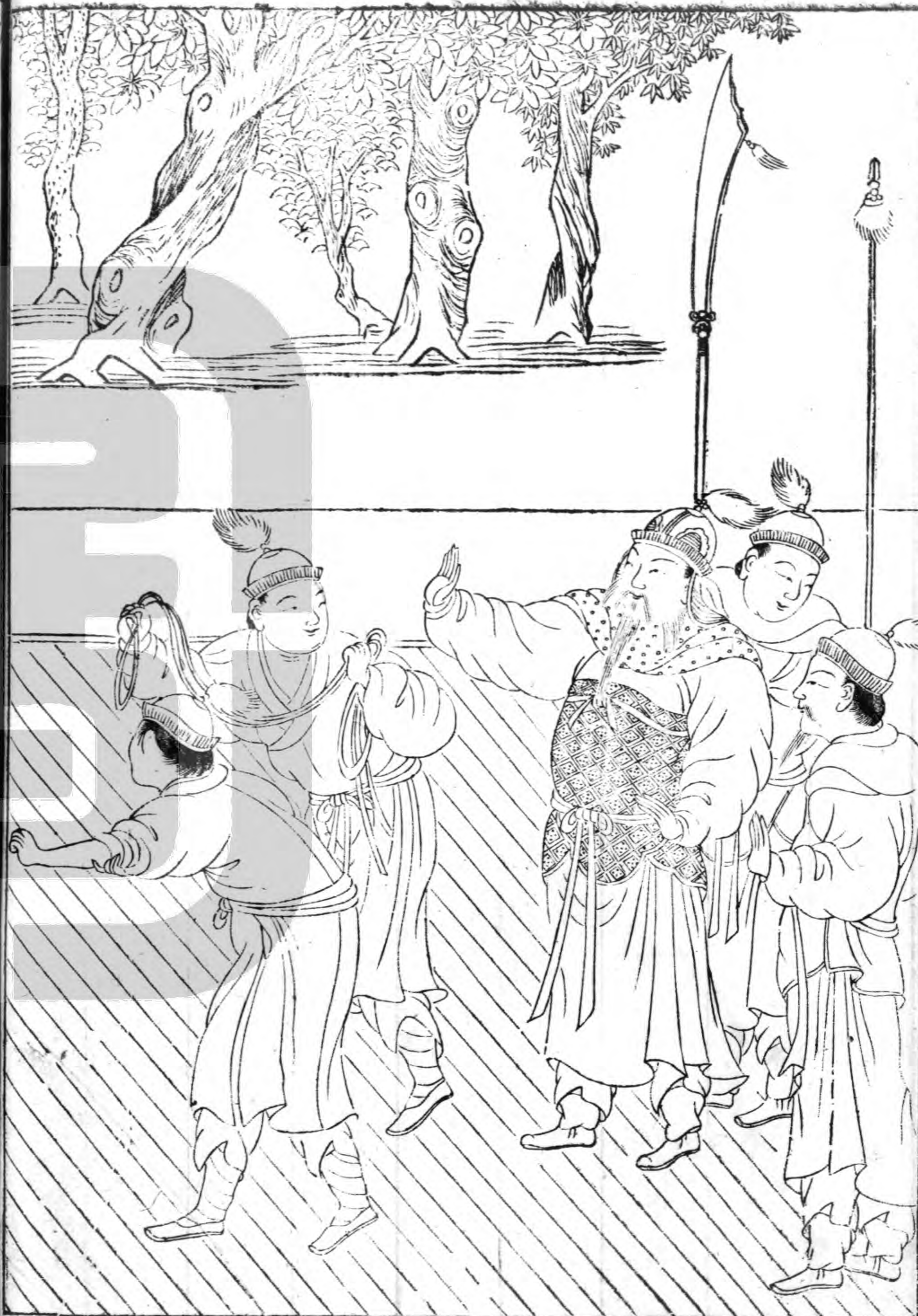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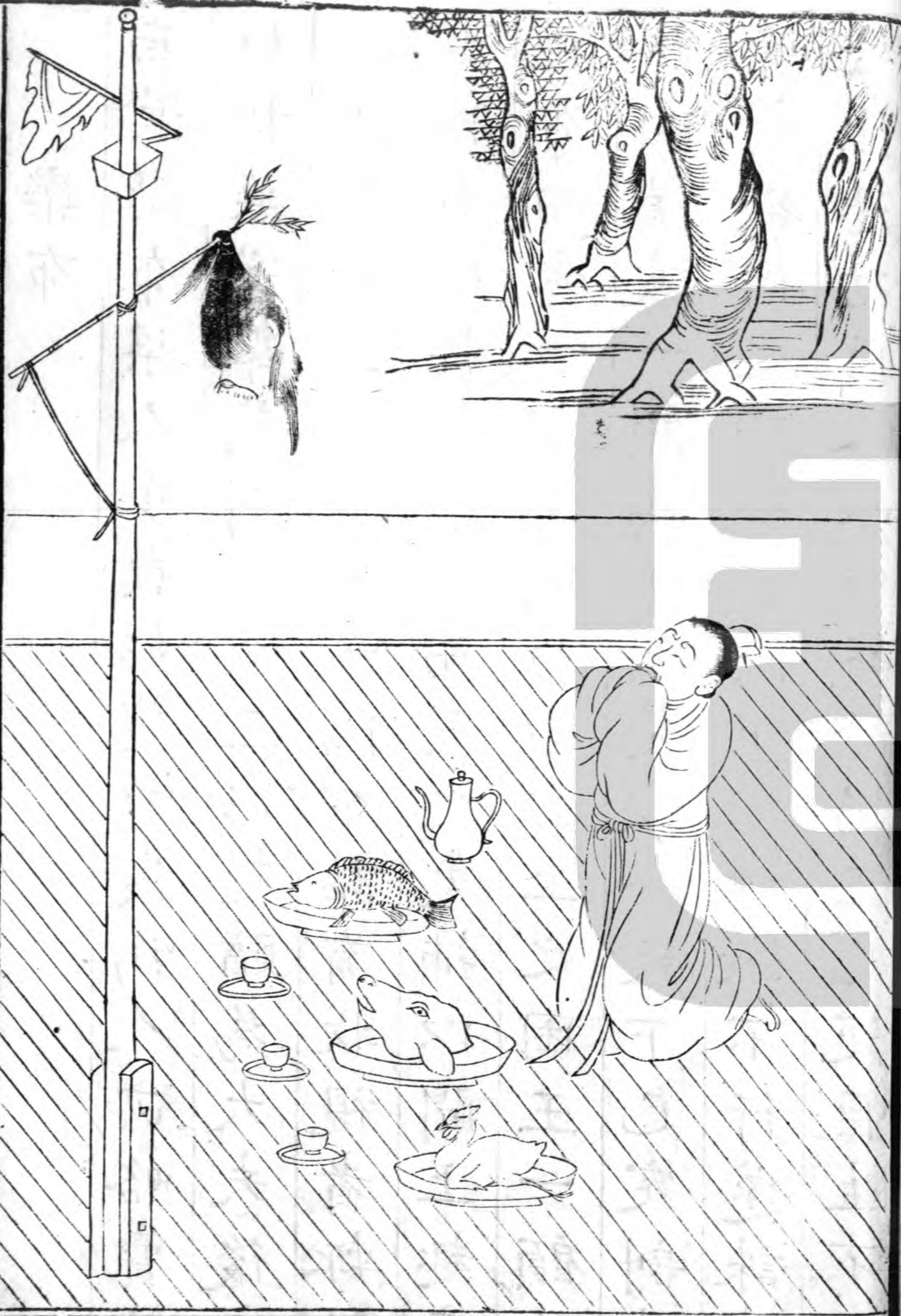
豫讓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報讐乃詐為刑人挾七首彼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曰子委質而臣事襄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襄子出讓伏于橋下襄子馬驚索之得讓數之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讐智伯死矣而獨何以為之報讐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子自為計讓請襄子之衣而擊之以致其意襄子許之讓拔劍三擊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死

無無居士曰豫讓誠節士謂之忠則未也夫以智伯之狠復其過舉良多日夜拾其短而

匡正者惟有締疵疵總爾國士之報宜與左提右
挈庶幾無道不至於滅亡也豫讓移後之死
以死于斯豈不矯矯敏精忠哉惜乎其死也後
余不能無遺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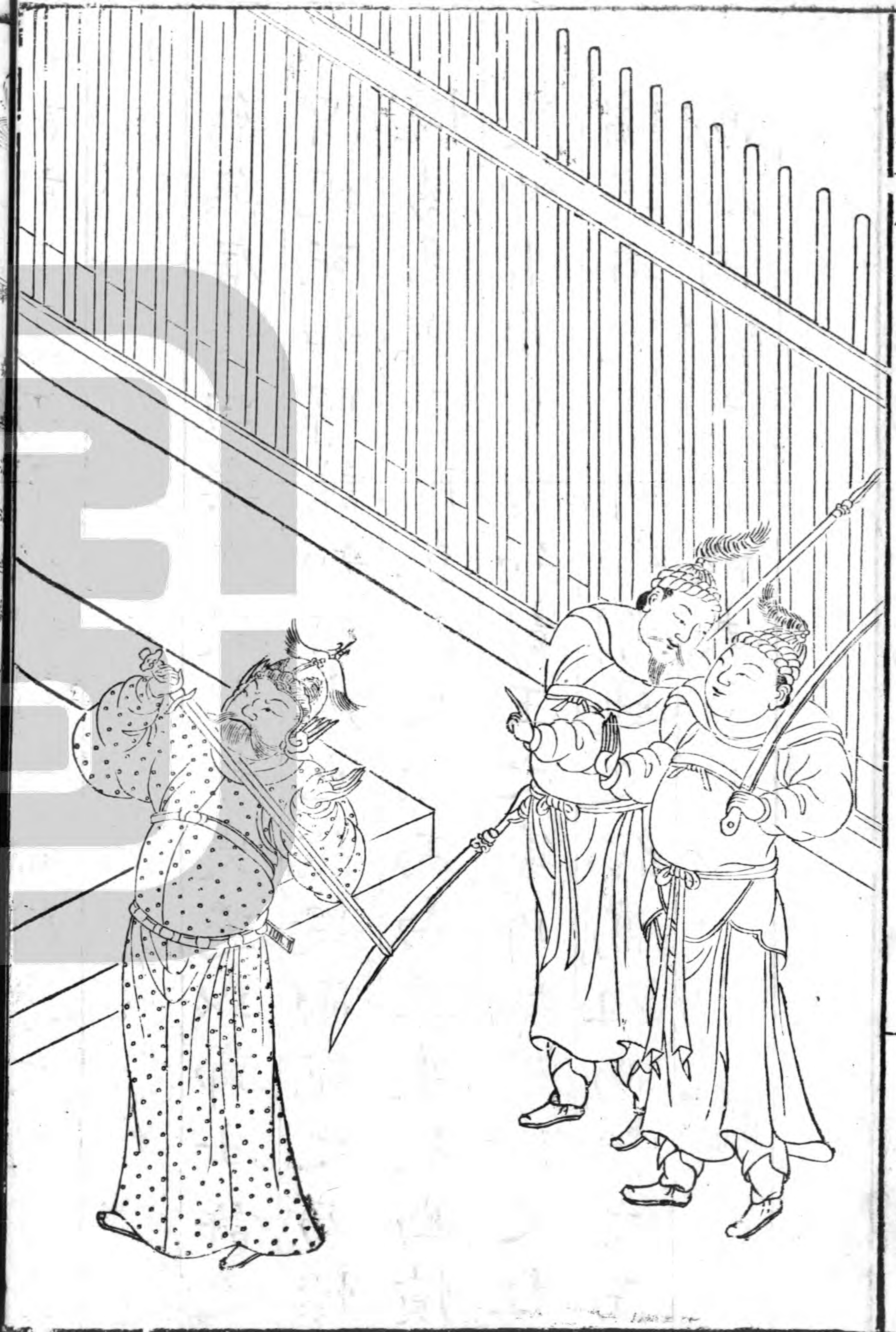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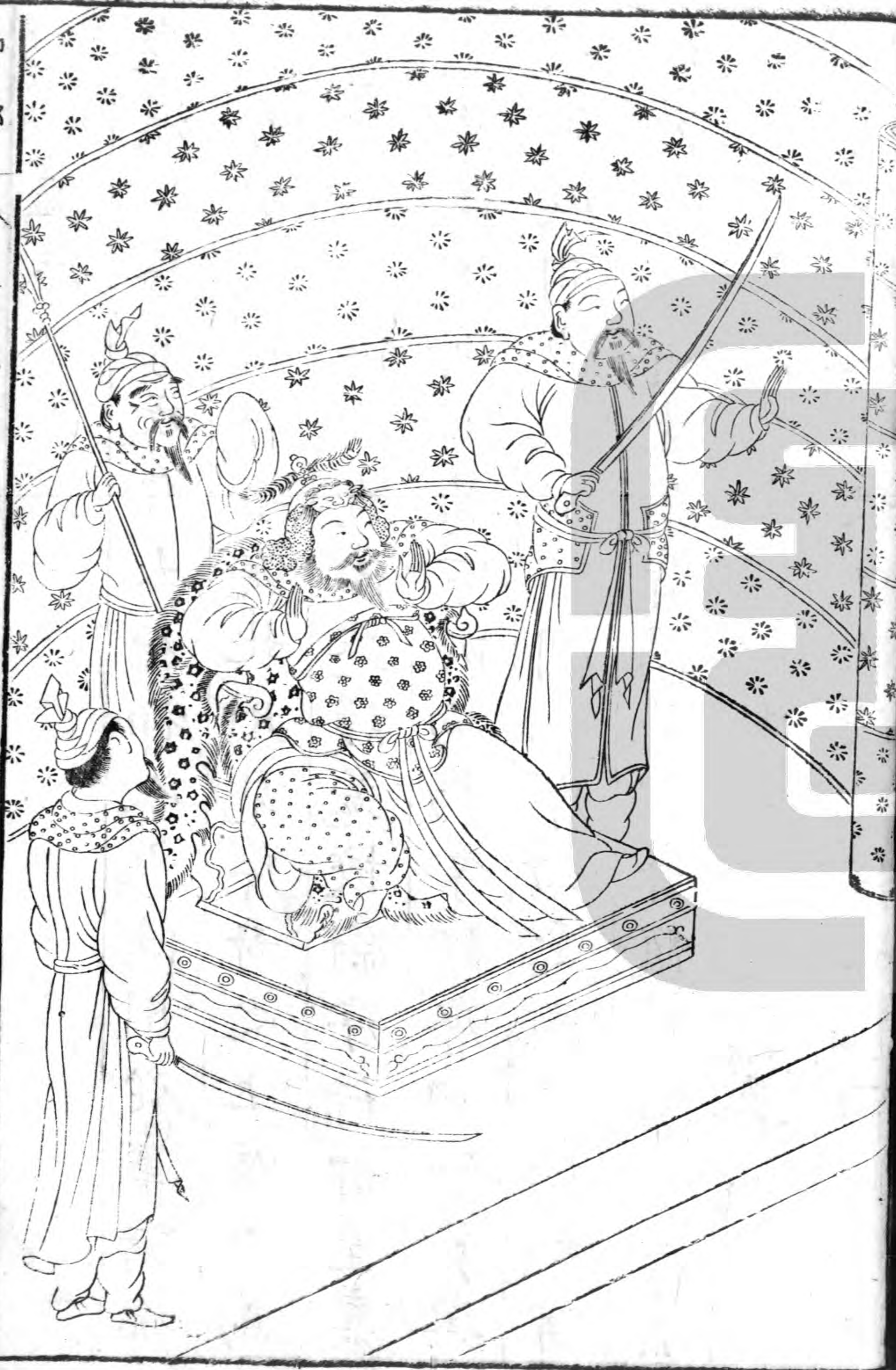




欒布

西漢欒布梁人少與彭越遊後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漢擊燕擄布梁王彭越贖為大夫後高祖誅越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時布獨於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趣烹_俱之布曰愿一言而死乃曰方上之困王一顧為楚則漢破一顧為漢則楚破今天下已定剖符受封欲傳之子孫今陛下以一微不行遂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義之釋布拜都尉孝文時為燕相

無無居士曰欒布哭彭越史遷以節士許之謂視死如歸誠知所處也然哭而死之乃慷慨易易爾至陳彭王之勲而白其衷款幽憤獲伸者難矣噫知彭王之寃即知淮陰之枉睹欒布之節即知蒯通之佞高祖兩釋之而高后兩誅之有故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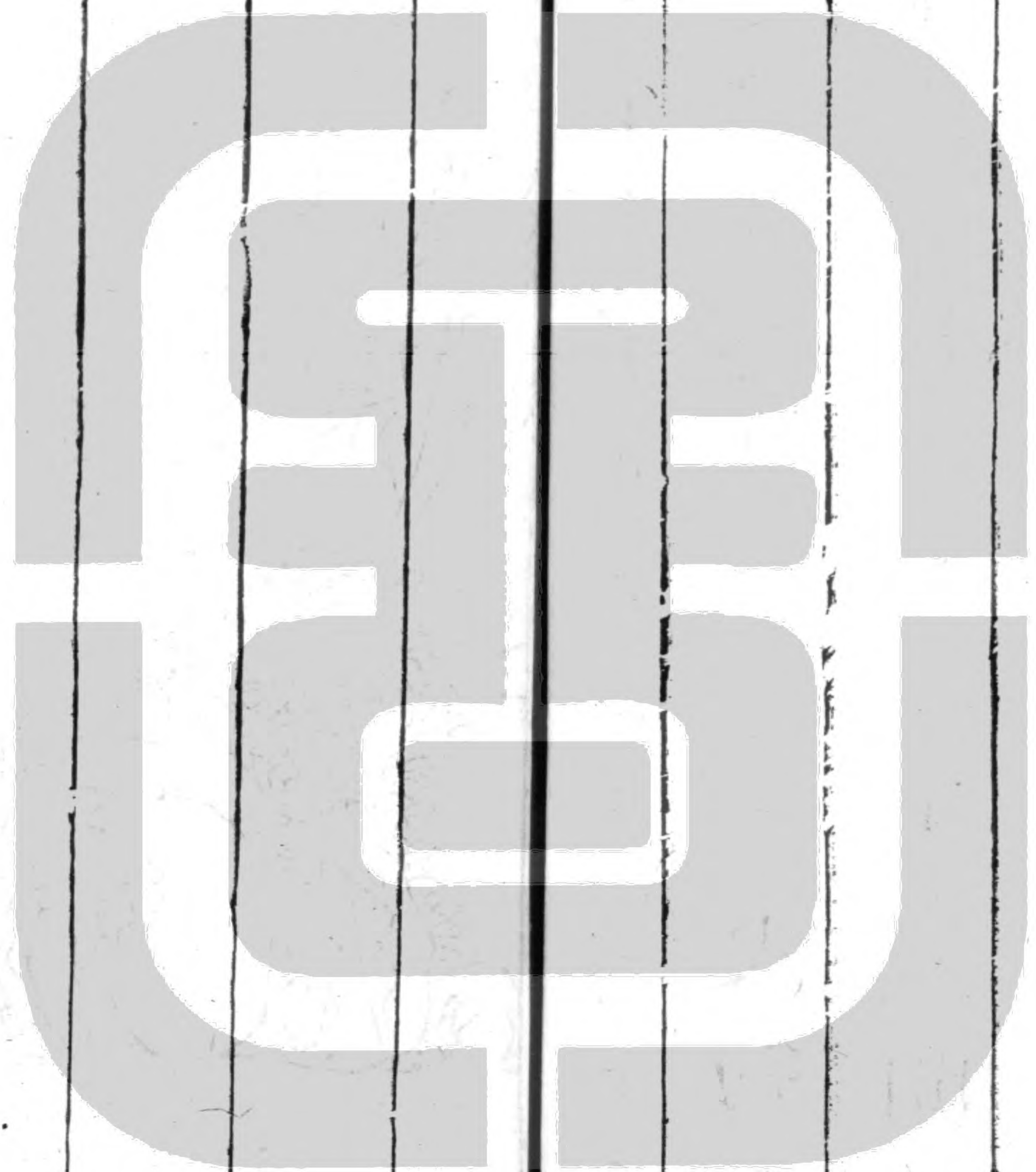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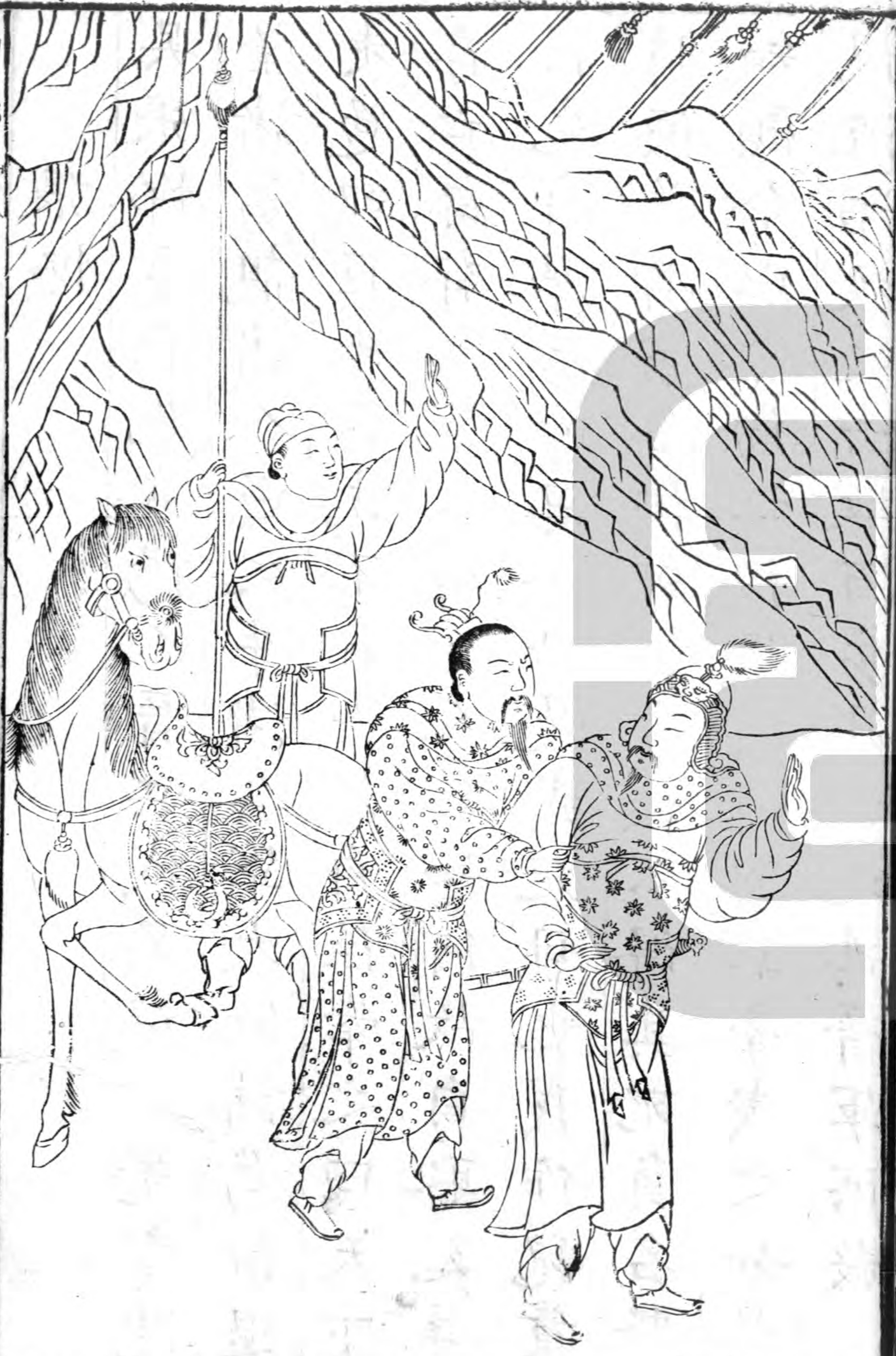
温序

後漢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騎都尉弓里戍將兵平定北州見序竒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後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公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辭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歛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無無居士曰白水真人應苻登極么魔闍干天位若囂若述者棊布隴蜀艦習昆明九封函谷豈識中興承漢家之正統哉温序義不

負恩杖節而死銜鬚在口恐汙隴右之泥見
夢思鄉欲返洛西之觀光皇嘉之其培東京
之節槩者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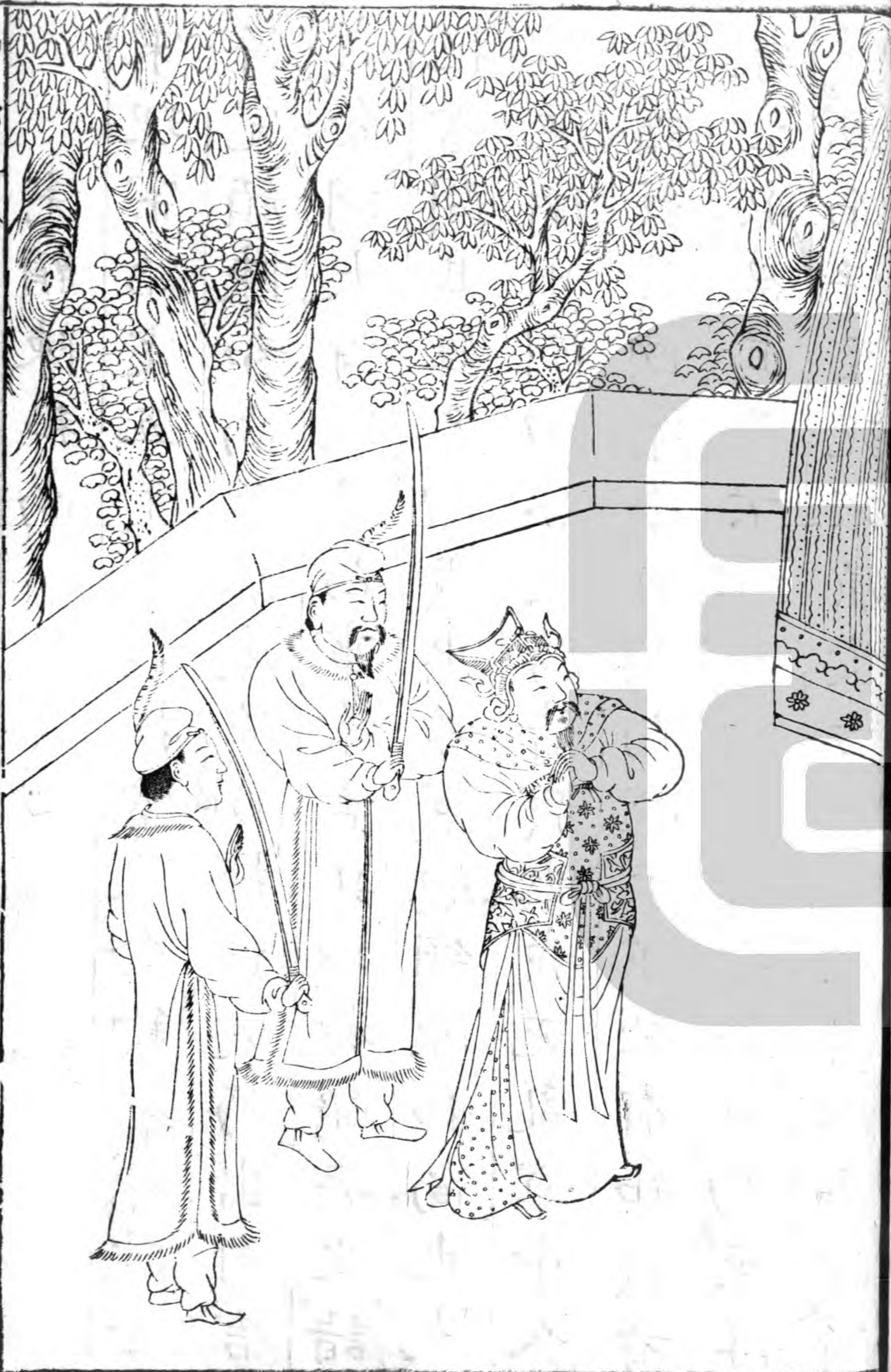




張悌

吳張悌字巨先襄陽人晉兵伐吳張巨先督沈
瑩^崇諸葛靚^弟諸人逆之牛渚吳軍大敗諸葛靚退
走過迎巨先巨先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
存亡自有大數豈鄉一人所知何故自取死辱
巨先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我作兒童
時便為鄉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
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莫牽曳之如是
靚流涕放之去數百步見巨先為晉軍所殺

無無居士曰紫髯郎撫有東吳傳世至皓盈
極而侈王氣已盡巨先以名義故從而死焉
死無愧也嗚呼鐵鎖沉江降旗出廓吳宮故
苑幽徑荒苔與沉沙折戟東風檣櫓俱付於
烟飛灰燼之餘矣一世之雄也今安在哉



完顏陳和尚

宋理宗紹定五年蒙古拖雷攻金鈞州城破金將完顏陳和尚避隱處^俚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折之劃口吻^憤至耳^巽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有義之者以馬^凍漣^醇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無無居士曰陳和尚之死固為好男子然不徒一死稱節也其勇敢善戰摧蒙古之^標颯鋒者屢矣蒙古欲得而甘心焉已久其殺之固為快忿其祝之乃見慕私而蒙古之^心豕心不奄有^厭南服不已噫鄰之寒宋之恐也方且以金亡告廟何哉

卷十四終

鏡陽秋卷十五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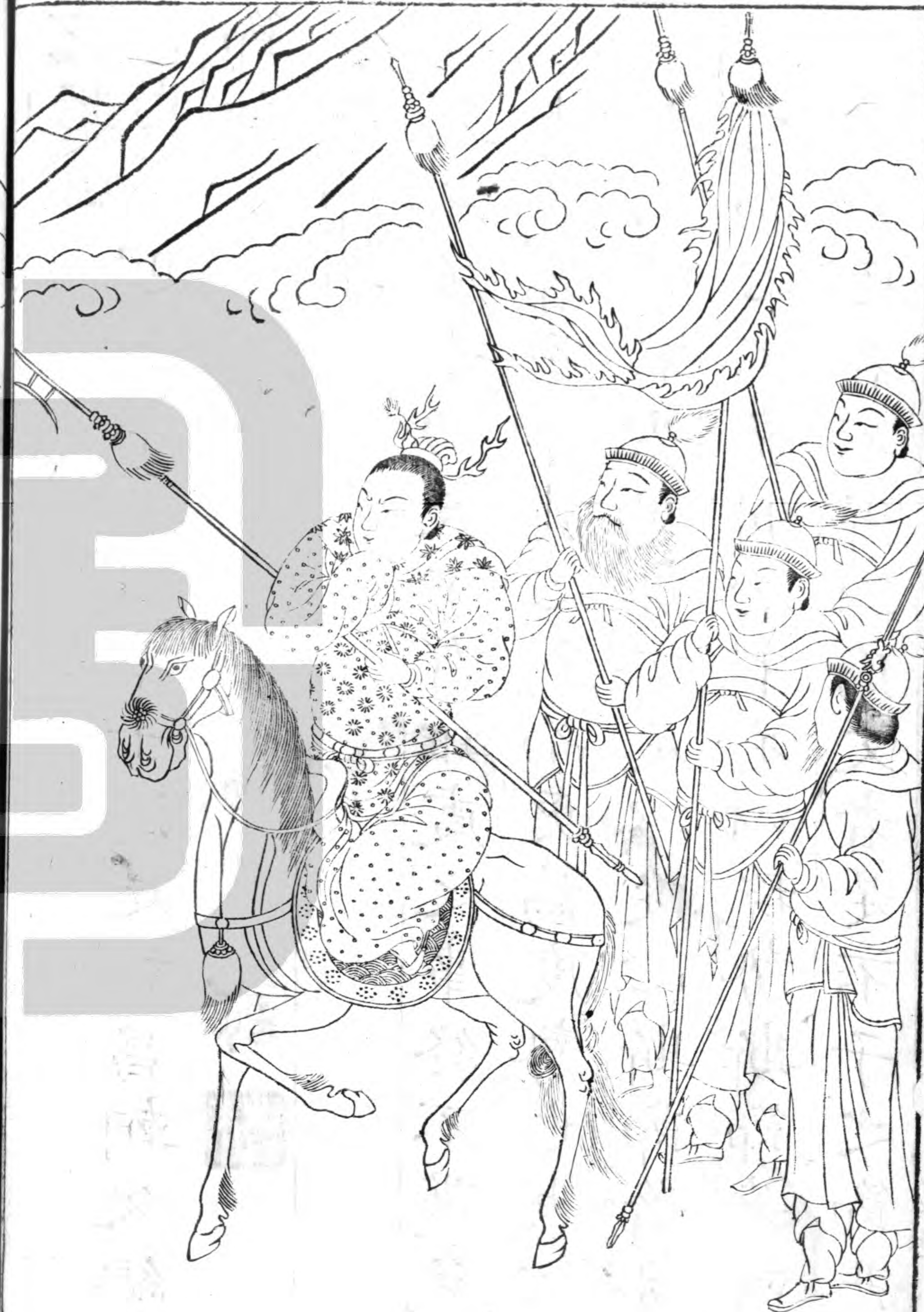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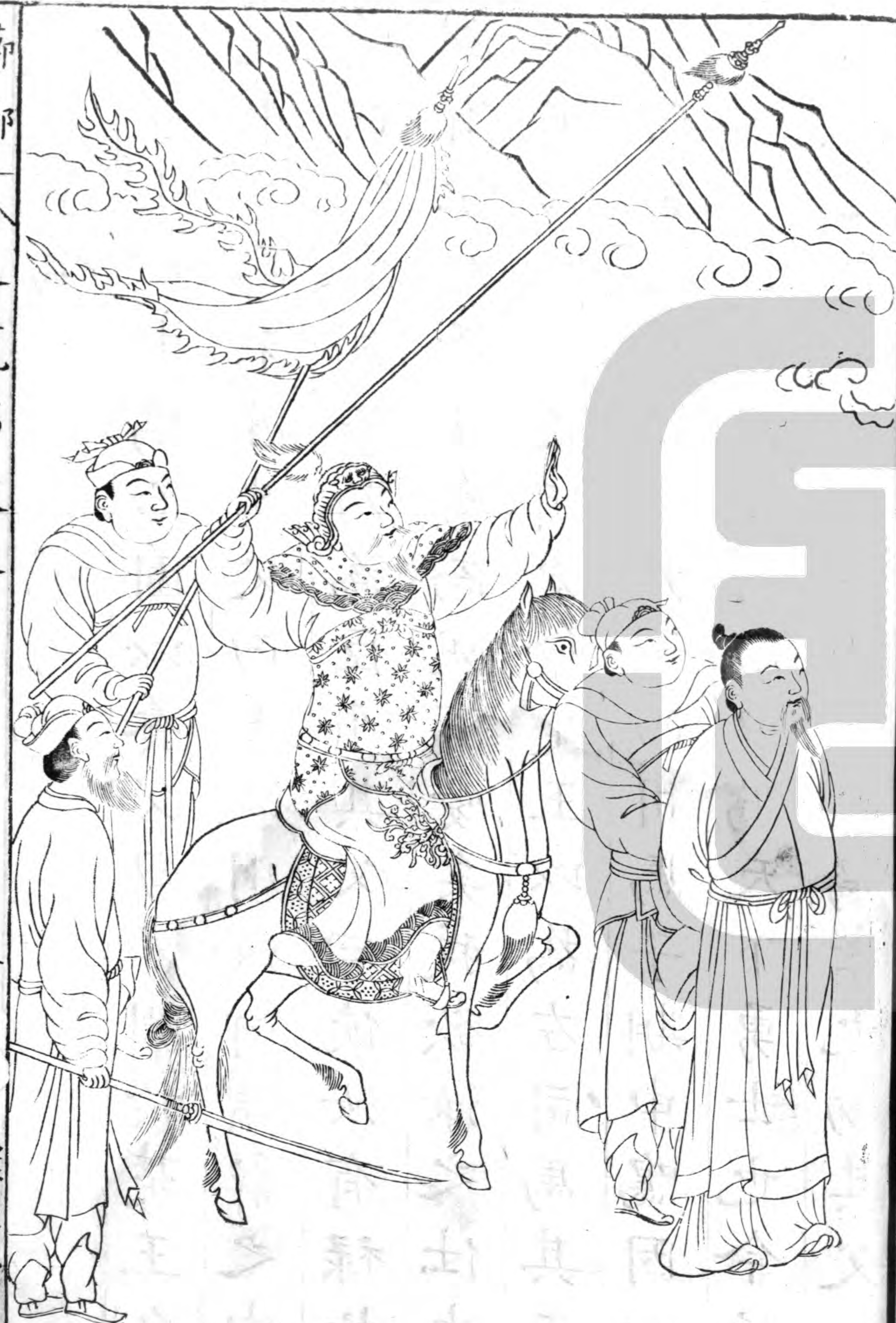
子節類

無無居士曰天下有難處之事終不獲免於清議者吾悲其心焉而更為度勢也夫心然之而勢不然則勢不足以從心斯節著勢違之而心不違則心不足以挽勢斯節著所謂君前臣名不得以徇父者是不子之節悲夫

節部

鏡陽秋卷十五

環翠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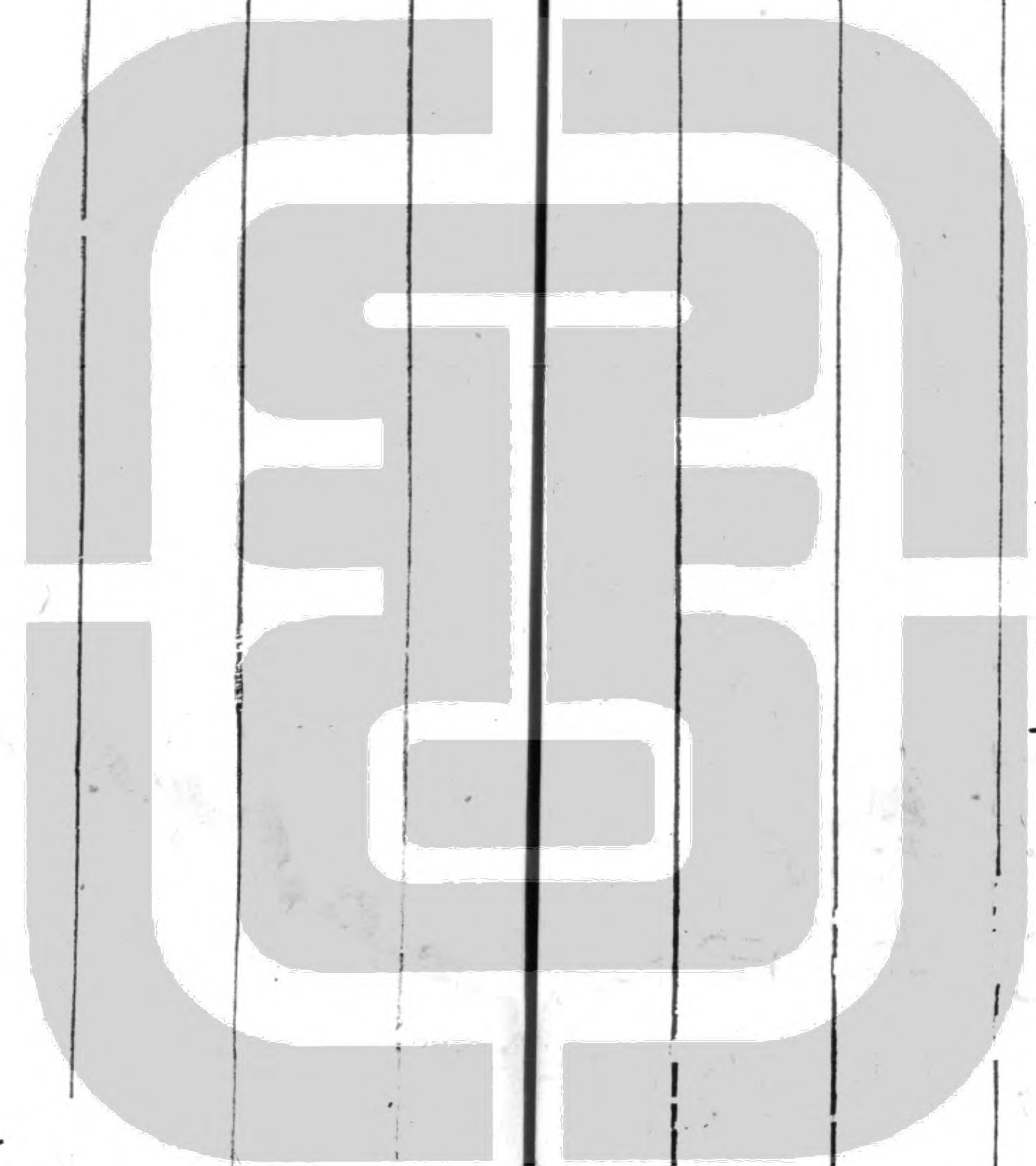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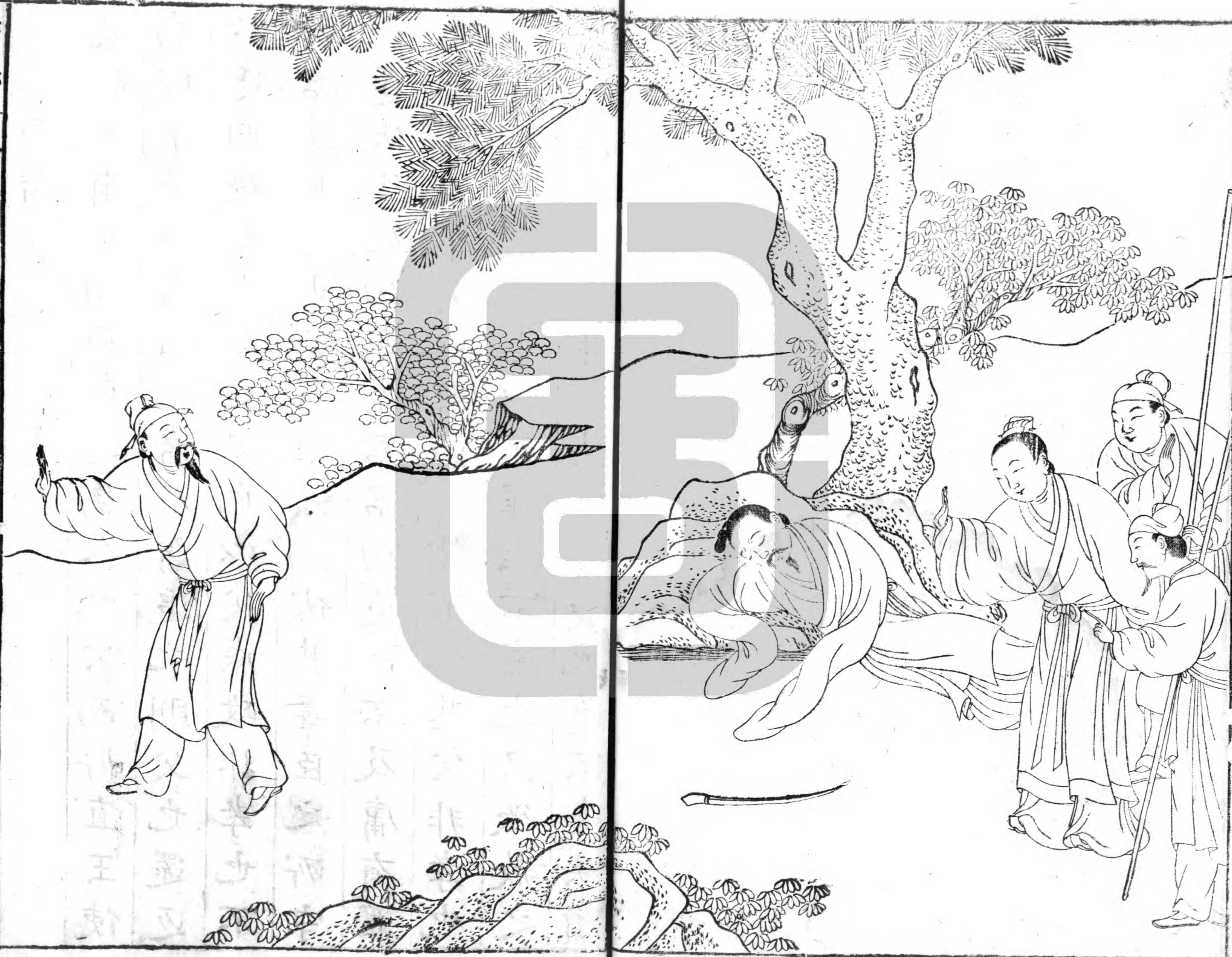
申鳴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死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入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柰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

無無居士曰天下事有難處者而特達者籌

之已熟故申鳴養父將畢其餘生無他虞即
君命不往而往于父命者謂承父以從君是
天之制無有二也即有不虞死生以之一旦
白公劫其父從父則非其所詔而不獲稱忠
從君正竟父之命乃所以為孝也猶以不獲
兩全而死嗚呼難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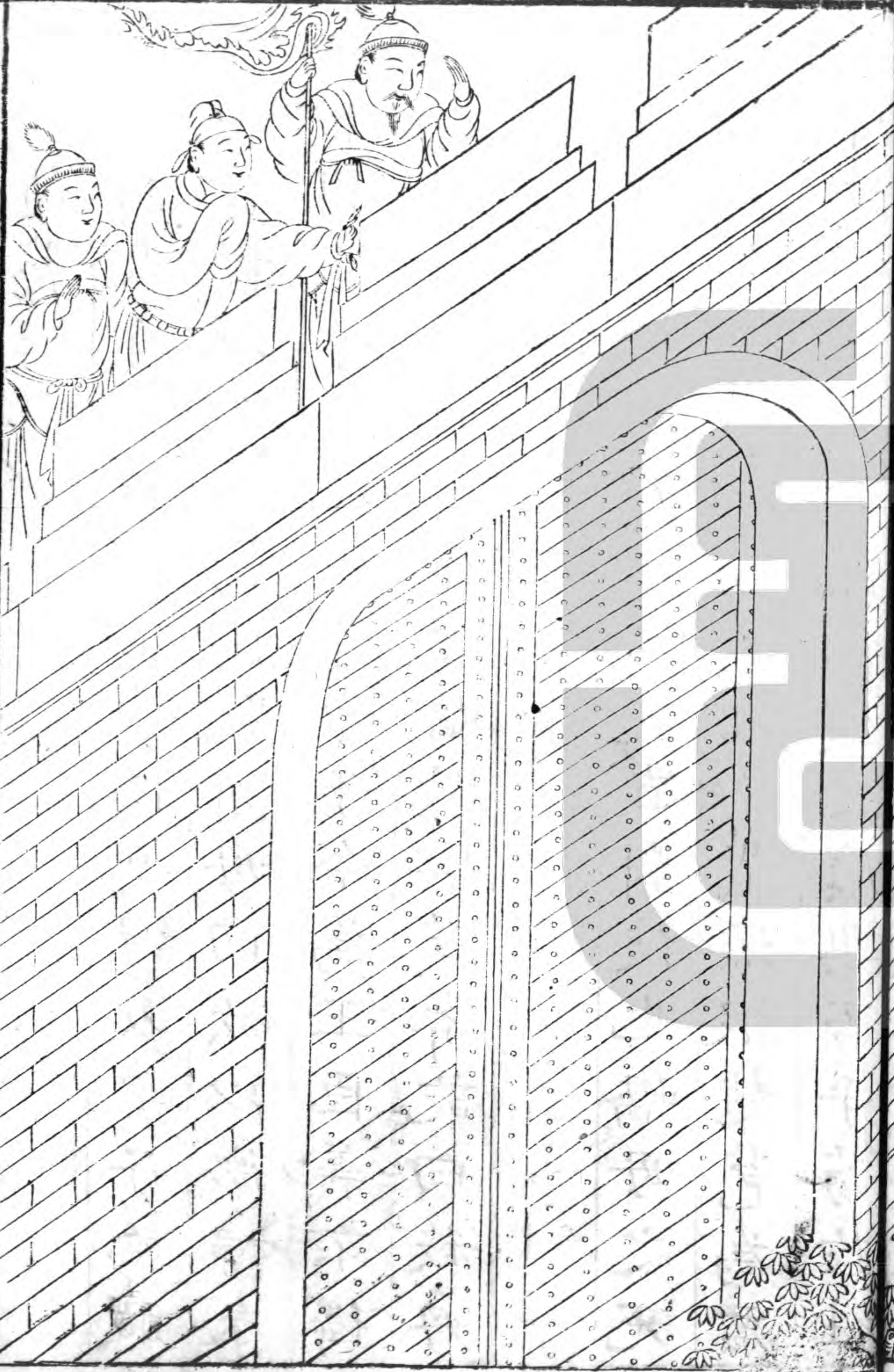




石奢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于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質斧也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治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鑕勿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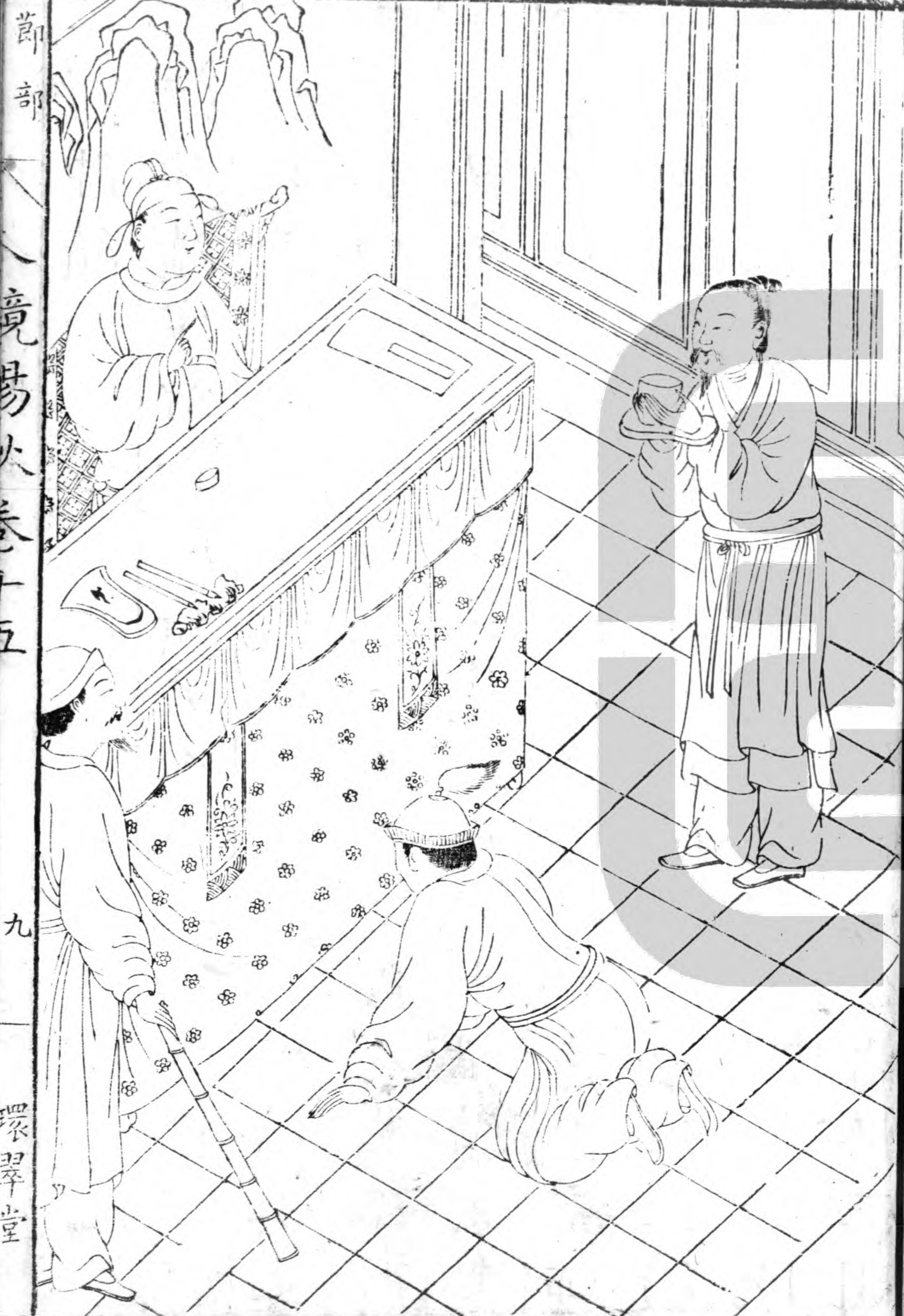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為天子父殺人則可負而逃為人臣而值此將安逃哉石奢為理于文無害苟委屈由隨事斲法以縱父亦君上之所不貸也直從而死之夫斲之則法廢而人將效尤死之則法存而人不敢犯由是父得生于法之外法得伸于死之餘故曰貞夫法哉義斯當矣



趙苞

漢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為賊
所劫質載以擊郡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
養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
顧私恩遂與賊戰母妻皆被害苞葬訖言畢也曰殺母
全義非孝也編註歐血而死

無無居士曰陵母之死直對使也嶠奇母之死
猶隔戎也故伏劍絕裾千載流恨趙苞為君
守城城之存亡係社稷之廢興否乎苟於社
稷無係則從容委曲求以全母之策豈不忠
孝兩得哉柰何遽戰雖歐血而死過矣謬哉



節部

竟場火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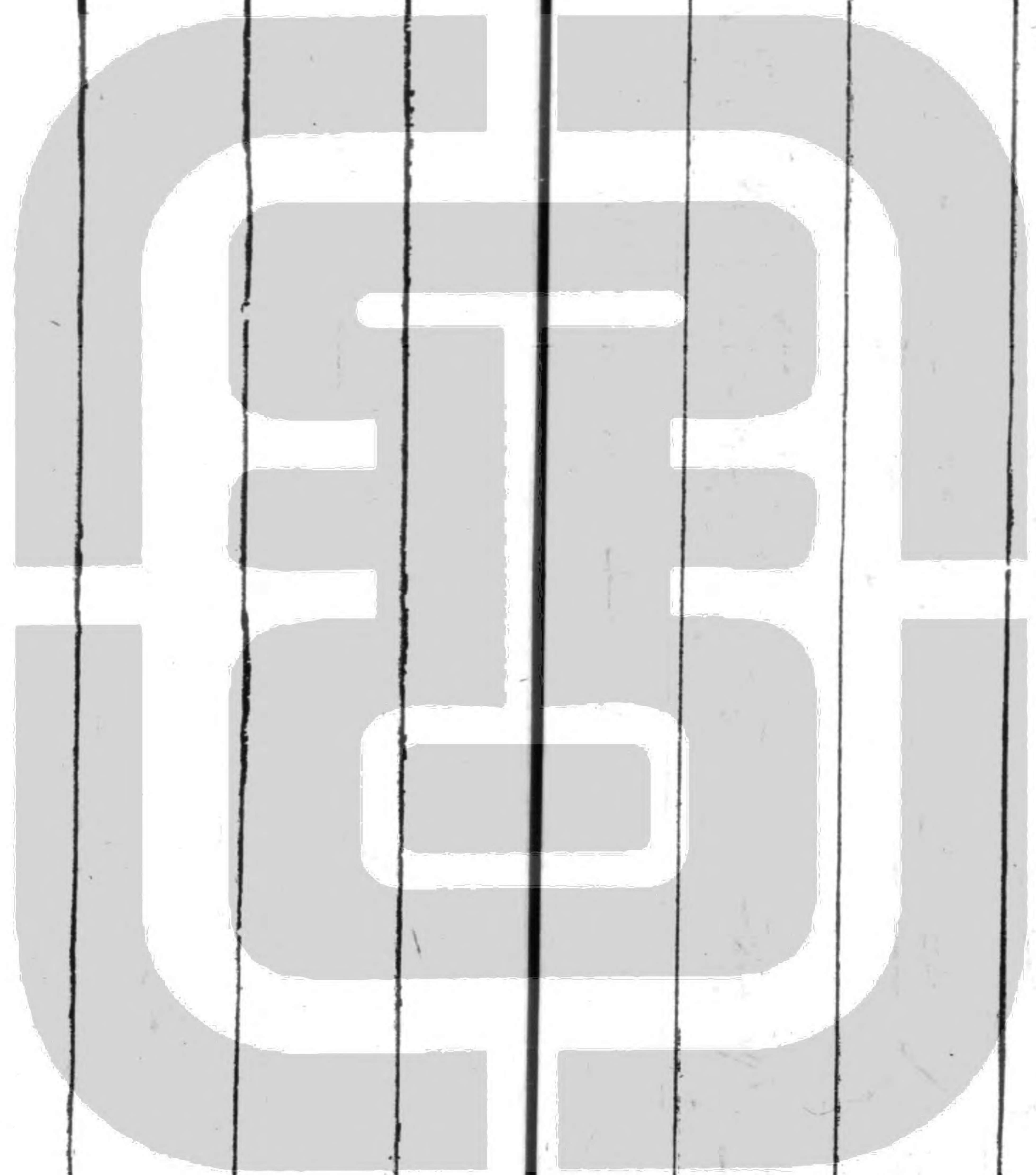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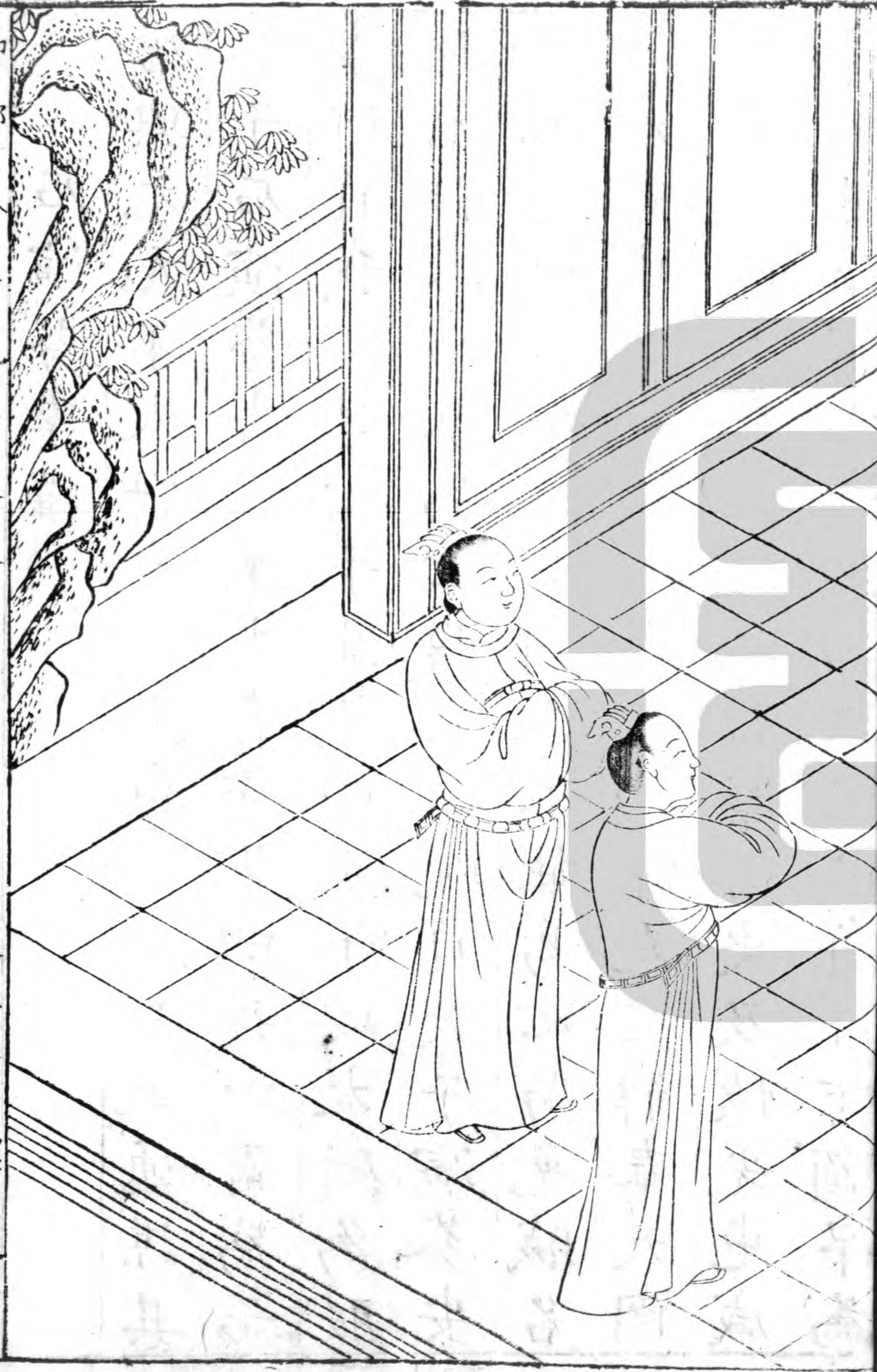
環翠堂

陸績

後漢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也為君興門下掾
是時楚王英謀反事覺徵興詣廷尉獄績與主
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宜據音序史五百餘人詣洛陽
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績宏勲
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績母遠至京師
覘川曉也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績相聞母但作饋
食付門卒以進之績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
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
其故績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
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績曰因食餉
羨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
何以知母所作乎績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
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績母果來
於是因嘉之上書說績行狀帝即放興等還鄉
里禁錮固終身績以老病卒
無無居士曰陸智初甘五毒以明尹興之枉
茲小諒爾其大節在對羨涕泣知母遠臨末

由悲慰足以動使者之嘉斯為孝感爾夫以
慷慨受掠不足以直枉惟一泣羨能直之世
固未有教孝而不能教忠者茲獄也續母為
之調和云





石演芬李權權上

唐興元元年太尉李懷光與逆臣朱泚此通謀其
養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曰我以爾為子
柰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
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
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易心苟免賊名
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殺之初懷光之解奉天圍
也其子權入見上以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
陽不進權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
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
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不愛其
父與家族顧力不能回耳上曰卿以何策自免
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
誅死權亦自殺

無無居士曰懷光不惟負天子抑亦負其子
云夫演芬既父懷光矣其忠父者即所以忠
君也權既泄父反矣其全君者即所以全父
也等之不幸而處人倫之變惟自靖其心而

已矣嗟夫為二子策也者是為懷光策也者
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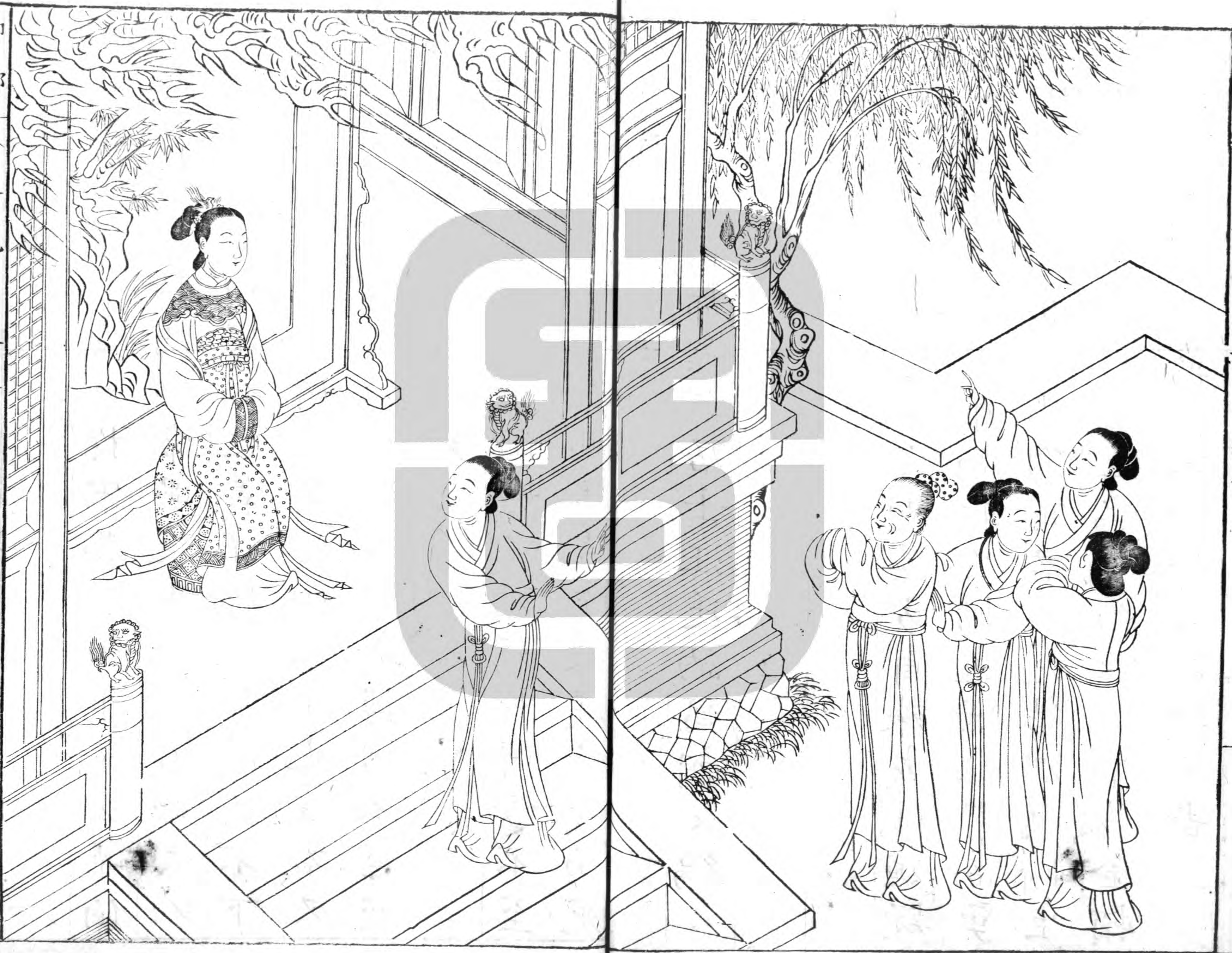
人鏡陽秋卷十六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節部

婦節類

無無居士曰婦女之節其方自殊或涉嫌疑
或擯汙辱遇國難而敢於揚旌泄私讐而勇
於推刃一聲河滿狗死君前九結迴腸輸生
歡後等之以死為上嗚呼白璧易豐同玉璧黃金頓
銷志節一立萬載不渝命也得而撻之哉



節部

鏡易火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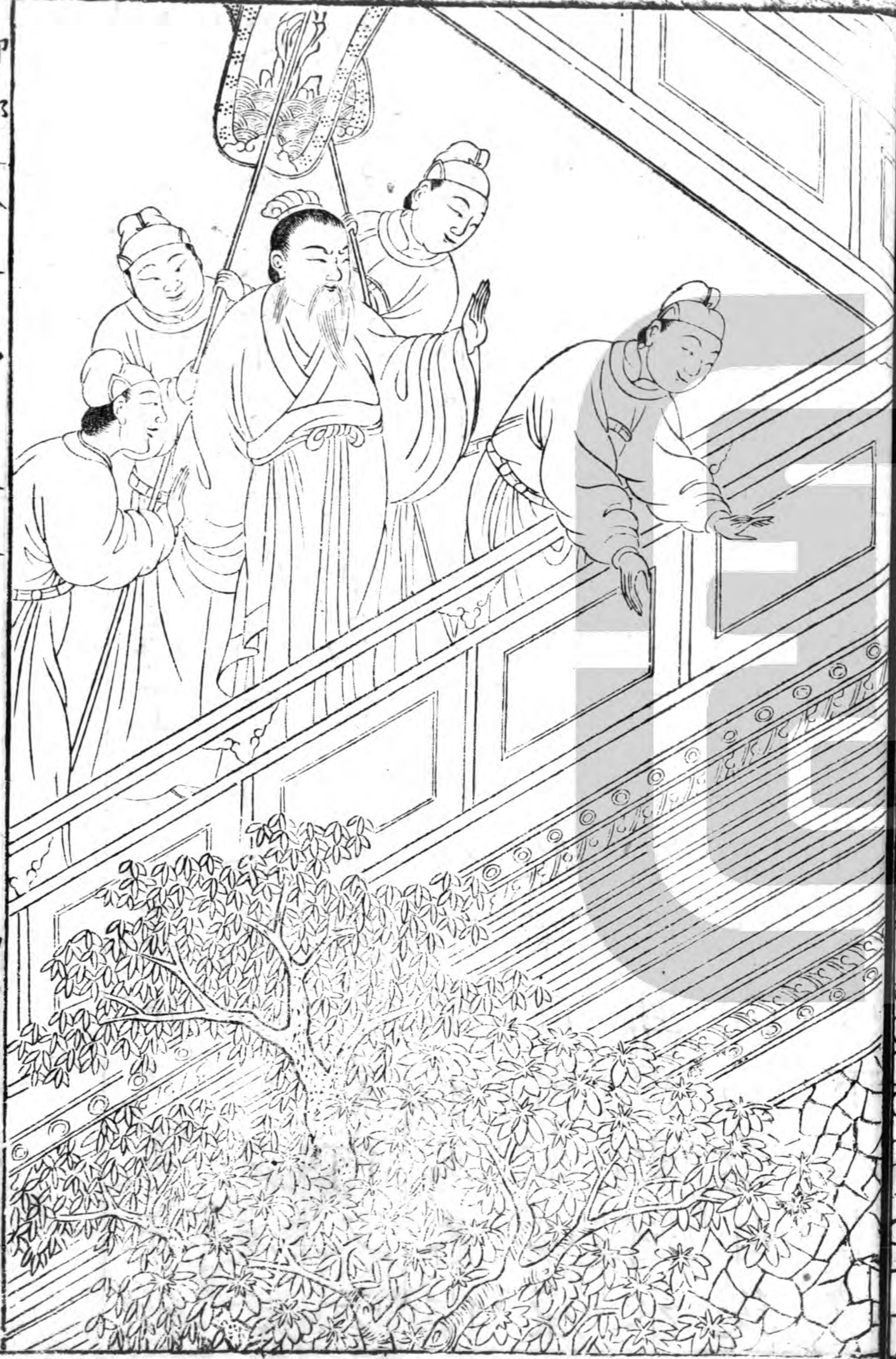
二

環翠堂

宋伯姬

宋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姆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傳來也保姆至矣傅姆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至夜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

無無居士曰嗟乎伯姬之死死於傅母不至也夫伯姬既寡此其于義尤嚴嚴於義而死斯其節完矣柰何傅母哀之云歎欽何辜遇斯殃嗟嗟彼視為殃者伯姬視之為快也使傅母至則其節不著嗚呼世獨一伯姬哉



韓憑妻

宋韓憑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云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柰何又云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又作歌答其夫云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康王得書以問蘇賀賀曰兩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志也俄而憑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骨賜憑而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交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曲體相就根交于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

無無居士曰余讀古節嬪至青陵臺而嘆其節之奇絕云彼鳳凰烏鵲不倫久矣河大水深烏鵲隔越志惟有死而已蓋一臺也夫築

之而死妻忍登之乎因墜之以死酬夫即相
見於泉臺無復恨矣生為烏鵲沒為鴛鴦精
魂鬱結誰能隔越之哉

曰所感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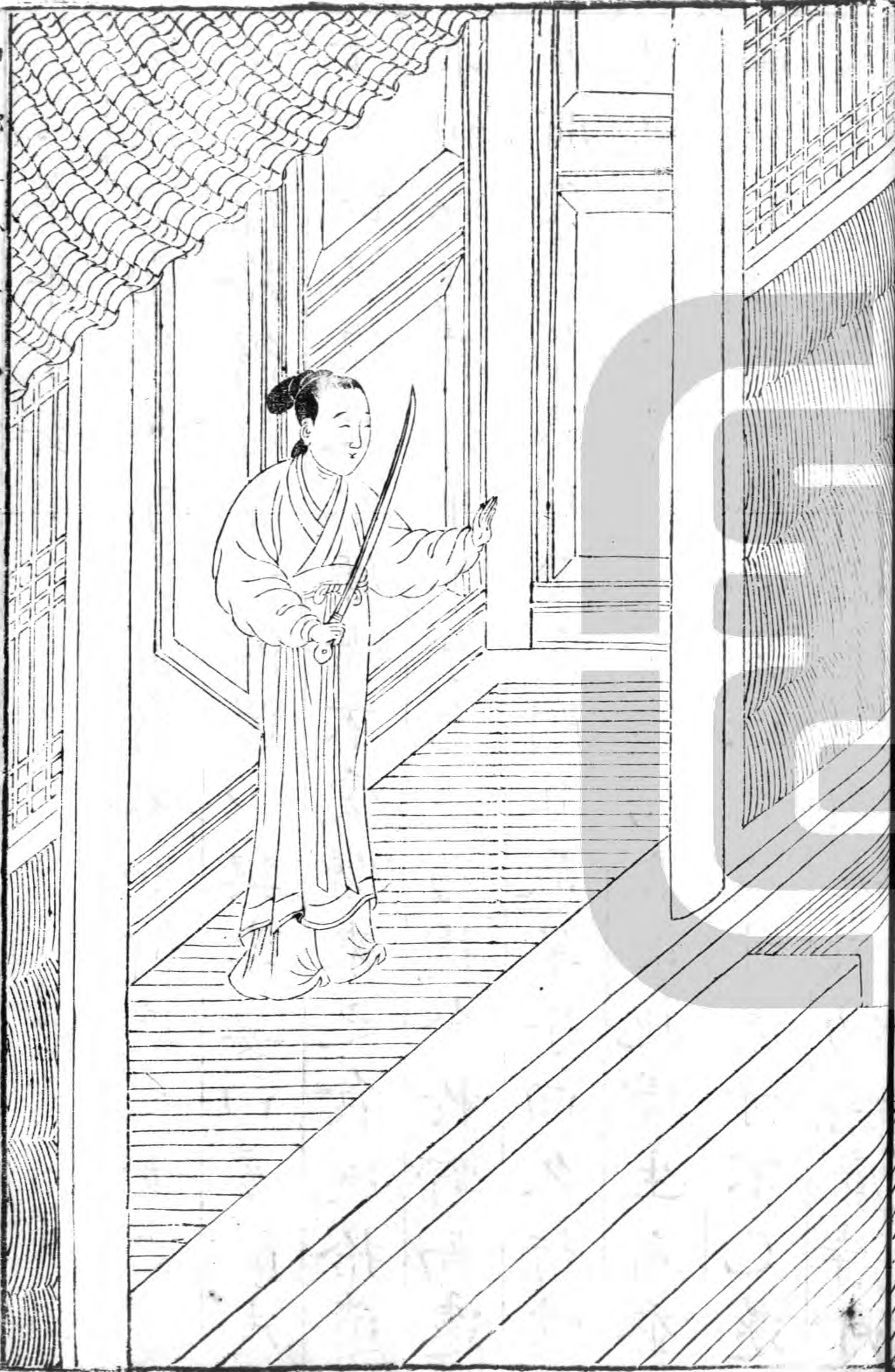
...



京師節女

漢京師節女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殺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中譎也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則何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也在樓中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遂告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斷其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

無無居士曰天下無難處之事而昧者偏犯之雍姬為父以殺夫盧蒲姜為夫以殺父均之天理所不容懿哉京師節女一死而人間世無難事矣夫死其父死讐也難於父死其夫死讐也難於夫惟一身而死讐焉則於父為孝於夫為義是非死讐也死孝義也初何難之有余故曰事無難處彼昧者自難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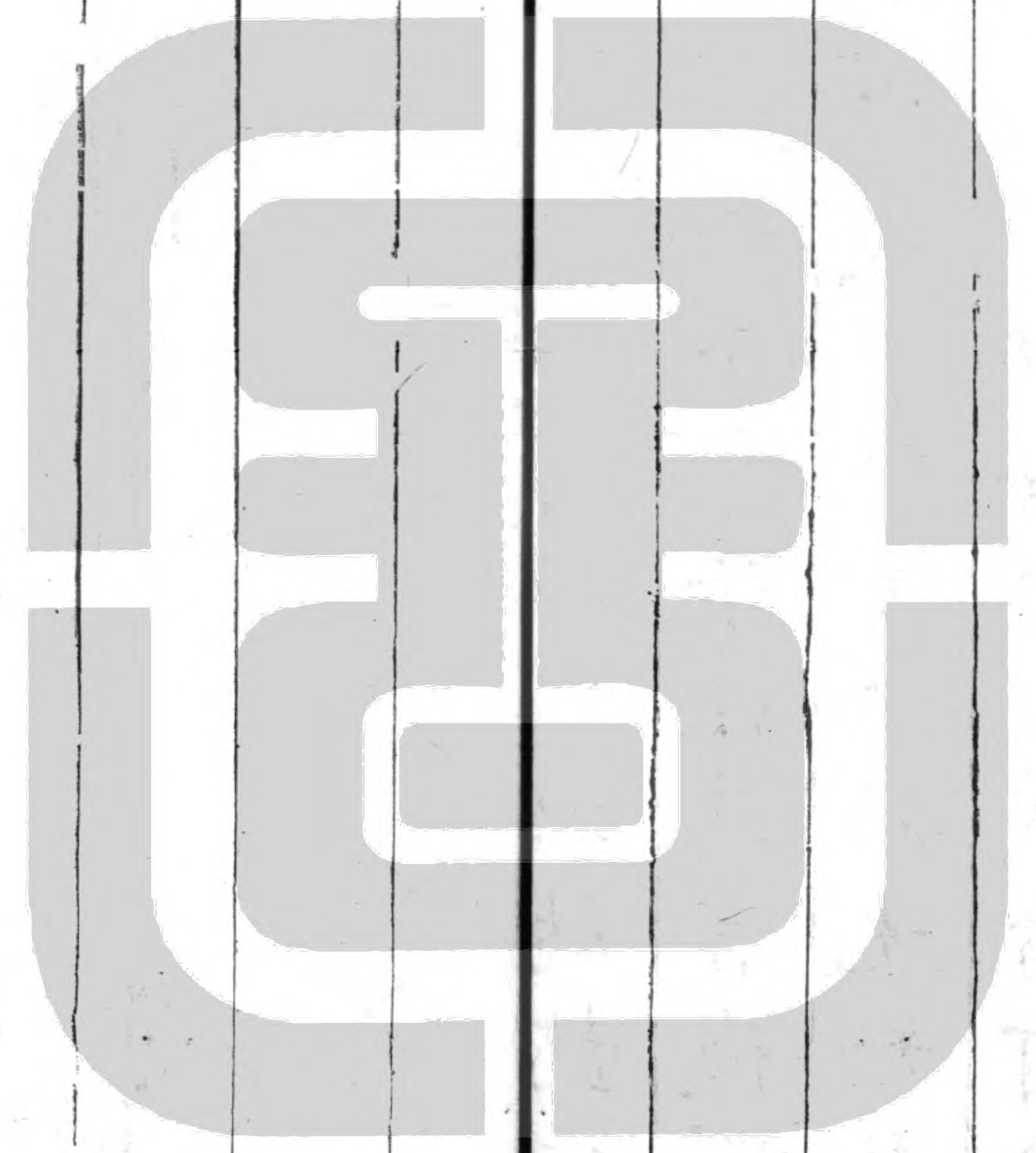


樂羊子妻

後漢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蚕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疊也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知即捕殺盜賊而賜妻繡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無無居士曰蘇季子朱買臣之取絕於妻也為之金爾後來匍匐乞憐後車命載為多金

也賢哉樂羊之妻得遺金俾指之且斷織以
屬夫學其清貞已見矣至不污于盜而
死之詐謂非糞土遺金之節哉若乞憐後車者且
集羶謹鼠之不暇何暇蹈義以死耶





明恭王皇后

宋太宗后王諱貞風琅琊僧朗女帝嘗於宮內

大集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障面獨無

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

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衆

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適與此

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以此事語從

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為弱婦人不知今何遂

能剛正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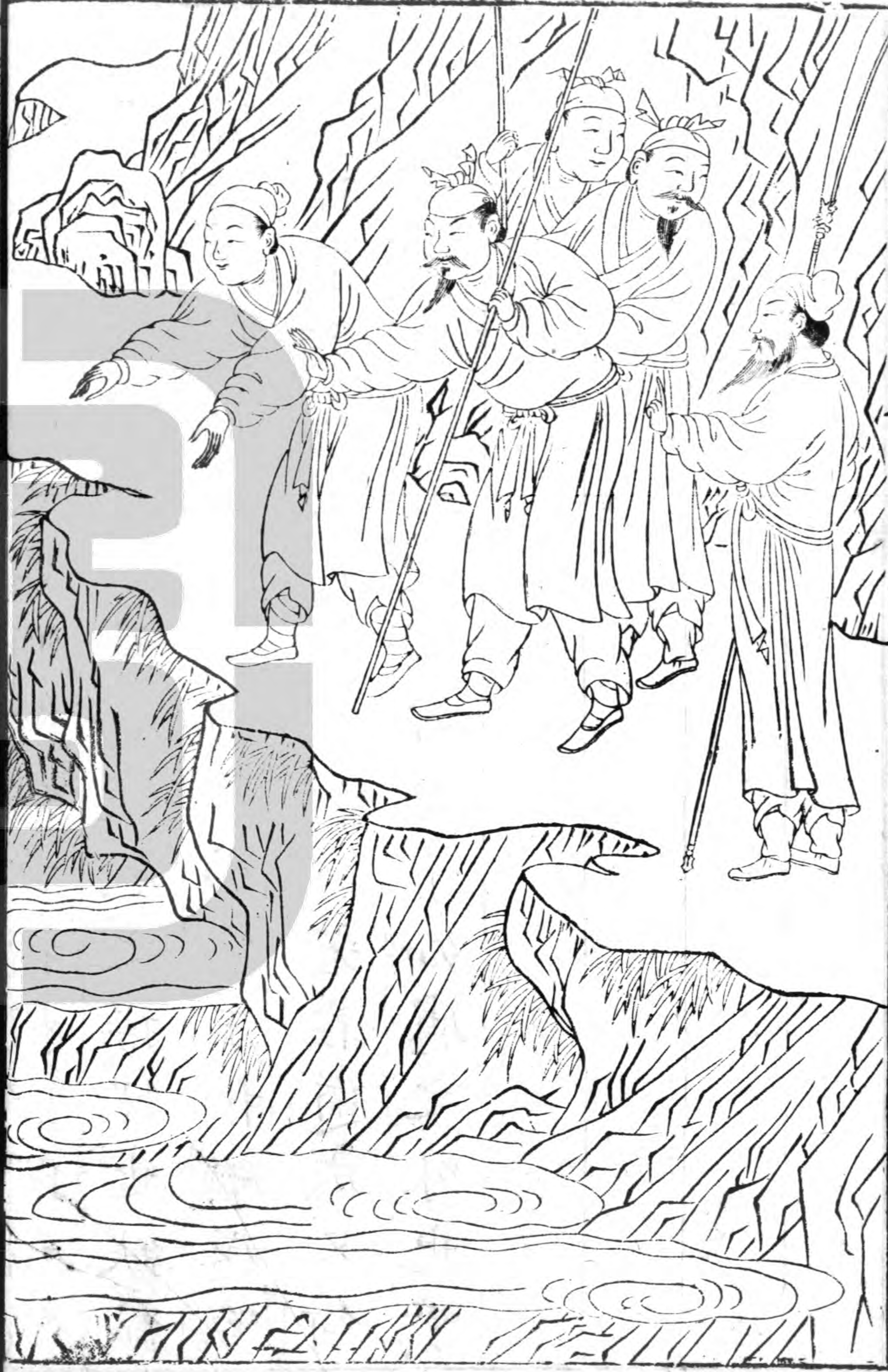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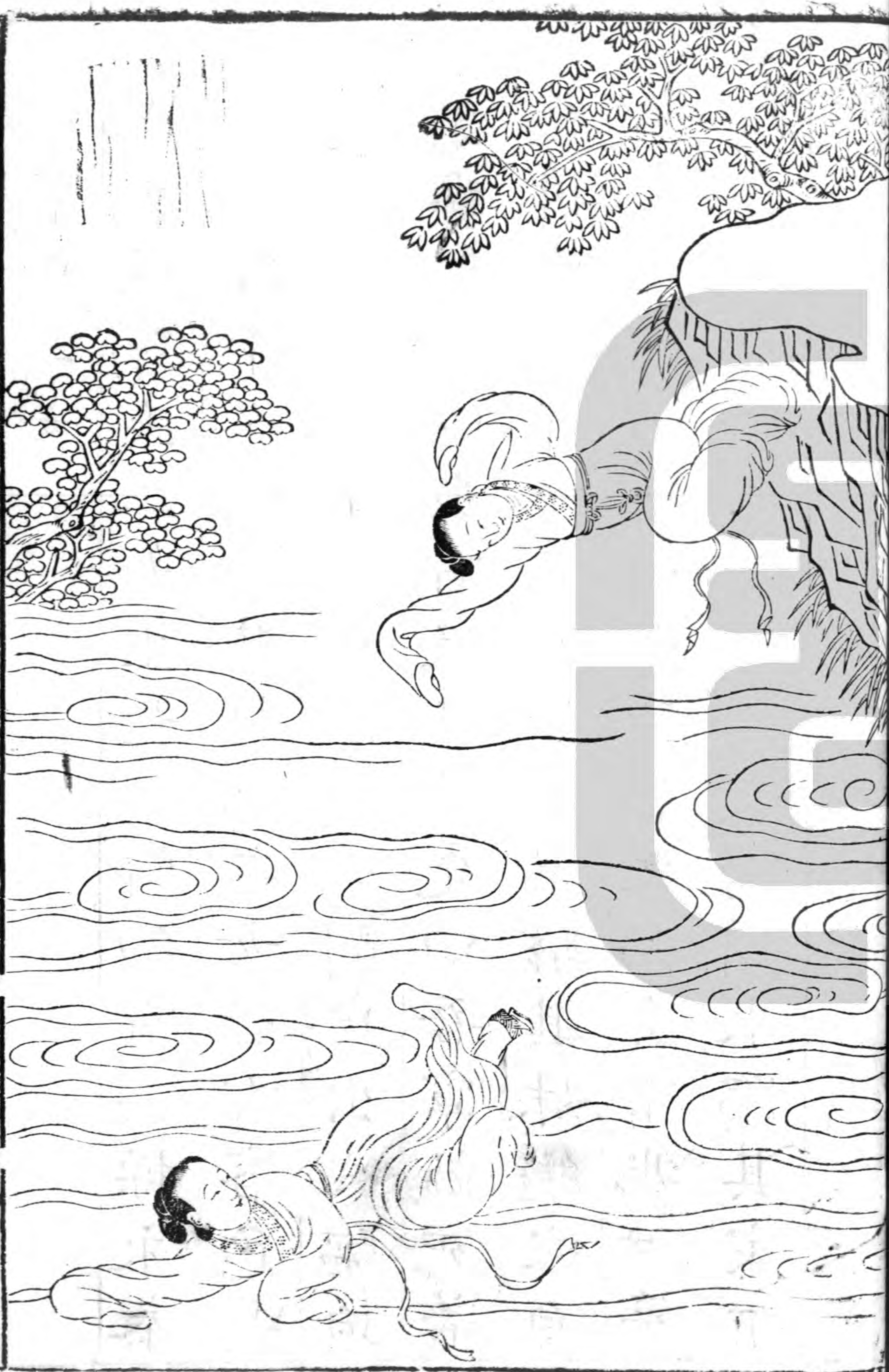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太宗晚運倭幸擅權宮闈蕩穢

王皇后剛正自持甘勵寒乞之操惜也鈇鉞

瘡痛搆於牀第之曲何帝弟宗王相繼屠戮

寶祚夙傾實由於茲假景文若在道成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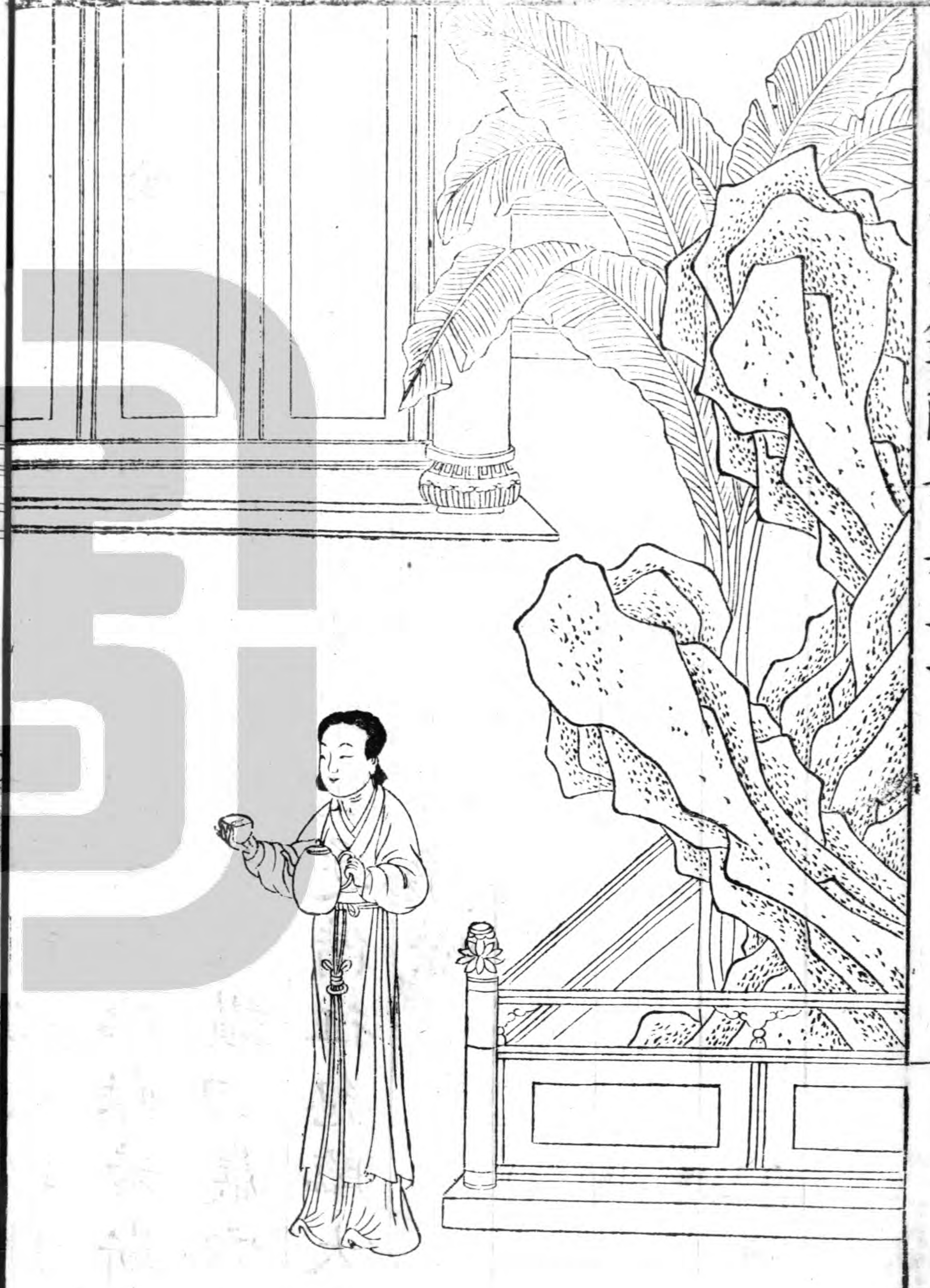
足虞天之傾覆人國常出于知慮之外也噫



寶氏二女

齊奉天縣寶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
中羣盜數千人擄殺也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
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意也曳出之驅迫
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
不受辱即投岸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
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
五騎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蠲其家丁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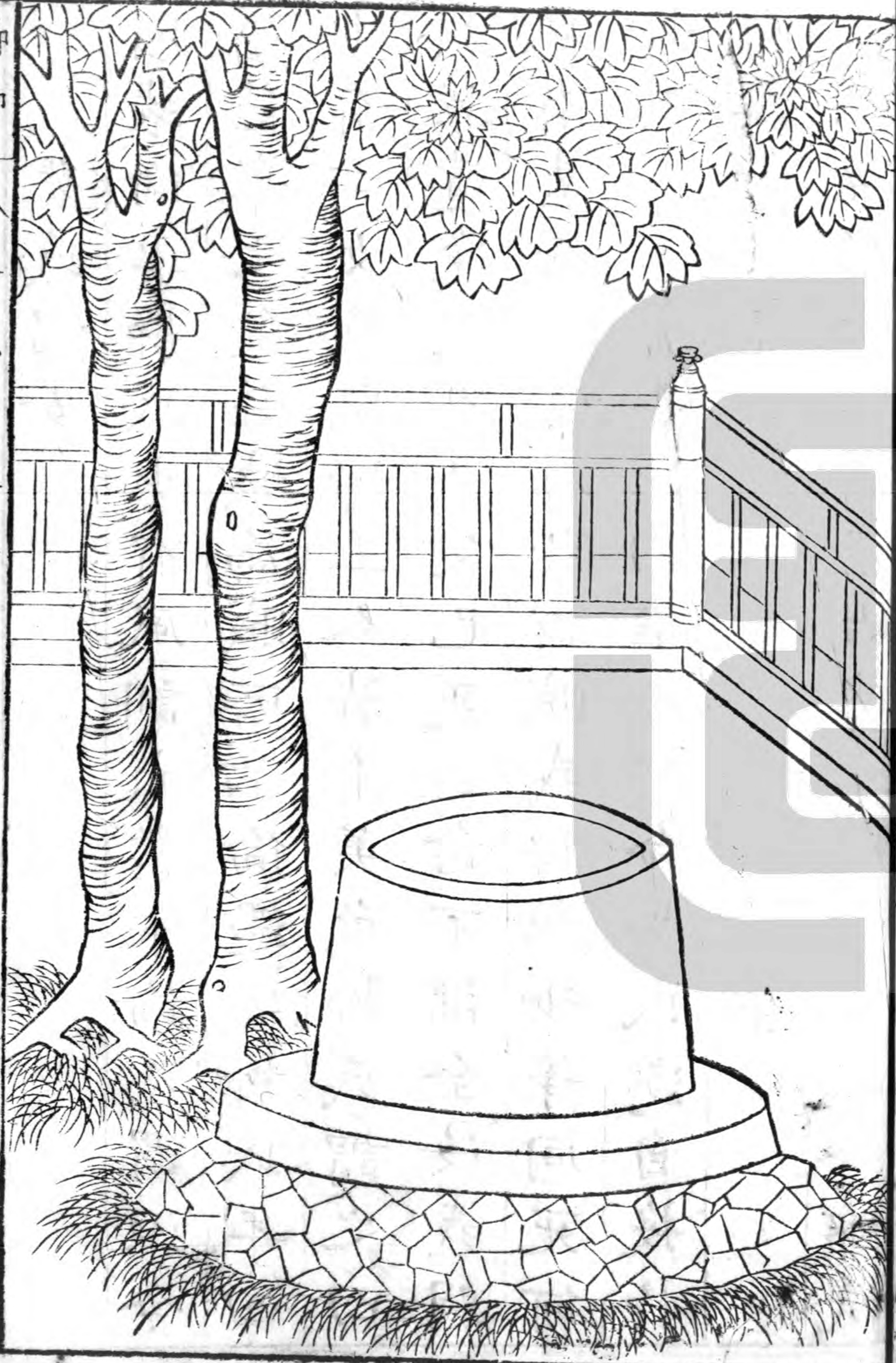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寶氏二節古今誦之夫以村落
之女初無傳母禮義之訓而能臨難若斯非
天植其性者惡能如此嘗為之讚曰巖穴深
邃遂深遠也冀以匿形耿耿健兒驅逐借征忽臨大壑
投死抱貞璘鄰省宜嶧响深崖兒珣恠石節共嶺嶺崇



魏溥妻浦

後魏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
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
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以微細也怨於黃墟耳房
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借
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
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
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
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
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
幸早寡寔慮父母未量至情計希幸也覬持此自誓耳聞
知者莫不感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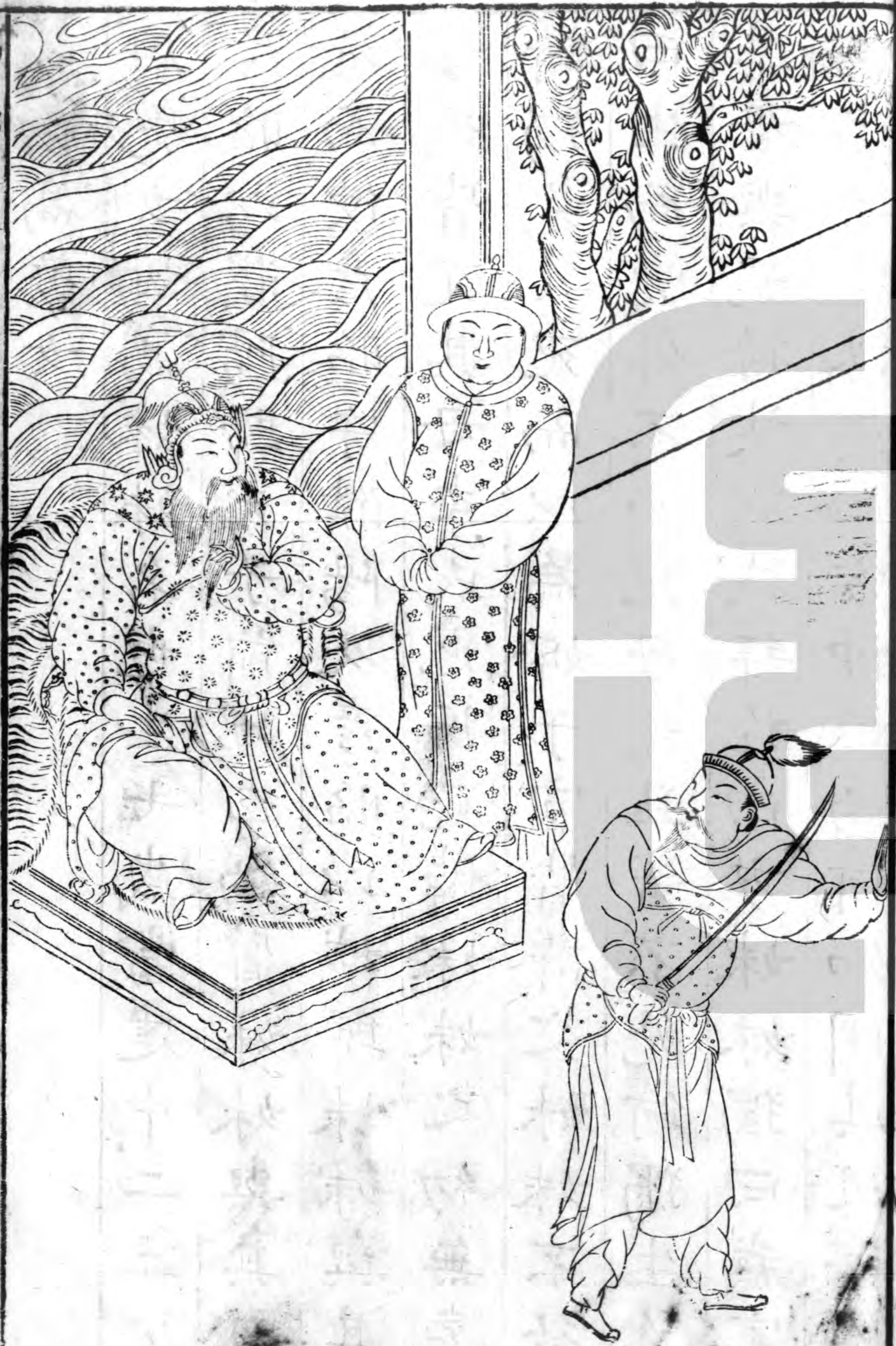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余讀高閭頌德碑曰爰及處士
遘疾夙凋抗利配傷也伉儷秉志識茂行高嗟夫溥妻如
是其孫悅以太守顯天之報施善人為不誣
矣然房氏割耳投棺時豈知其後之貴顯哉
嬪道當自盡爾乃至歸寧猶逃父兄異議其
終始一節天固鑒之矣



裴氏婦女

隋裴倫妻柳氏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氏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何如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于井中

無無居士曰時至大業朝廷選色徵聲錦帆遙泛麗筵時開玉軒添晴照之花靈槎壓寒光之月滢艷之風靡矣薛舉唱亂裴倫陷亡其妻若女若媳並死井中是于風靡之時而能心浸玉淵節寒金井有如此宜其照映青史萬古欣高節歟



高愍女

唐愍女姓高姊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

彦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李納質妹妹與其母

兄而使彦昭守濮陽及彦昭以城歸妹妹與其

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

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于官皆許之妹妹不欲

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為

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

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

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

無無居士曰李習之稱愍女之行天下為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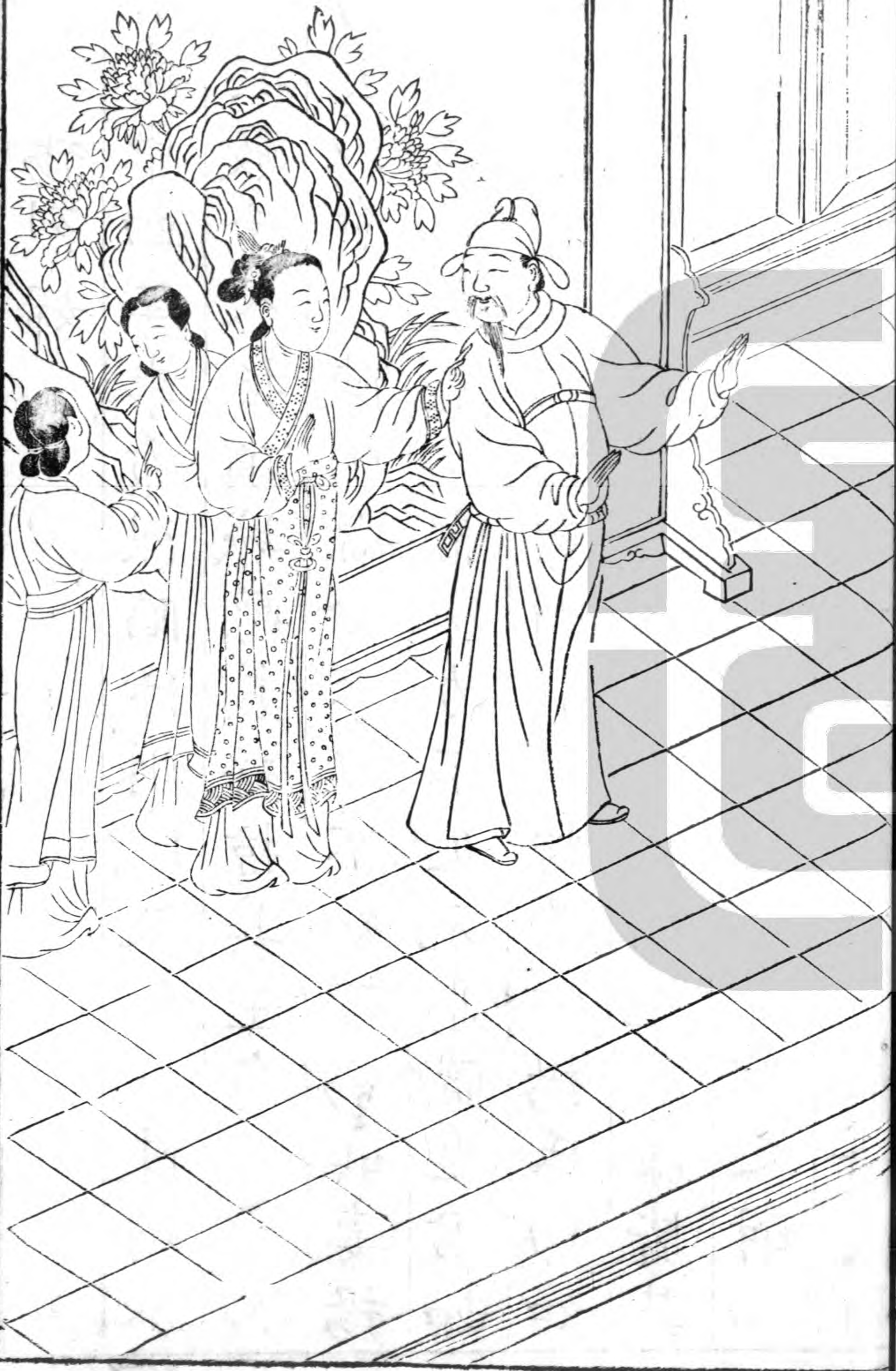
母者欲子有之為夫者欲妻有之為婦人女

子者欲躬有之其慕之者至矣緣河北狃於

藩鎮士人游旌接轂其中者皆喪其恥而不

顧習之蓋醜之故現歌謠也愍女以抑若人爾雖然

愍女之行自高天下



揚烈婦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将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盖將掠其玉帛夫唐建中四年俘累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

姓于庭揚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

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

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

人耶衆皆泣許之乃狗向使也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

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

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揚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

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

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

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之手

侃傷而歸揚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
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于家乎侃遂忍之復登
陴陴城女牆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
氣吞焉率其徒將趨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
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
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
絳州太平縣令揚氏至茲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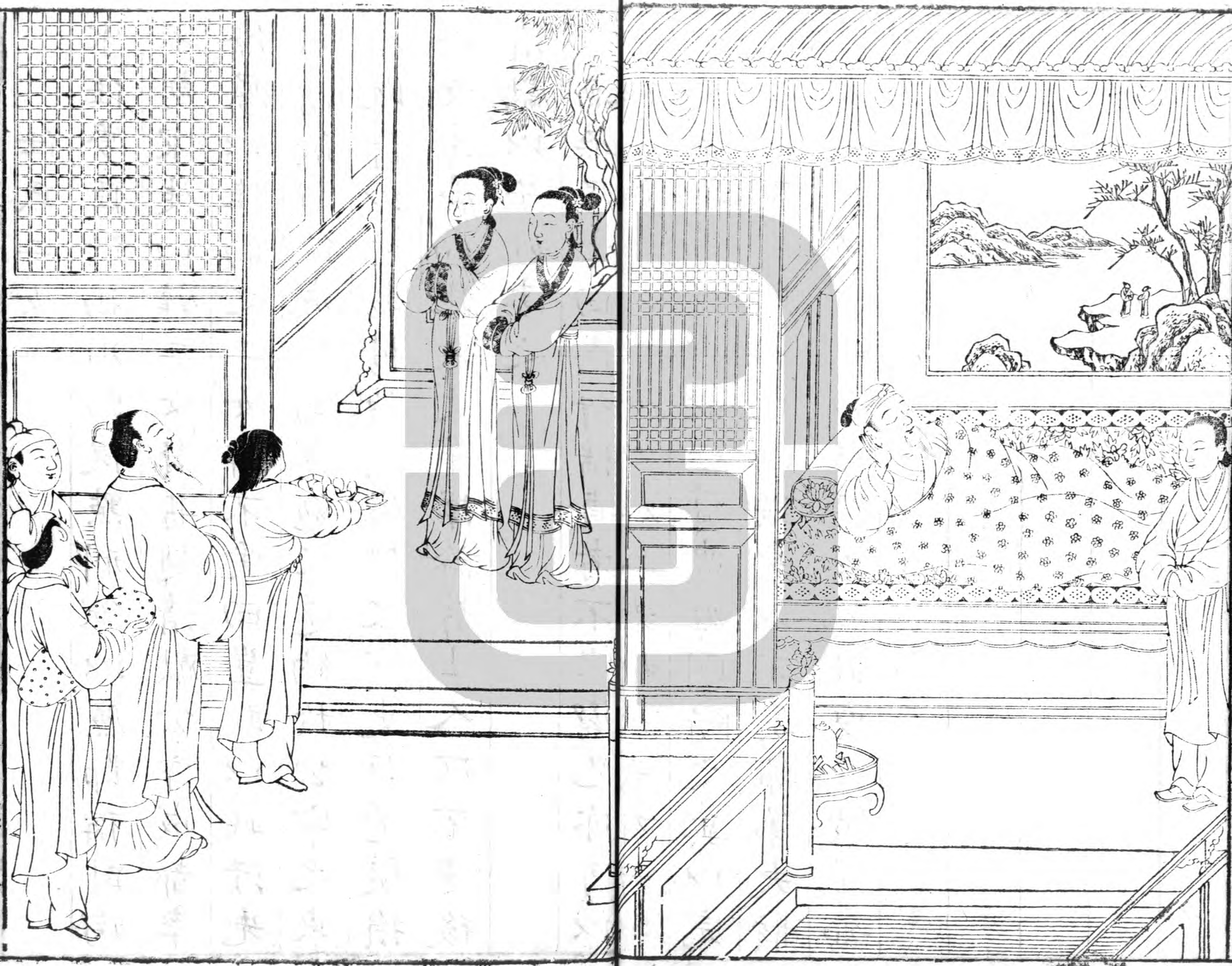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曹大家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
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信斯言也余殆有疑
於李侃夫婦云彼李侃丈夫也寇至而罔知
所措于狼奚有妻揚氏非女子乎始而以利
鼓其民繼而以義激其夫卒也殲渠魁而崩
群醜焉城全而令名以垂惡得以鼠目之所
謂女中丈夫者非歟殆虺而虎虺而虺者歟



王凝妻

五代青齊間人王凝為虢州司戶參軍卒于官妻李氏負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許其宿李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

無無居士曰王凝妻之斷臂彼誠知婦人本以失節辱次以污身辱二者相承未有污身而不失節者也故一臂遭辱則斷之冀以完吾節爾充斯志也即毀身以死奚難第夫骸旅寓孰迓鄉魂哉故隱忍為此嗟乎彼誠知所裁者賢以夫



任氏二女

宋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徒四壁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曰豈敢以此汙先君清德趙倅翠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東廡武既行以元物榜於門御壁付之守吏無毫髮損二女潔廉如此又文筆議論皆士人所不逮後清獻以子姓妻之

無無居士曰志行清貞者不惟潔已亦可以勵俗賢哉任氏二女勞苦諸僚賻遺不受所以彰先君之清德者良多殆鸞翼鳳姿世之嘉偶舉而配之貪汙者遠此清獻公為擇壻之亟也也歟



章瑜妻俞

宋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為
苛吏脅軍興期會迫死道上訃至傅氏蒲伏抱
屍歸號泣三日夜不忍入視屍有腐氣猶依屍
呵嗚玲嗚冀甦既入棺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其身
壙中母強挽以出制未百日母欲欲志語聞遂
大慟連日不食母囑侍婢謹視之閱數日給婢
吾當浴若輩理沐具俟予既而失所在明日婢
汲井見二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

無無居士曰哀哉傅氏之情迫切傷痛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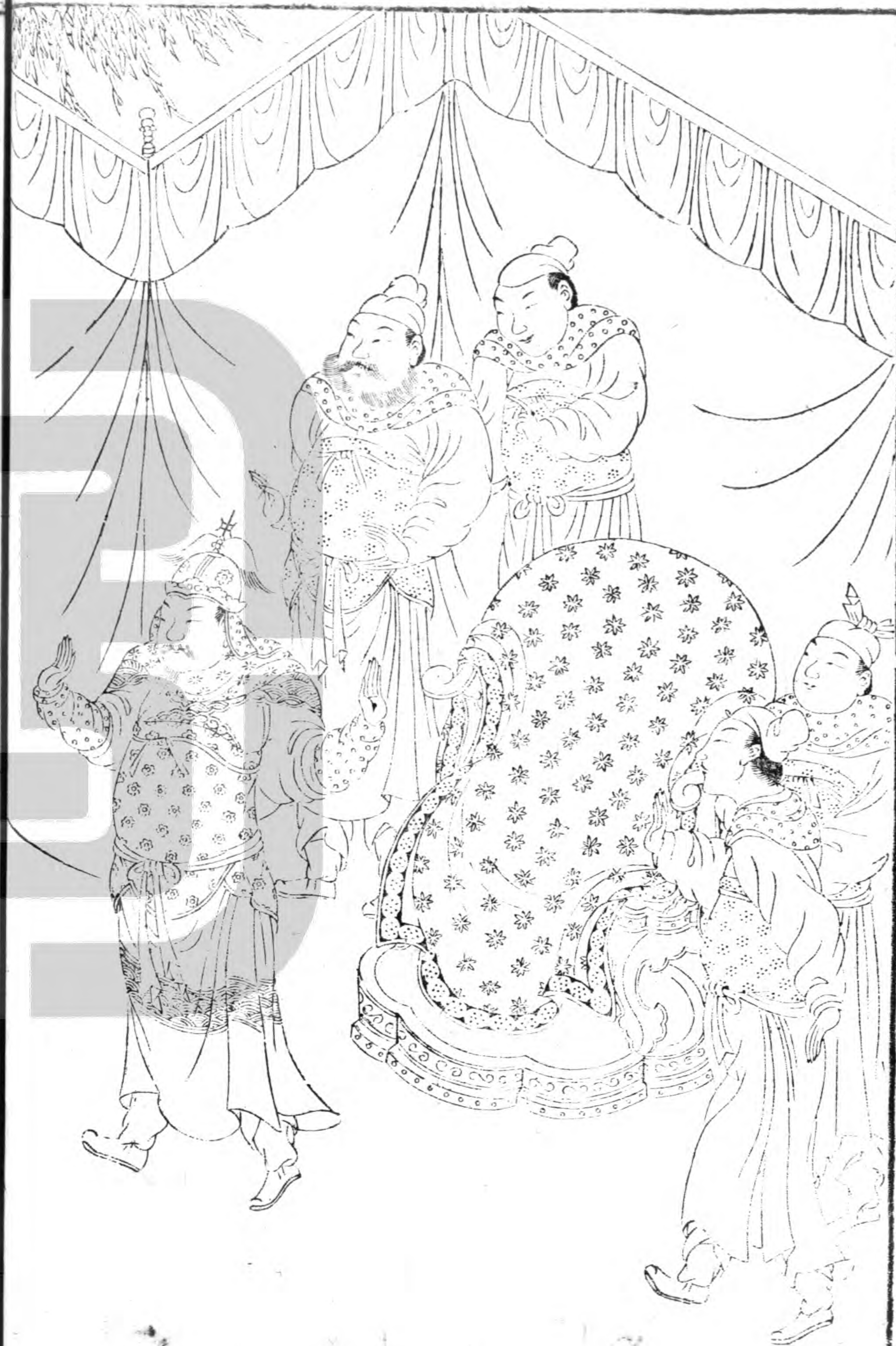
其酷也始則抱屍不忍入視寸宜觀棺也至腐矣猶口呵

之冀甦入視矣即嚙棺入穴矣猶身投之偕

死其鍾情流痛即嘔血斷腸無以踰之傷心

哉隻影孤燈彼殆不屑焉直狗之以死而後

已孰云世降德薄而節烈希覲教見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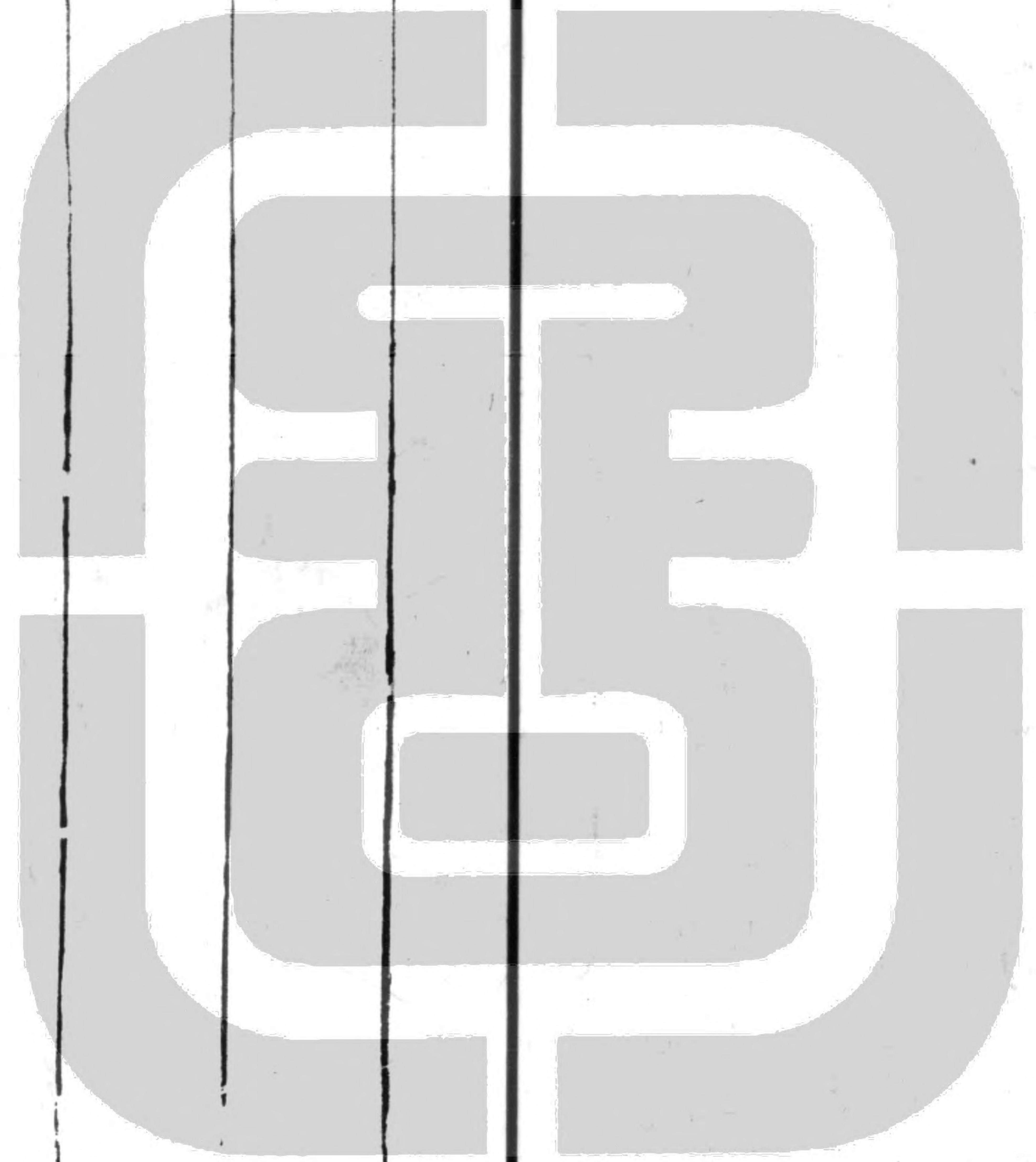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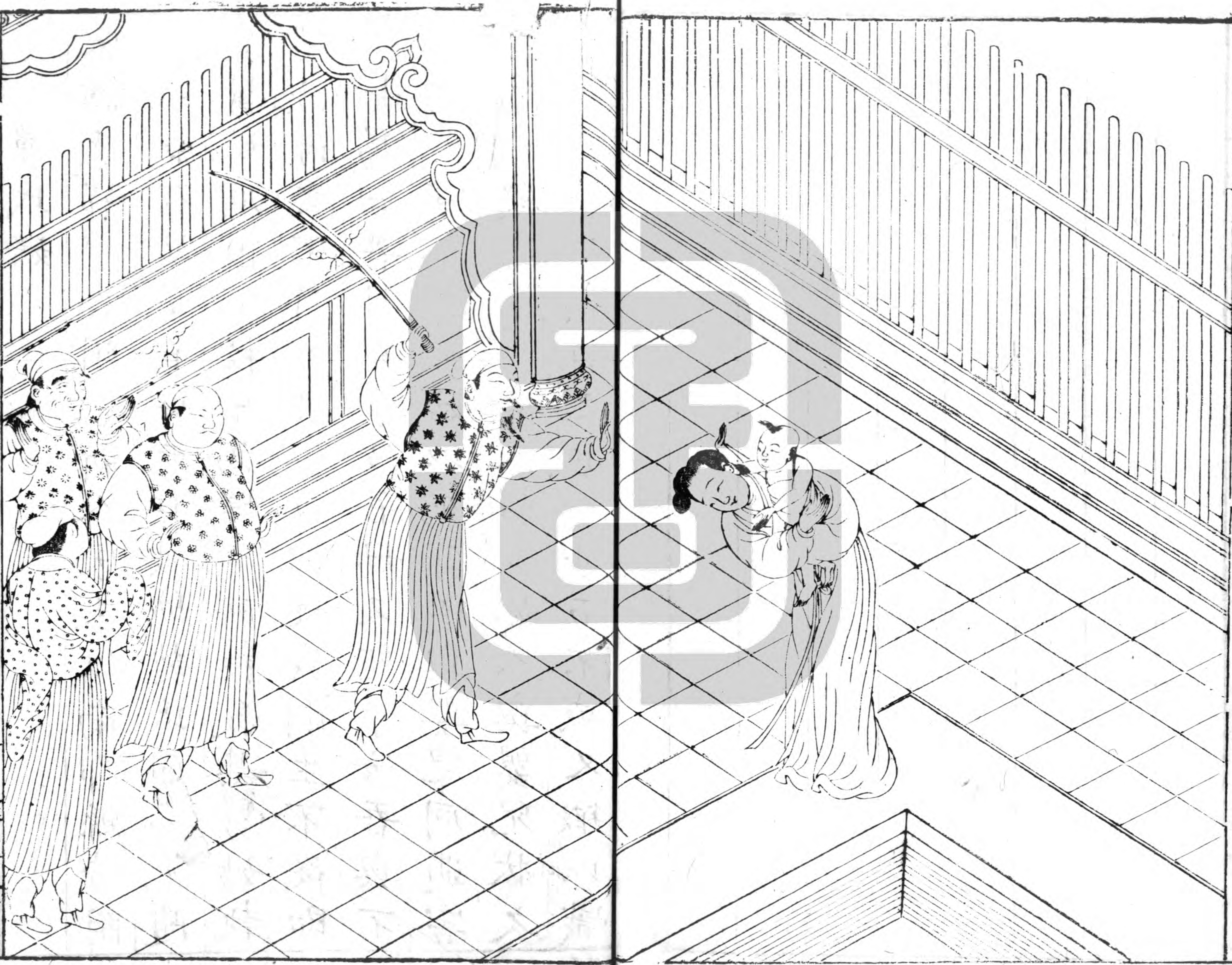
王貞婦

宋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貞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昔自也暫美欲內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誠恐其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嶧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侍守者少懈齧齧也指出血書詩於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墳起也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為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無無居士曰長弘之死血化為碧斛律光之死血痕不泯其精誠所感類如此異哉王貞婦不得死則詭詞以免之得死則哀詞以志

之孟字淋漓悉化為石精誠所感不減前人
如此宜清風之名振萬古以孤高云





譚氏婦

宋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宋末江南郡縣皆附

元永新復嬰城其城相也自守元兵破城趙氏同嬰兒隨

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為悍卒汗強也所獲殺其舅姑執

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即

死趙罵曰吾舅死于汝吾姑又死于汝吾與不

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

孟漬禮殿兩楹之間入楹也輒為婦人與嬰兒狀久

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鍛煨同以熾煨同

炭其狀益顯

無無居士曰余讀改齋漫錄紀小常村婦人

死於賊屍痕籍土不滅固異之至讀譚氏婦

屍跡隱輒亦不滅並磨洗愈熾豈精誠鬱結

露是竒以勵承風附響之為耶不然死節者

夥矣何獨二氏影存哉又順昌軍負范旺事

亦同特死忠死節不同耳嗚呼竒哉茲並見

之以勵世云



汪淑正

元汪氏名洲正休寧人教授汪蕪香之女秀穎喜

讀書嫁本縣永盈倉副使程忠甫年二十九而

忠甫卒二子觀峴現並幼有監郡者托媒媪媪探其

意汪氏目持頭擊也搥其面爪血淋漓且大罵曰監

郡風化之首而為此等事何面目見吏民乎守

節不二事姑教子卒年七十五

無無居士曰余上下古今探竒摘隱取峻信高也節

登之如五岳崢嶸層嶺山峻也四溟浩渺矣若近而遺金

麗水置壁崑岡其何以樹桑梓之幟耶特於

程忠甫妻一揚竟相譽制奉三節揚推焉其節也慈孝兼該觀其

詈曰監郡風化之首非得於讀書多者能有

是語底至也抵今覽之猶覺其怨語哀音之在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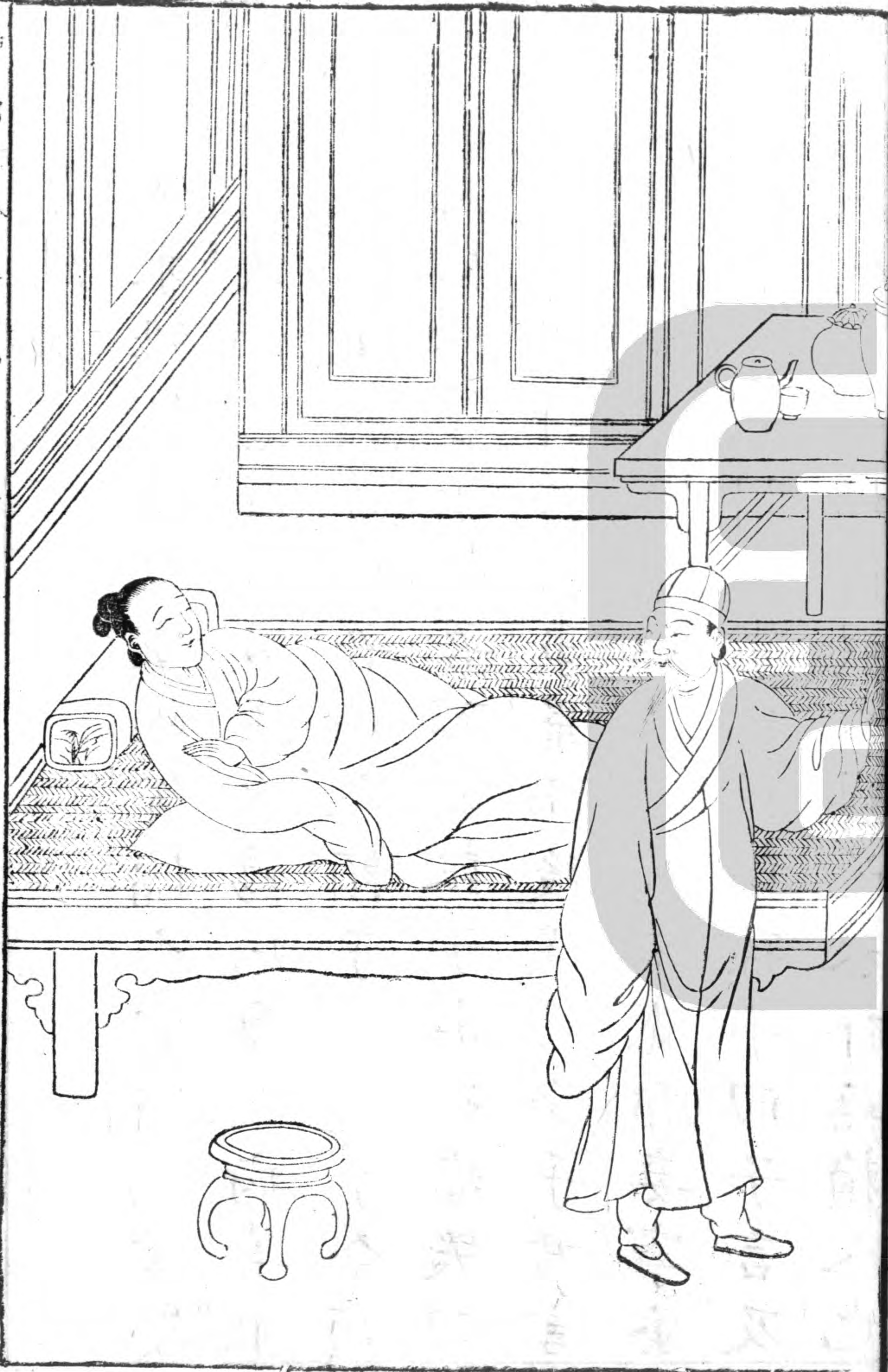
熊烈女

國朝烈女熊氏小字仙大麻城人許適邑人劉
康十一歲聞舅訃持喪三年隆慶壬申冬會康
得疾女聞之慟默計服可藥病剗左服片肉欲
遺康幼弟誤棄之女復剗寸許遺康食之疾稍
愈延月餘復作女知不起泣求如劉視藥竟不
從康死訃聞伏地哭幾絕頓少甦嘆曰吾事定
矣是日即不飲食求死母勸解之有勸以改聘
者女曰吾已割股食劉又向他人割股乎明日
母又持湯水飲之女給母曰茲欲活我須伴我
往劉送殯我誓守孀姑以謝劉我且無死母信
之即日偕往入則把姑大慟伏靈几幾絕次早
族喪女送至墓所觸棺仆什也灰壙中吞灰塊求死
親黨強起之母與姑謹護以輿還次日與姑訣
仍謂父母曰我死當勿易我縞衣稿自也及我襪屨葬
則同死者壙勿間以塊是夜半兩縊守者覺解
之至曉給姑曰勸我守當立嗣姑喜許諾請尊
長立券付女女佯起跪拜徐謂姑曰吾困甚求

靜卧暫息姑從之女入室閉門遂撲撞大震急
破門視之見倚壁卓立如生撫之則氣絕矣死
年甫十八

無無居士曰熊氏女信烈節哉以身酬夫矣
服一刻不已且至再未歸難能也奔喪不已
且臨穴未同難能也夫未歸而求歸未同而
求同竟捐其生以同穴焉嗚呼此其割服之
時固以身殉其夫矣是其所殉者皆狗人之
所難然彼之自視又何難之有

後行不也



孫烈婦

皇明汪永錫歙縣攝人家故貧傭人賣餅為業娶

休寧孫氏顧甚莊居數年永錫病瘵債及病革永

錫蒲伏據床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急及也于今願

天授嘉耦以答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痛哭曰

君即不諱竊計必大事畢而後從君嗟乎君言

貳二疑也妾矣九原不察寧詎能明其不貳邪妾寧蚤

決以信君心無問後事永錫執孫手曰子言及

此我無他腸子姑待我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

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飲藥

先永錫十日死蓋已丑冬十月上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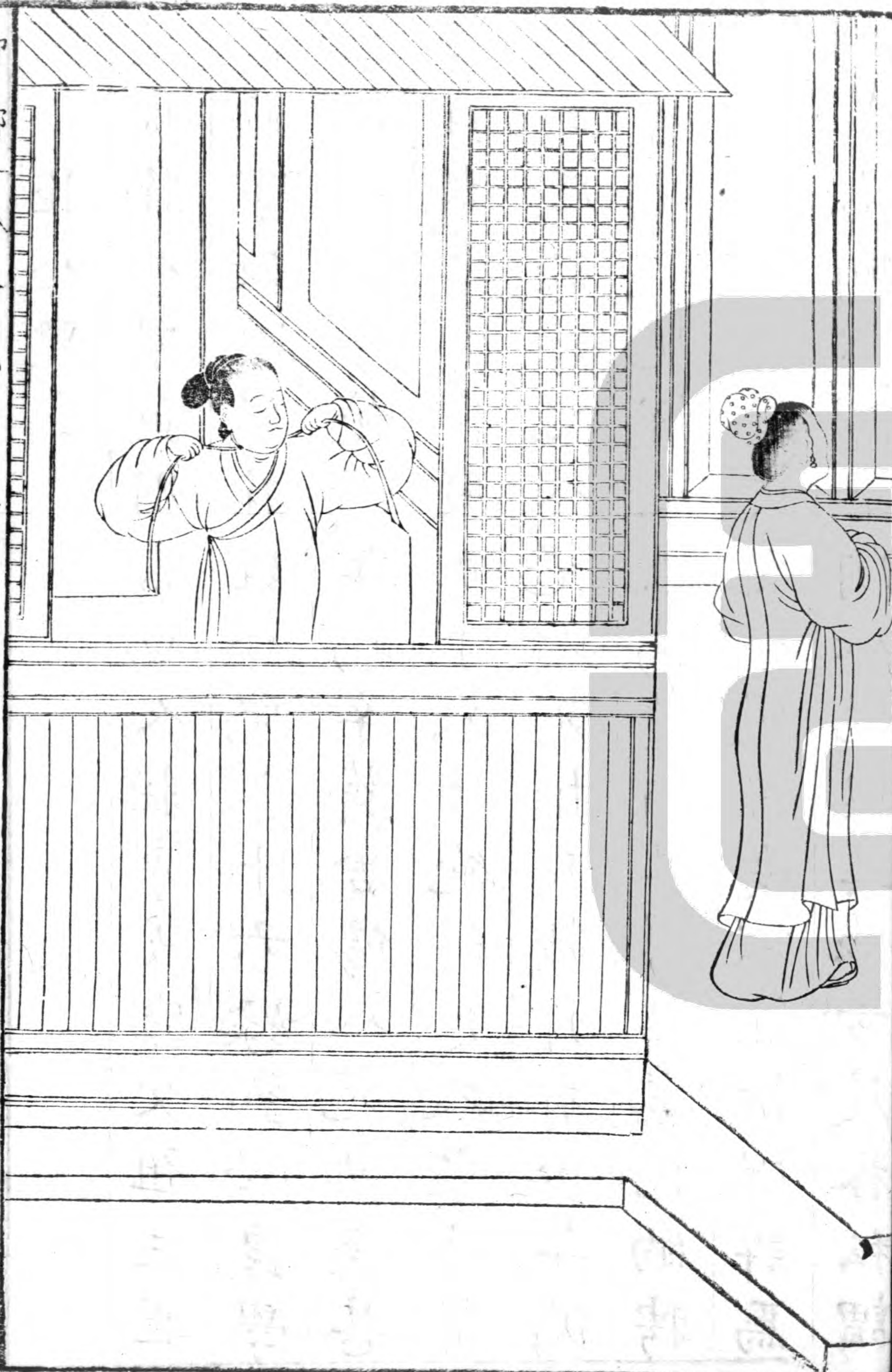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此汪司馬叙七烈之一以勵余列也

宗也夫宗有烈節而不揚責在秉筆者此叙

者之意惟載宗石字廟志也祐而不彰之人人即揚矣猶

未大也余嘉宗人以節見曰此女之司直足嘉也其直不虧

以風天下故附而更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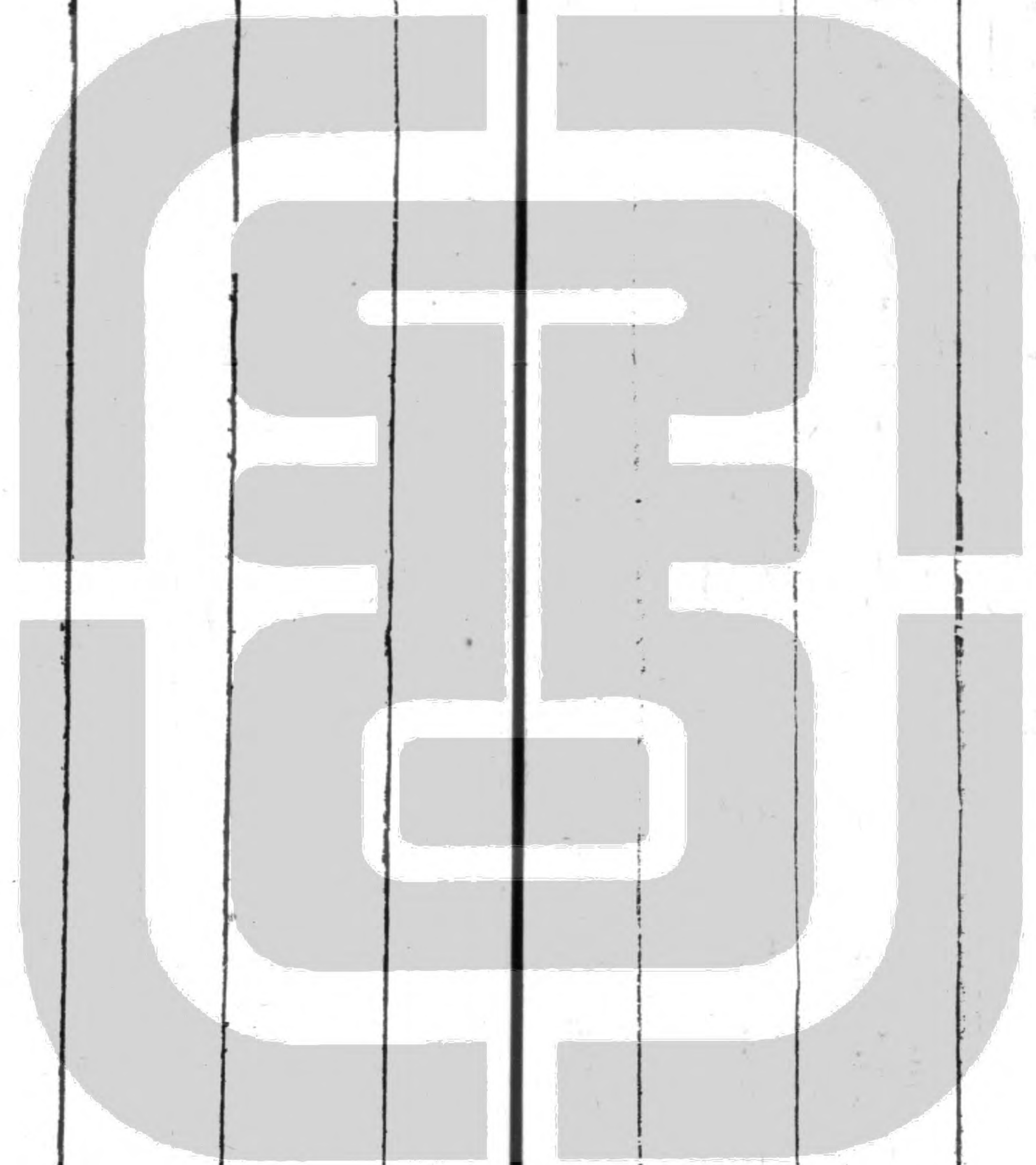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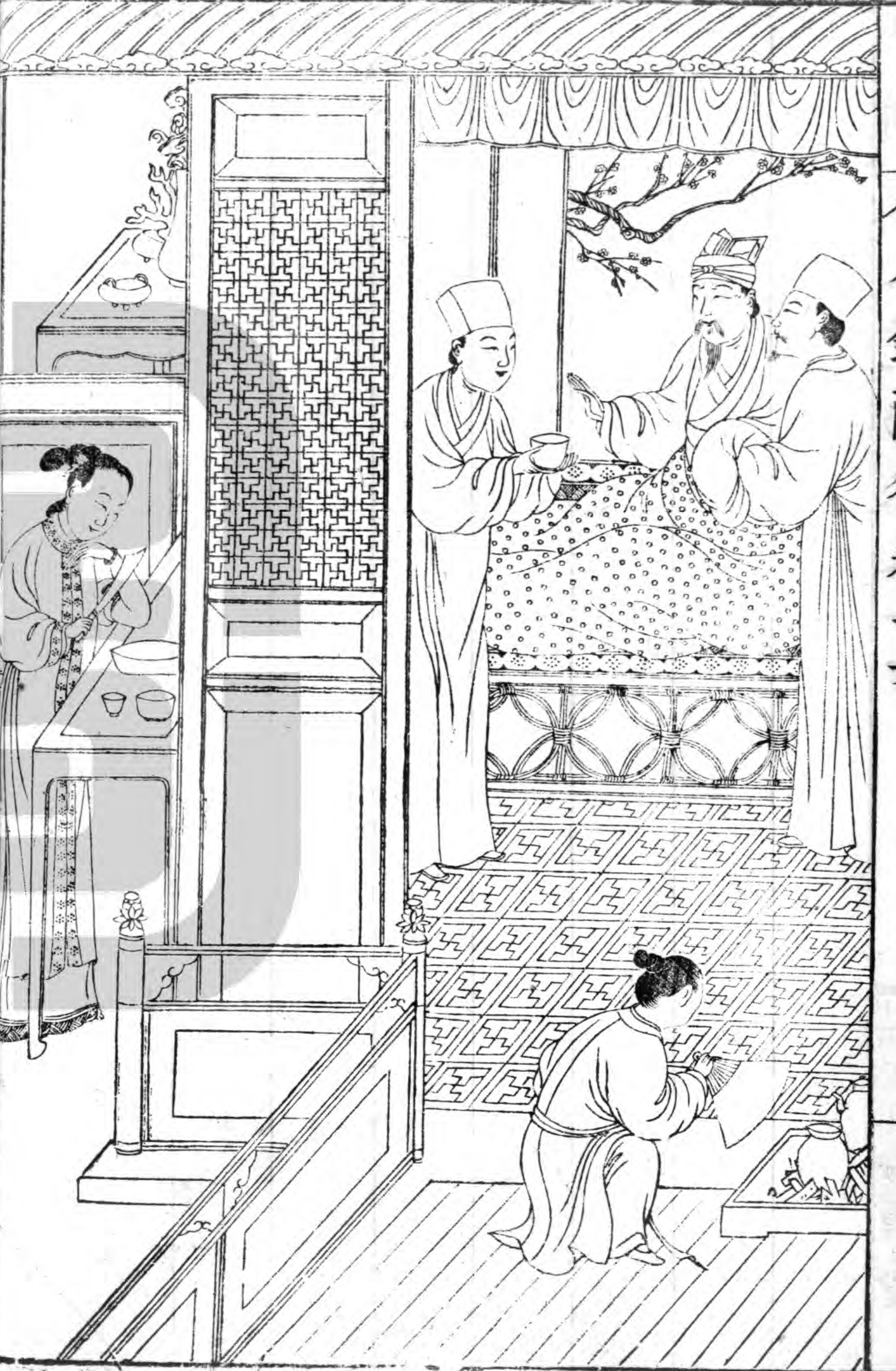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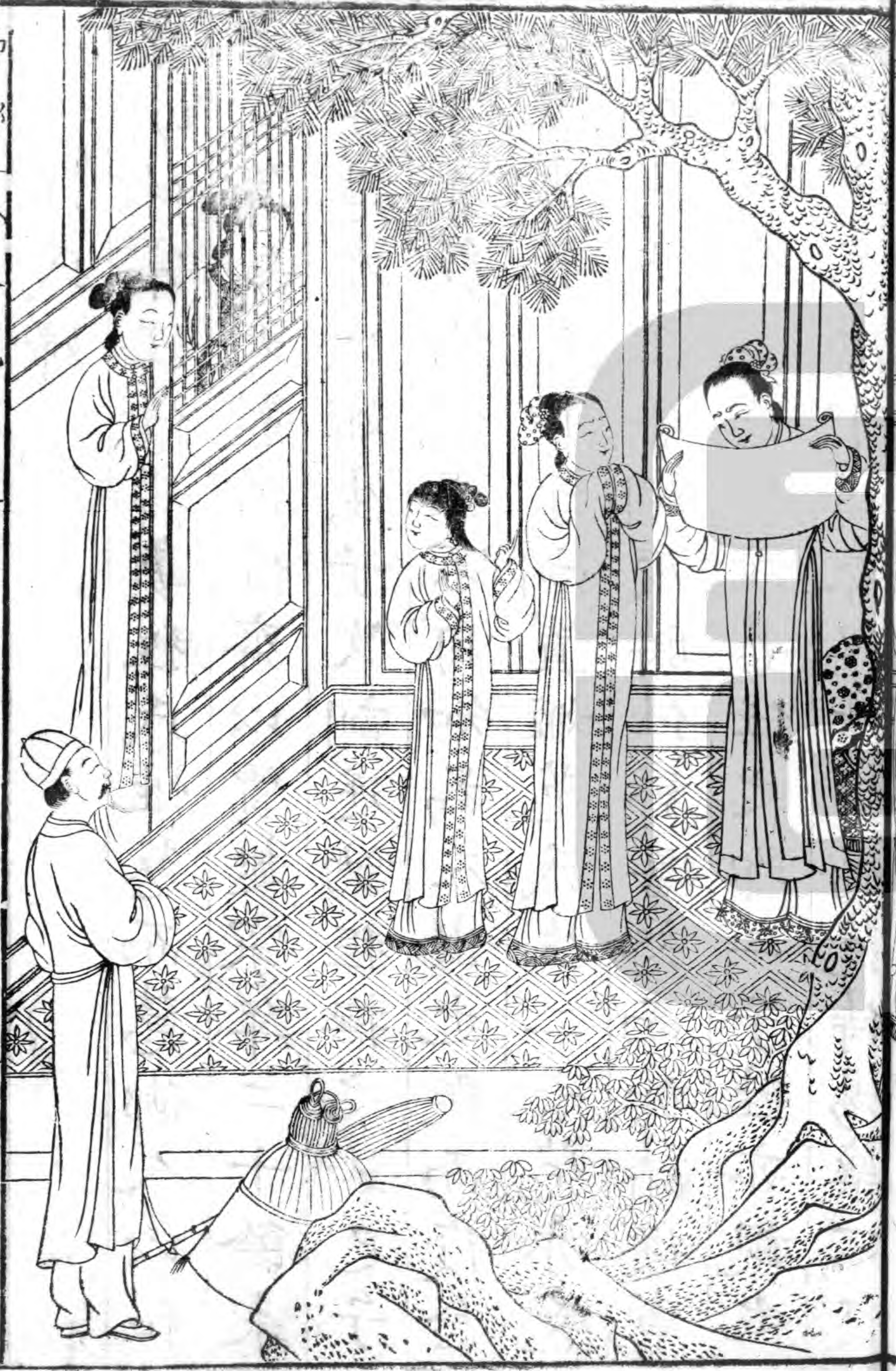
莊八兒

皇明莊八兒黃州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
 為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
 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
 哀日舉案進食哭奠于墓屢絕復甦久之為舅
 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
 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為贅壻其舅姑業已納聘
 而使八兒母從意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
 傭遂為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似婢之長者如方晨春私謂
 如曰明日不相春矣如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如
 易簪曰他日見簪母相忘也如益疑之至暮忽
 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為將受
 壻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

無無居士曰隆平久天地間氣不獨屬名家
 亦且屬婢子余讀丹齋集而美莊八兒之節
 即記載所錄何以加焉緣八兒初意以生殉
 節爾舅姑四易字傳易之不虞家有婦節也父母易之
 不虞家有女節也妯娌易之不虞家有如節

也至新粧出拜即贅壻亦易之不虞其死故
夫也詎謂尋常百姓家而有王謝之燕頤頡頏
耶特表之以愧行不若婢子者





汪氏婦

皇明休寧汪仕齊妻程氏性慈而慧御人以和善書筭知大體佐仕齊以賈起家年二十餘未舉子進左氏姬生子文訓廷訥程撫之如已子二子亦敦倫盡孝不自知為左出也既而復念仕齊歲客久於于湖置姬范氏生二女范亦克承程志守正善調度時仕齊喜怒而加諸從事無不當仕齊意以故甚任之即二子往亦視之如程也萬曆丁酉春忽仕齊病范侍湯藥不交

讀者三閱月劇謂范曰我死柰若何范泣數行

接目毫下曰妾不難下驅螻蟻願叩天減筭以延君壽

庶齊修短同歸爾則日夜虔禱乃潛割股以進

病遂痊仕齊覺而德之已歸海陽復之于湖也

疾更大作迭進醫藥不效范泣請若一旦不諱

願扶襯歸謁主人媪寸相也宜以木示也以終吾志仕齊曰若今欲

歸死不得夫是二女誰之二女也且吾業由于

湖起吾魂其遂返耶汪尋卒柩歸海陽左呼天

長泣頓絕復甦程曰以仕齊生平風調余與若

均為內人母行哭失聲為夫子累范守汪命尚
寓于湖而左矢志從地下卧床絕食二子泣勸
左亦泣曰吾已念之無牽挂者我也意決矣竟
死之而程因念夫子新喪左又隨之筑筑二孤
家政將誰委哉至今猶主家道云

無無居士曰余嫡母尚矣生母舍身以從吾
父此今人所難薦紳騷客多有詠云庶母范
氏亦且割股以奉盟心不貳夫以矜矜端居
燕子樓比見樂天詩乃曰舍人不解人心事
訝道重泉不去隨尚知所自處噫范母今日
哦燕子樓詩矣不肖惟送往事居以承三母
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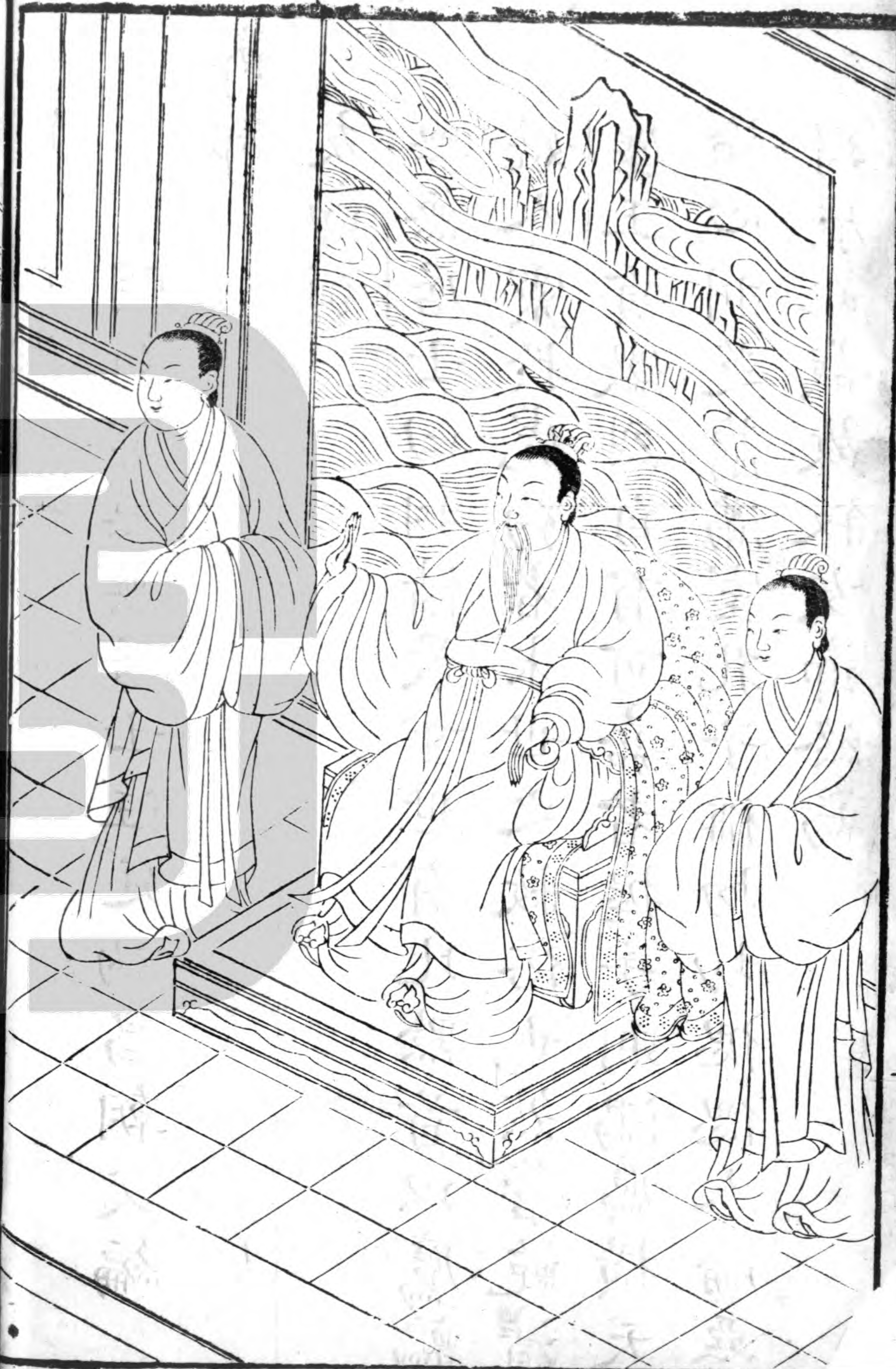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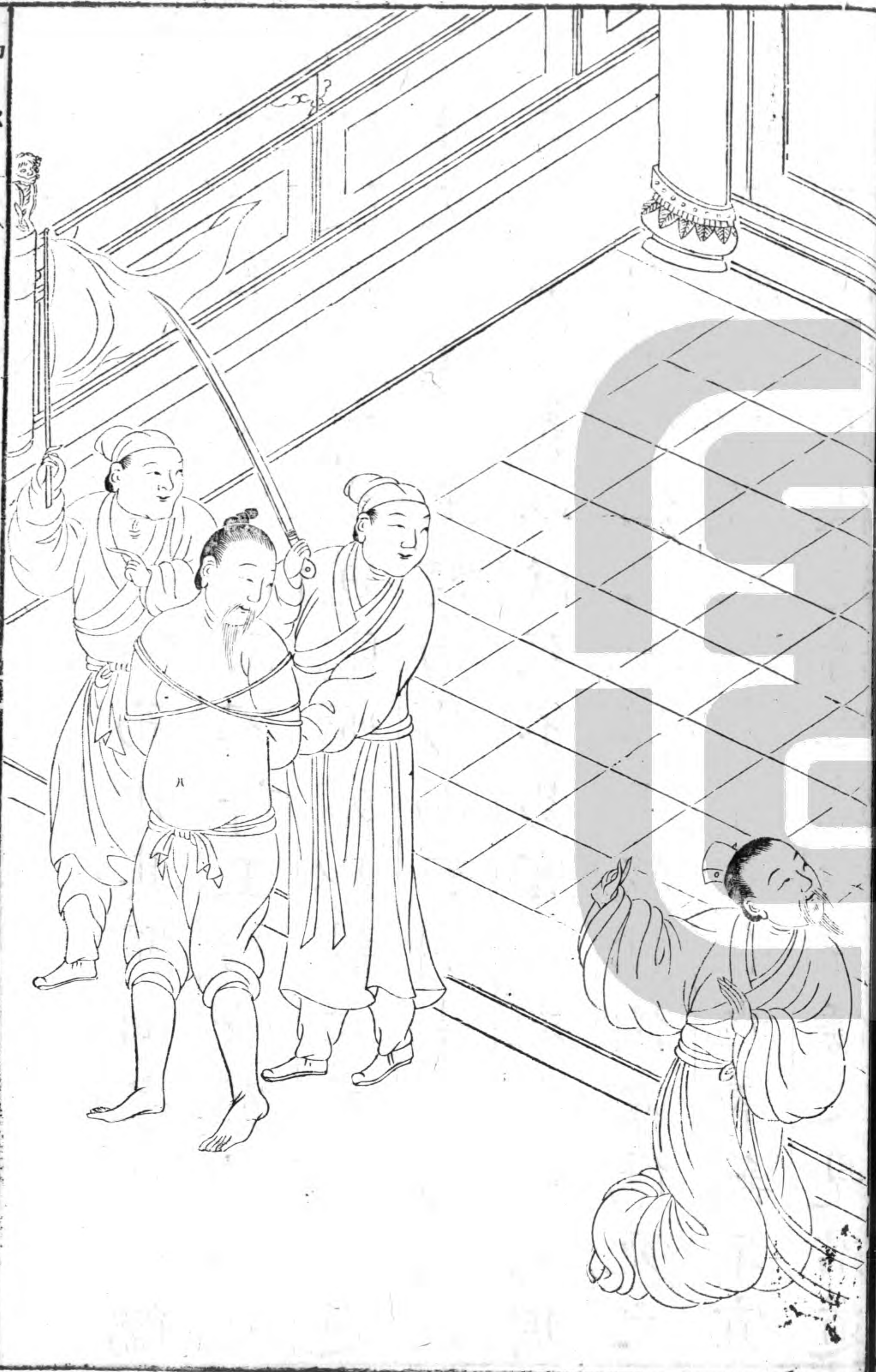
人鏡陽秋卷十七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節部

友節類

無無居士曰朋情最重世有比黔首以鷹鷂
媿人靈於虎豹者末世之救俗也然管鮑清
塵王貢微烈自有可嘉者握手則鴻鴈橫天
論心則芝蘭滿室孔子稱切切偲偲人倫惡
得廢此哉故叙友節終焉



左儒

周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
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
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
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
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
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無無居士曰君之與友等義合也義無不宜
未有此順而彼違者也意也左儒之見君道
則順君即所以順友于友見謂違實順而違
矣友道則順友即所以順君子君見謂違實
違而順矣初何有於別與異左儒死友以明
義壯哉節乎兩無愧矣



左伯桃

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為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乃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為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禮以葬伯桃葬畢哀自殺下從之

無無居士曰楚王善待士士之善者歸之左伯桃羊角哀是已夫羊左之賢未之見所見惟併衣食以相濟至楚一說為上大夫不賢能之乎然功業未見于時僅以死友之節著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自古記之矣



王良

後漢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在位恭儉妻子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
 海過候其家良妻曳柴同樓從田中歸恢言我司徒
 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
 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後仲子以病免歸復徵
 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
 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
 不憚煩也

無無居士曰王仲子邁深心于組綬送高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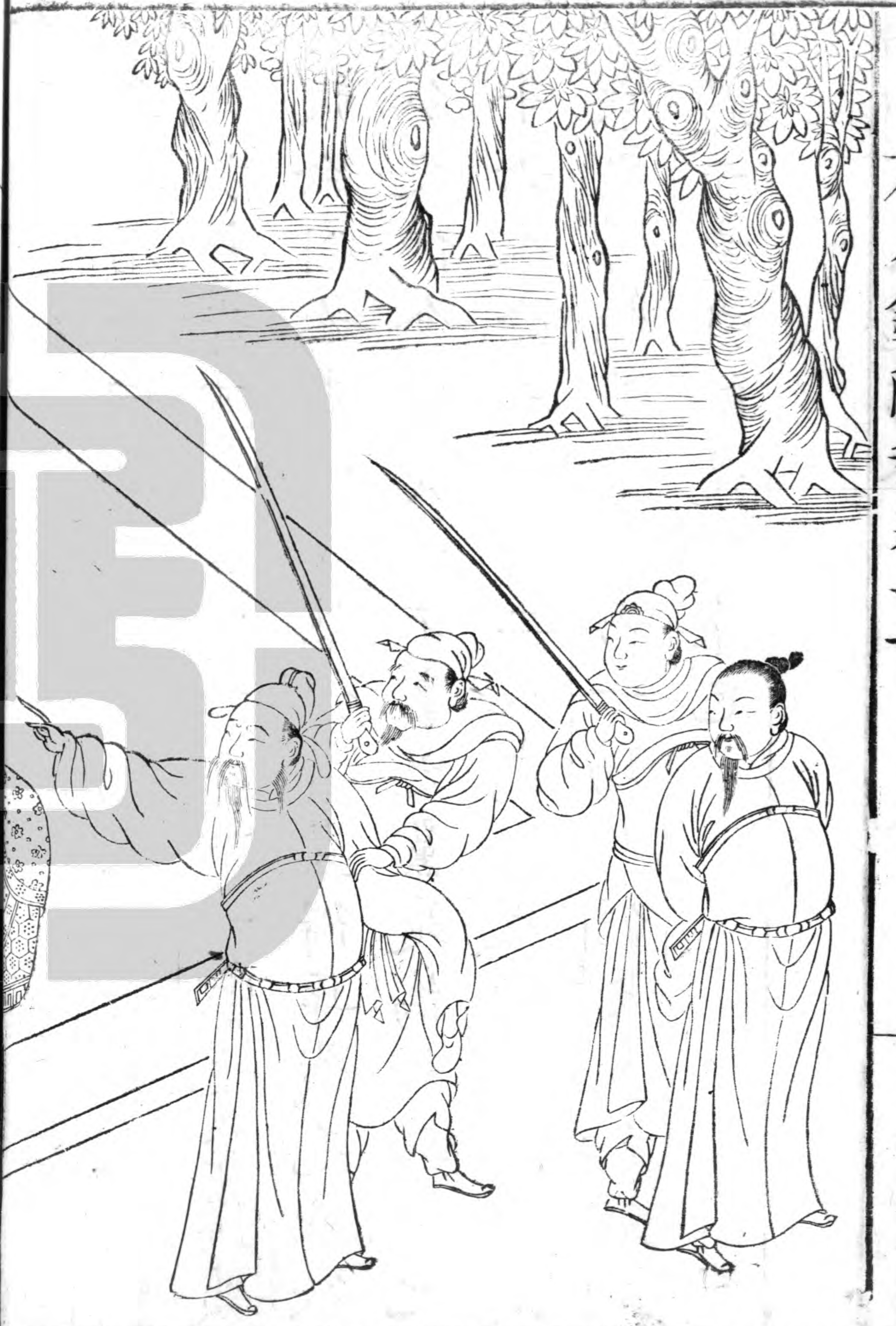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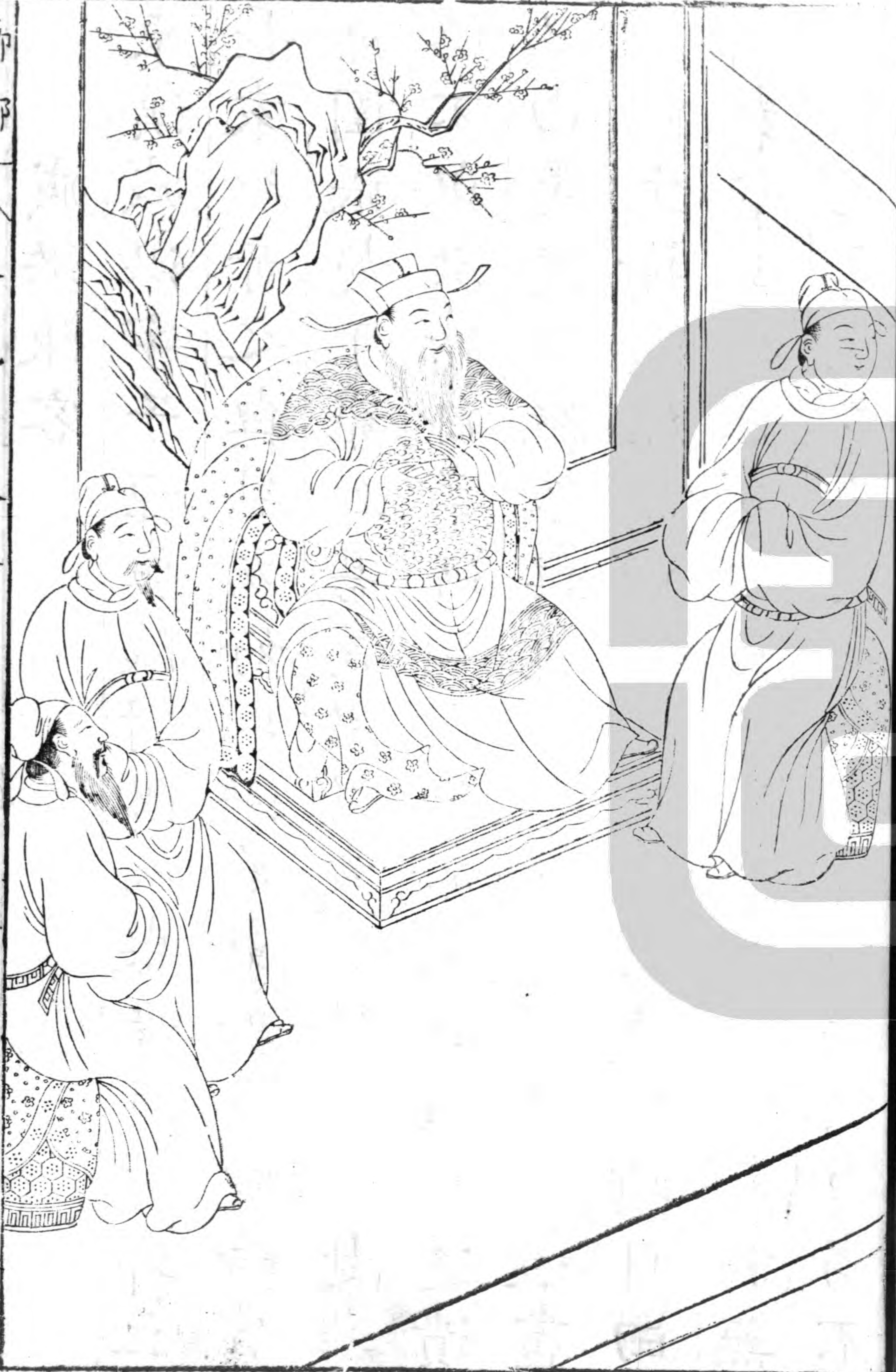
于軒冕官舍寂寥家徒壁立妻自負薪致胥
 徒之歎息徵書復起值疾篤之間關誠獵華
 纓於伏軒之庭乘綠車於堯虞之署者也柰
 何友人恥見峻責彌深豈陋舐痔兼車嚇鳶
 吝腐者歎余于是有感



李篤

東漢張儉被誣在黨中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鈞鈞
黨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
相容後流轉至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
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
審在此此人名士朝廷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
曰邁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
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嘆息而去篤導
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及黨禁解
儉乃得還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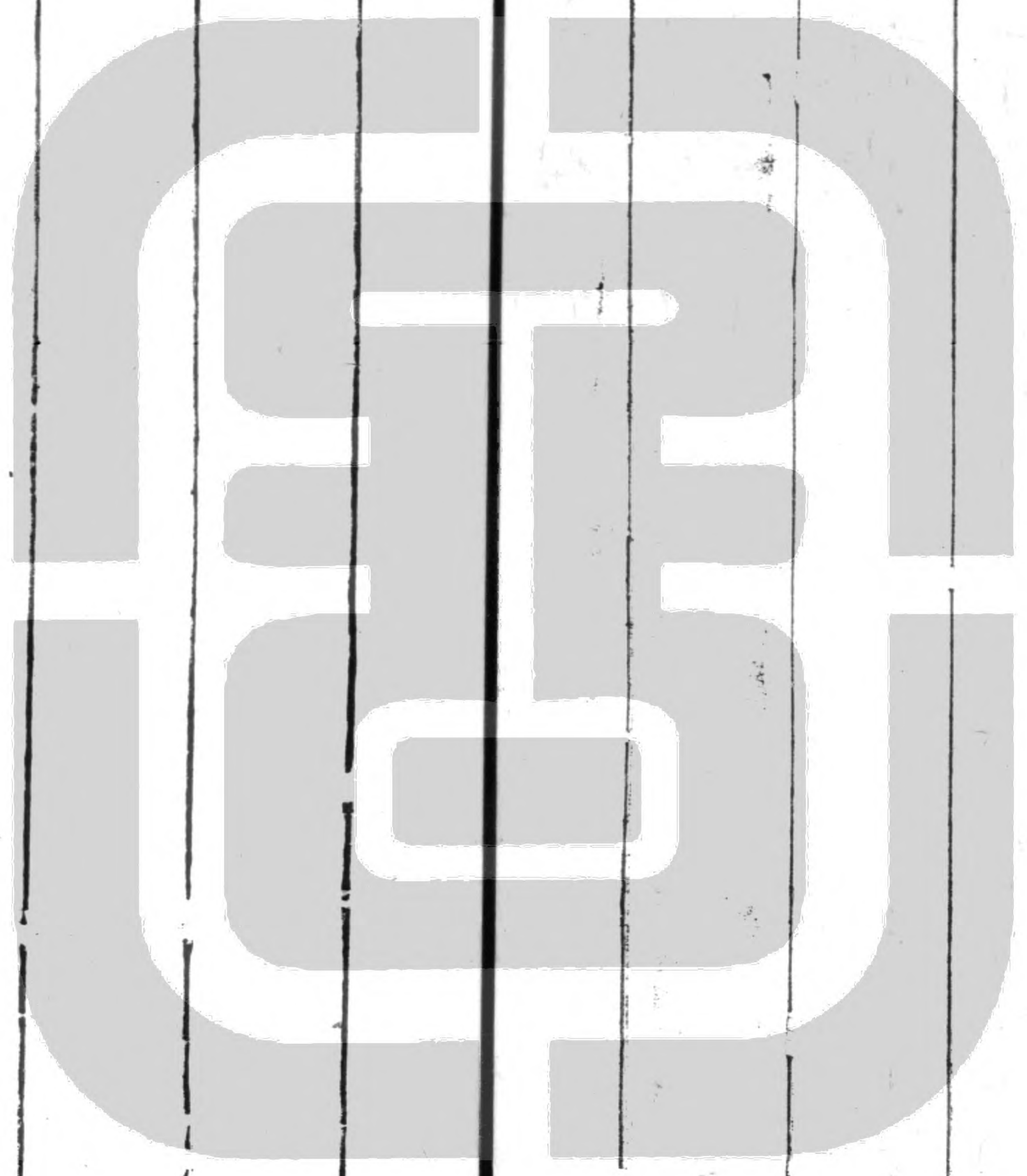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漢末以黨禍天下士士之逃黨
四方者皆破家容之是天下一黨也李篤藏
張儉固為專仁義然仁義豈得專哉毛欽欲
分之便全載矣夫不黨之黨是為氣類堯之
十六人舜之二十二人堯舜未嘗以為黨漢
末之善類皆若儁乃一切禁錮之錮豈獻帝明
過于堯舜歟是可哀已



臧洪陳容

東漢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舉孝廉補即丘
長袁紹竒之與結友好以洪為東郡太守時曹
操圍張超于雍丘甚急洪從袁紹請兵將赴難
紹不與洪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
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舉兵圍洪歷年糧盡
城陷生擒洪紹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
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
扶翼之意欲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惜洪力劣不
能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
時在紹座謂紹曰將軍舉天下大事欲為天下
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牽出容顧
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
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見
殺在座者無不嘆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無無居士曰史謂臧洪懷哭秦之節而存荆
則未之聞鄙哉范氏是以成敗論人矣夫臧
洪豈顧成敗哉義不容坐視即赴難而死且

為甘心時曹袁方睦今日之袁即異日之張也紹已墮其術中而反殺烈士列傳以悅之異時冀州之圍赴難有如滅洪者否歟是自剪其烈士也愚亦甚矣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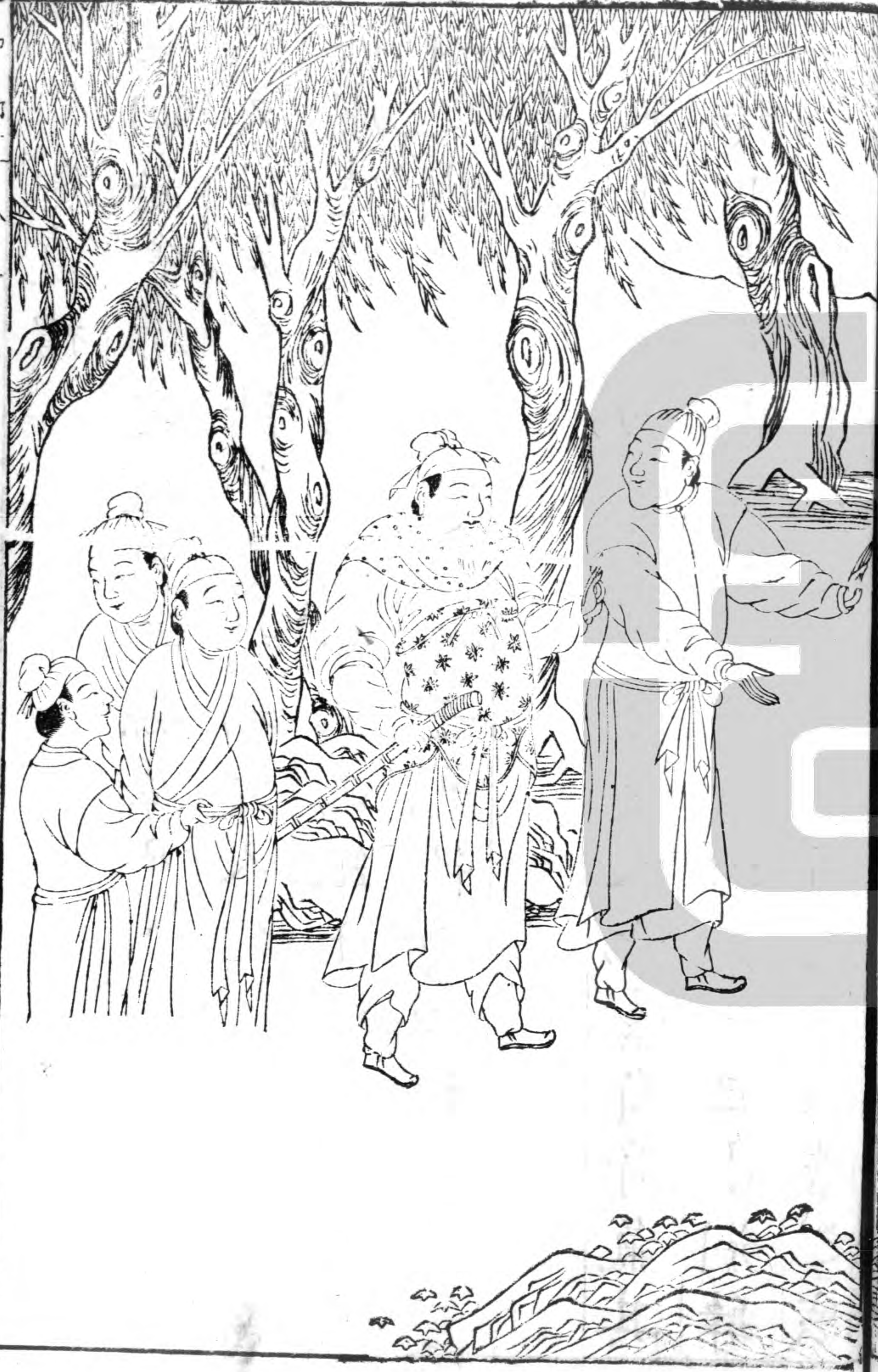


鄭羆

北魏盧世度字子遷以崔浩事迹在高陽鄭羆
家羆匿之使者逮羆長子羆誠之戒訓也曰君子殺身
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
火焚其體以死卒無所言

無無居士曰崔浩以脩史故致暴虜之赫怒
窮誅高伯恭申釋是非辭義清辯可謂矯矯
風節矣既而盧子遷逃難高陽何異亡命之
張儉乃鄭羆破家匿之誠子殺身寧死勿洩

異哉賢子風節與伯恭爭高矣余故表之以
力勉也厲天下狗友誼者



八金陽秘山卷十一
廊達禮

廣姓

皇明新會廊達禮恩平縣學生事母伍氏以孝聞又能友愛諸弟嘉靖初友人何希淵為流盜所虜達禮憫之自備金三兩銀十四兩往賊所贖之賊見達禮曰此奇士也欲能得道也脅以相從達禮不屈而死

無無居士曰廊達禮孝友人也素負奇氣其於朋友豈顧問哉相然信以死一旦南荆肆虐東陵憑奸友人被劫乃傾已財以贖之賊

目為奇士而併劫達禮安有胃懷磊隗而變節以為奇者竟不屈而死焉嗚呼此可與世之金膏翠羽脂韋便辟者道哉

卷十七終

入鏡陽秋卷十八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義部

高尚類

無無居士曰士有浮雲富貴獨立於山阿海

澁者不來也誠義之也故碧壑丹崖用以優賢剡溪

鏡湖茲焉賜隱初不以冠冕拘天下士者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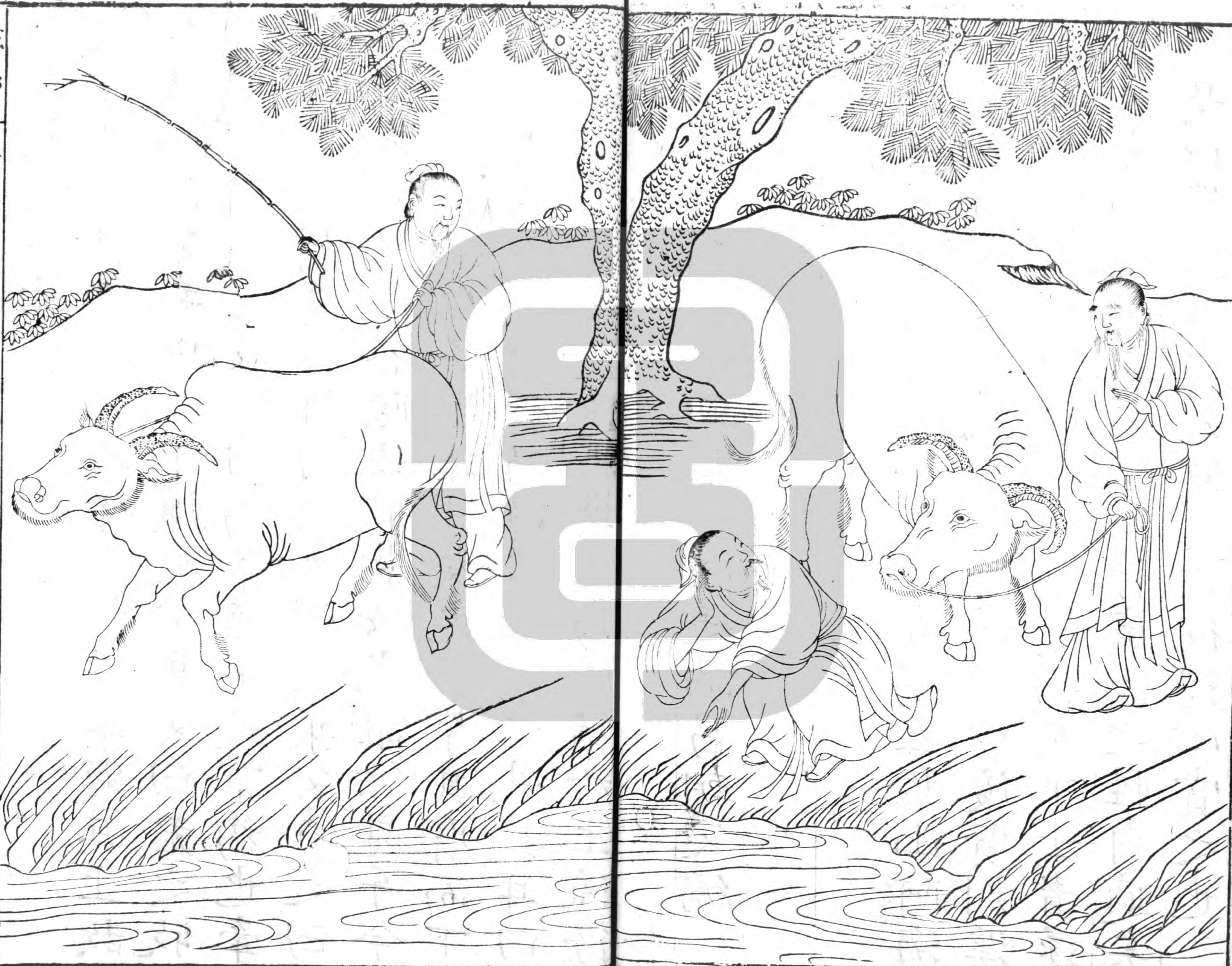
其高尚之懷而豐草長林麋鹿之性自適矣

是以箕穎間有寂寞之夫彼恣心賞之也

義部

鏡陽秋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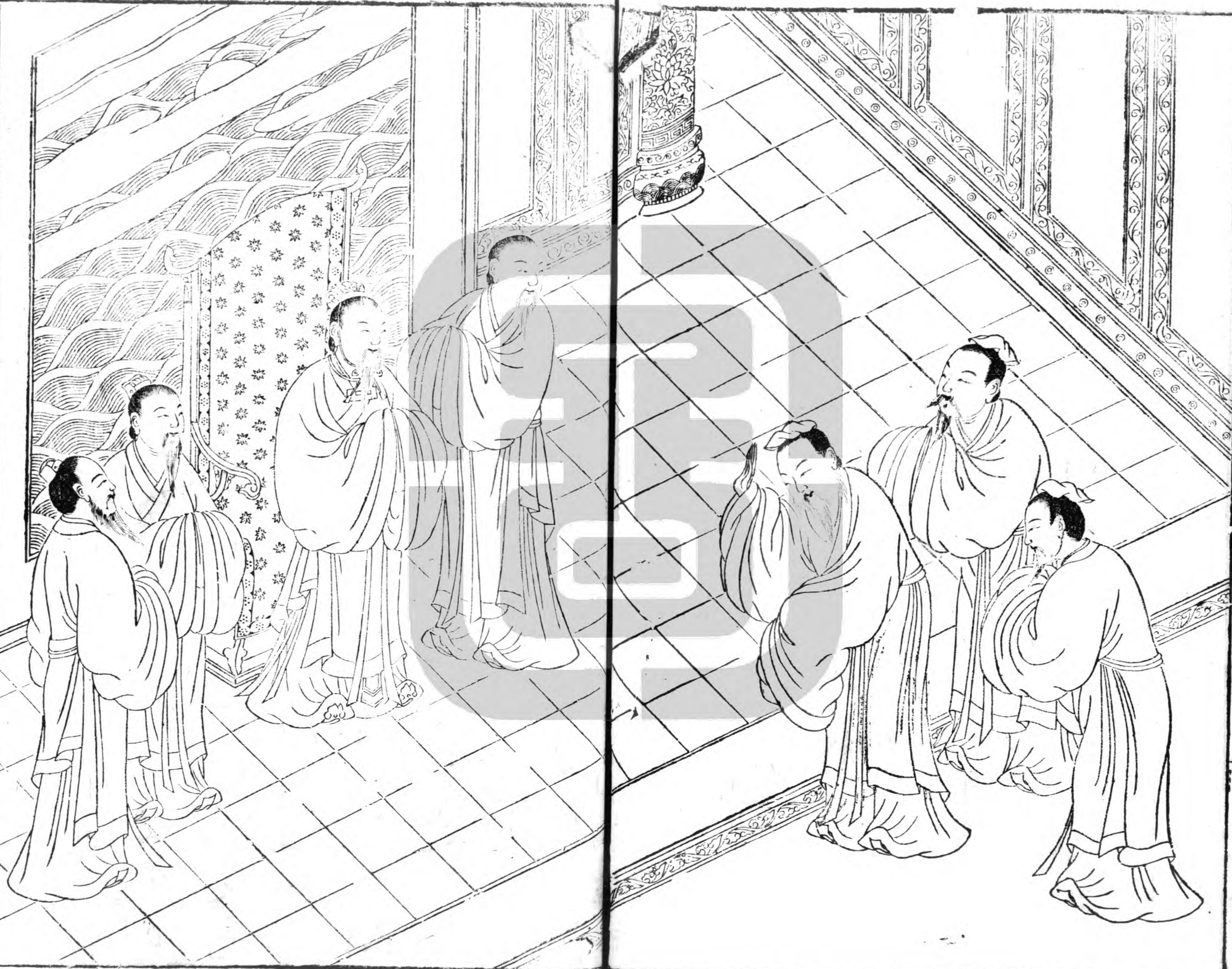
環翠堂



巢父許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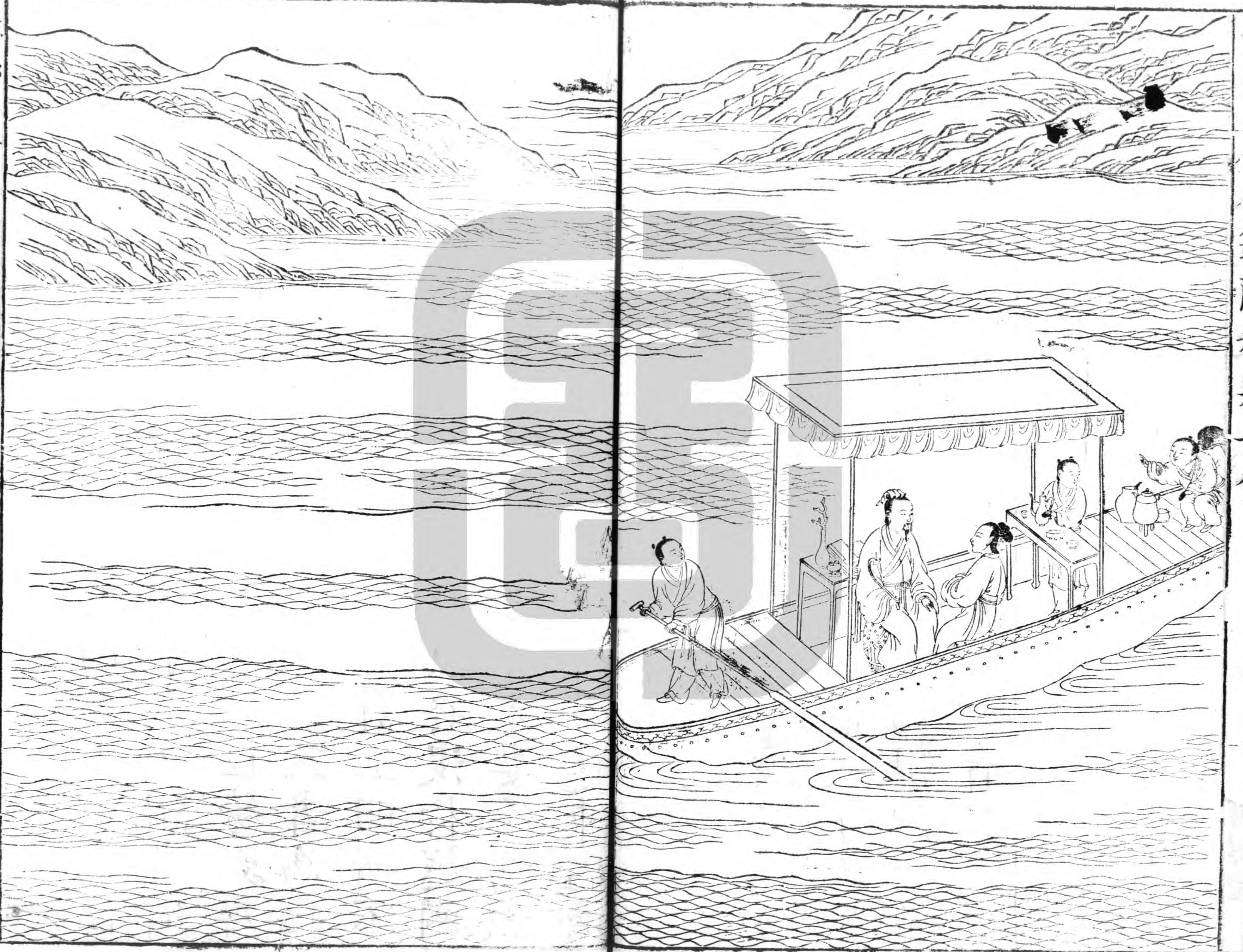
巢父者堯時隱人因年老以樹為巢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予之牧孤犢焉予無用天下為也牽犢而去又聞堯召許由為九州長巢父責之曰子若處高崖闊谷隱汝形藏汝光誰能見乎今浮游俗間苟求名譽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且洽音泉水流兒洗其耳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巢父乃牽犢於上流飲之恐污犢口又有樊仲父牽牛飲水見巢由洗耳馳牛而還恥令牛飲其下流也

無無居士曰堯讓天下固不以黃屋為心巢由洗耳又豈以富貴為倖哉故其塵垢此三音同糠將猶陶鑄堯舜蓋有為與無為初非二致由雖無為而未嘗不可以有為堯雖有為而未始不出於無為各循其素均之佚念協於義也



伯卷石戶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
 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以天下
 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
 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
 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
 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
 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又
 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
 后之為人保力也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予
 是夫負妻戴保力也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無無居士曰舜讓天下於三子見讓王篇世
 謂莊生寓言夫寓言亦表其義高天下大器
 也而不以易生又况他物其言曰惟無以天
 下為者可以託天下足見寓言之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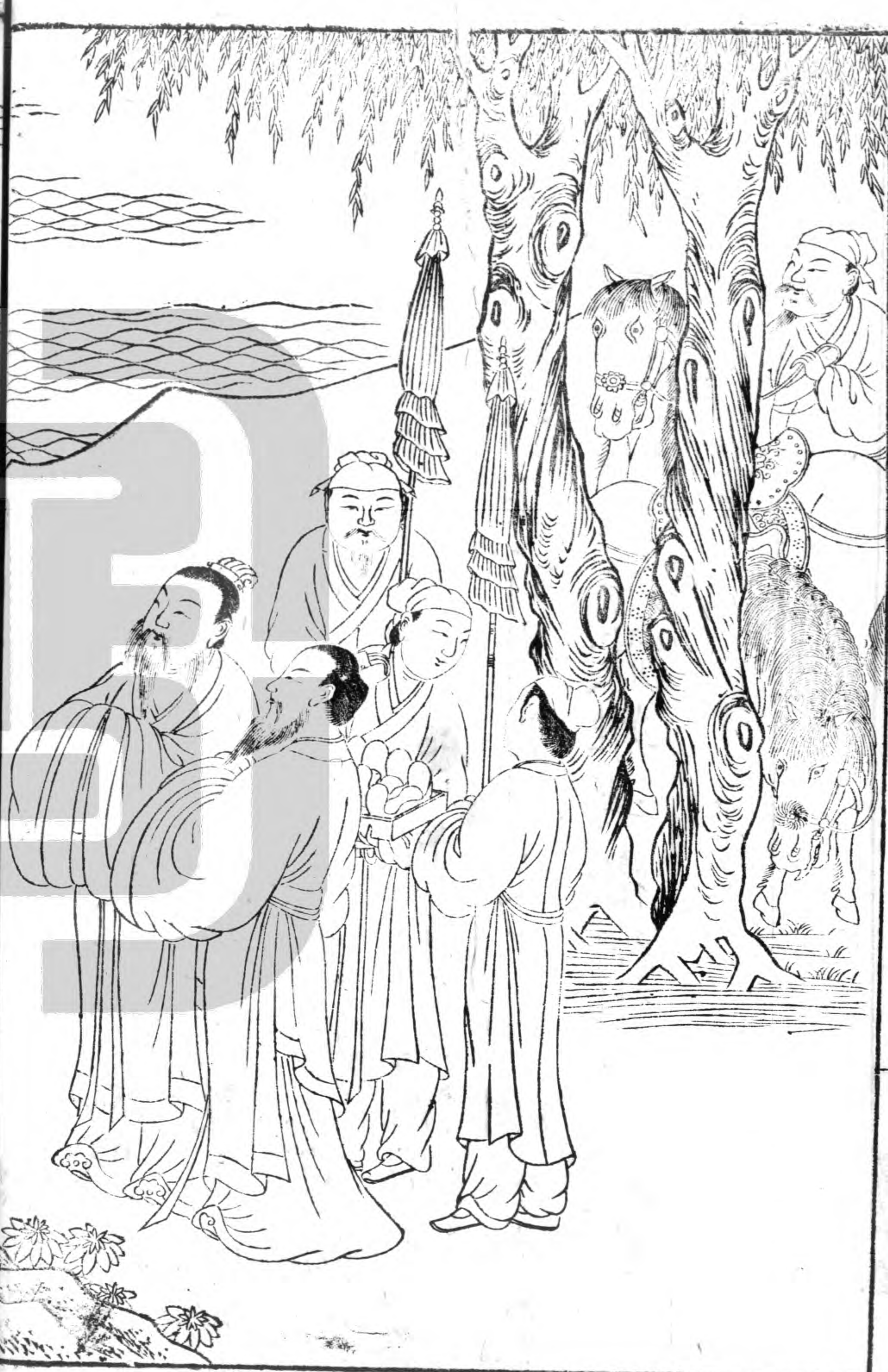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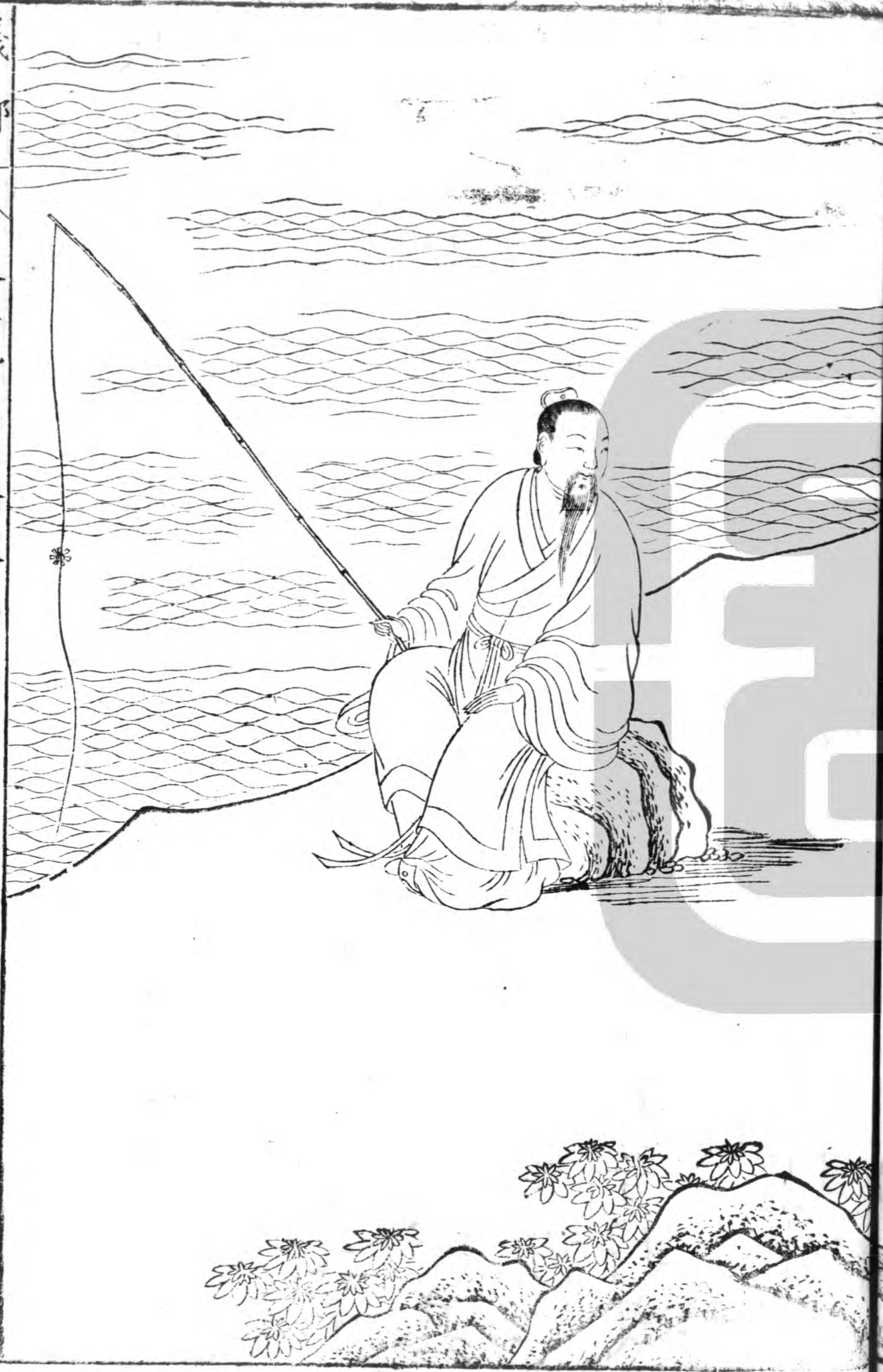


范蠡

越范蠡滅吳反至五湖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
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谷善也疑子之所謂者何
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
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
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
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
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
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
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

無無居士曰范蠡滅吳霸越功成而載西施
泛五湖卓哉擅千古之風流也想其洞庭橘
熟江鄉蠓肥維艇白蘋渡口垂釣紅蓼灘頭
友者白鷺沙鷗瓦盞蓬窓獨斟濁酒向之戰
姑蘇而列壯士首者盡付之五湖烟水中矣
回視文種烏盡弓藏難共歡樂者越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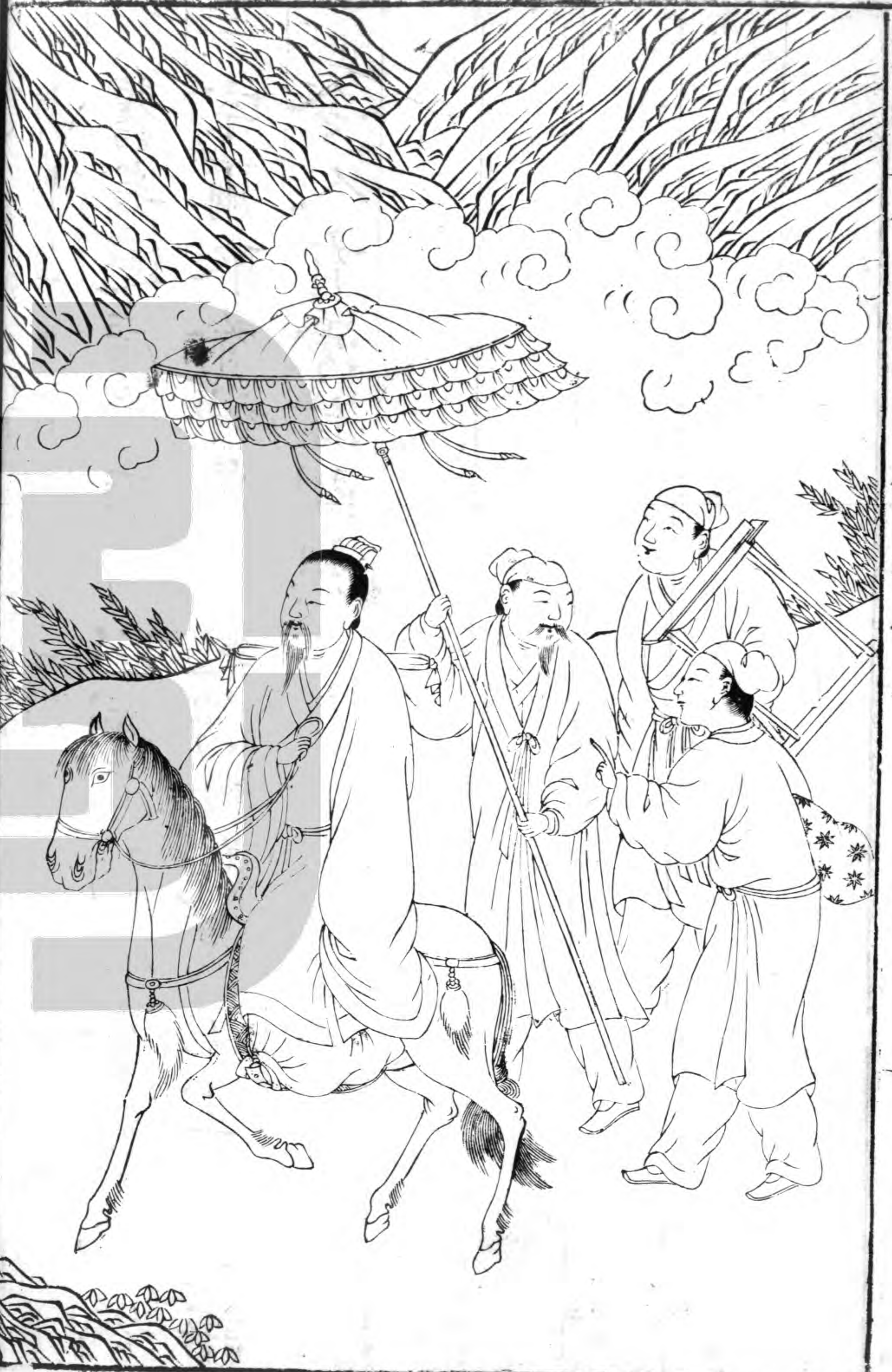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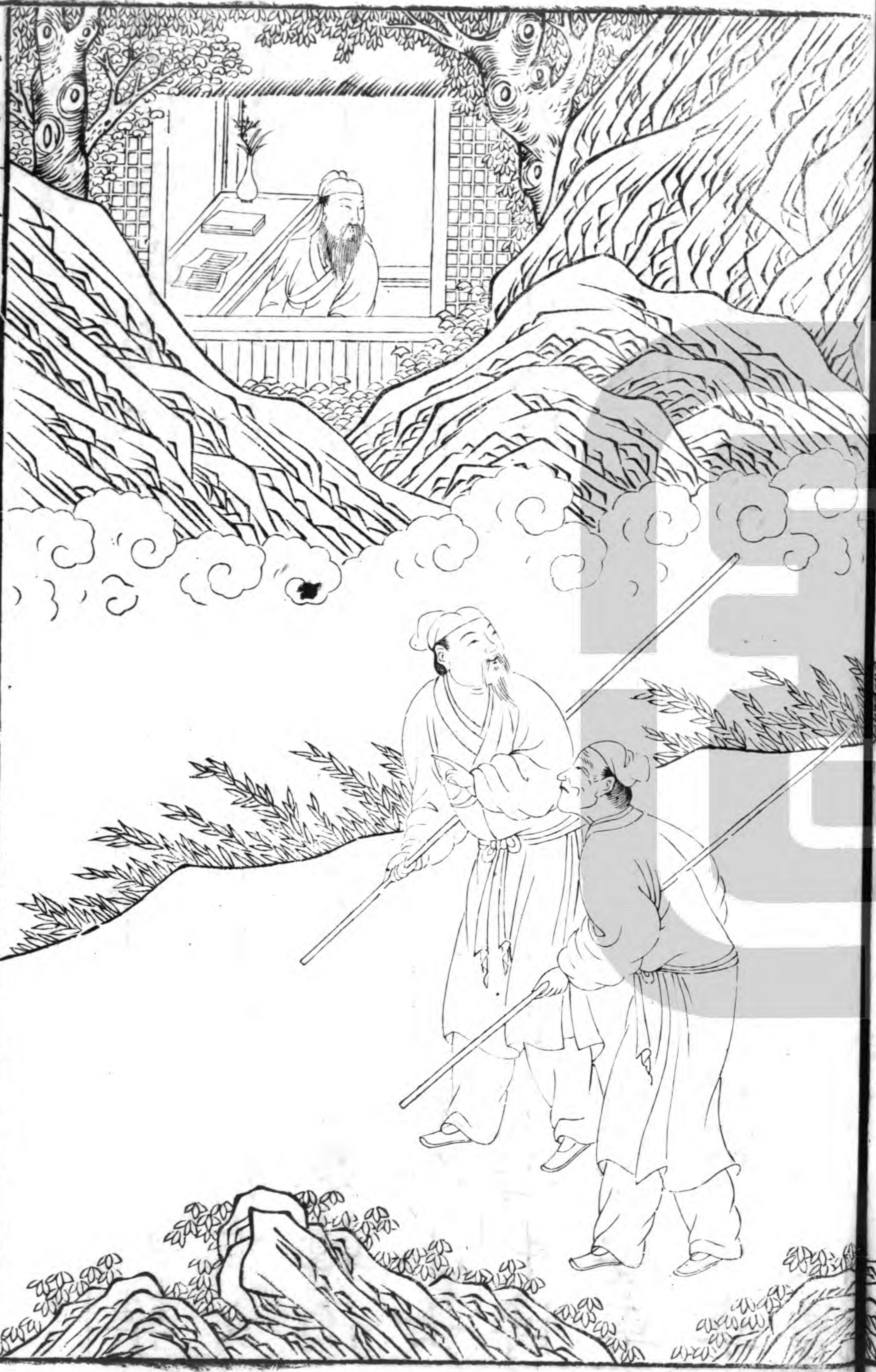
橫割也



莊周

戰國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使大夫二人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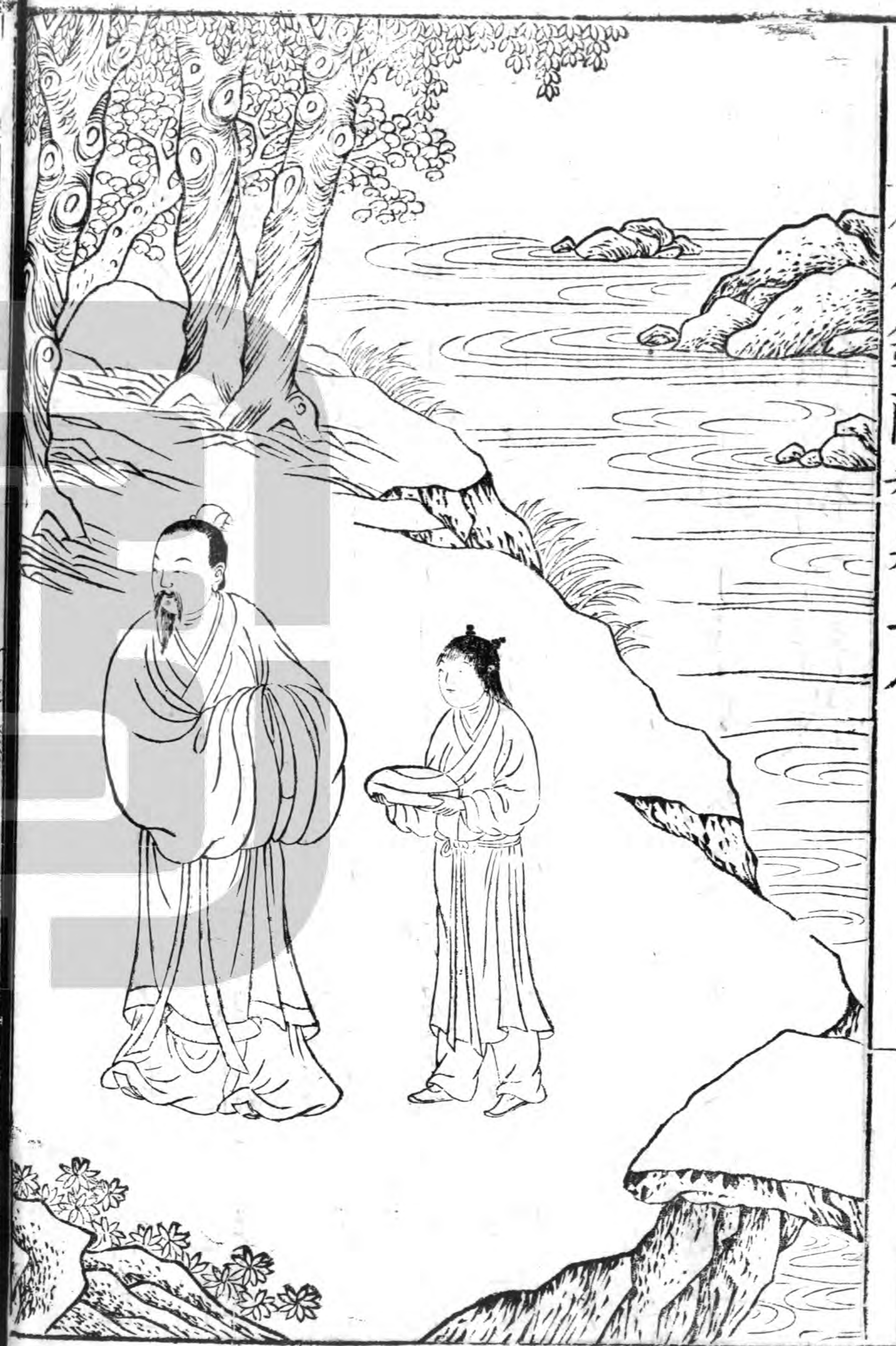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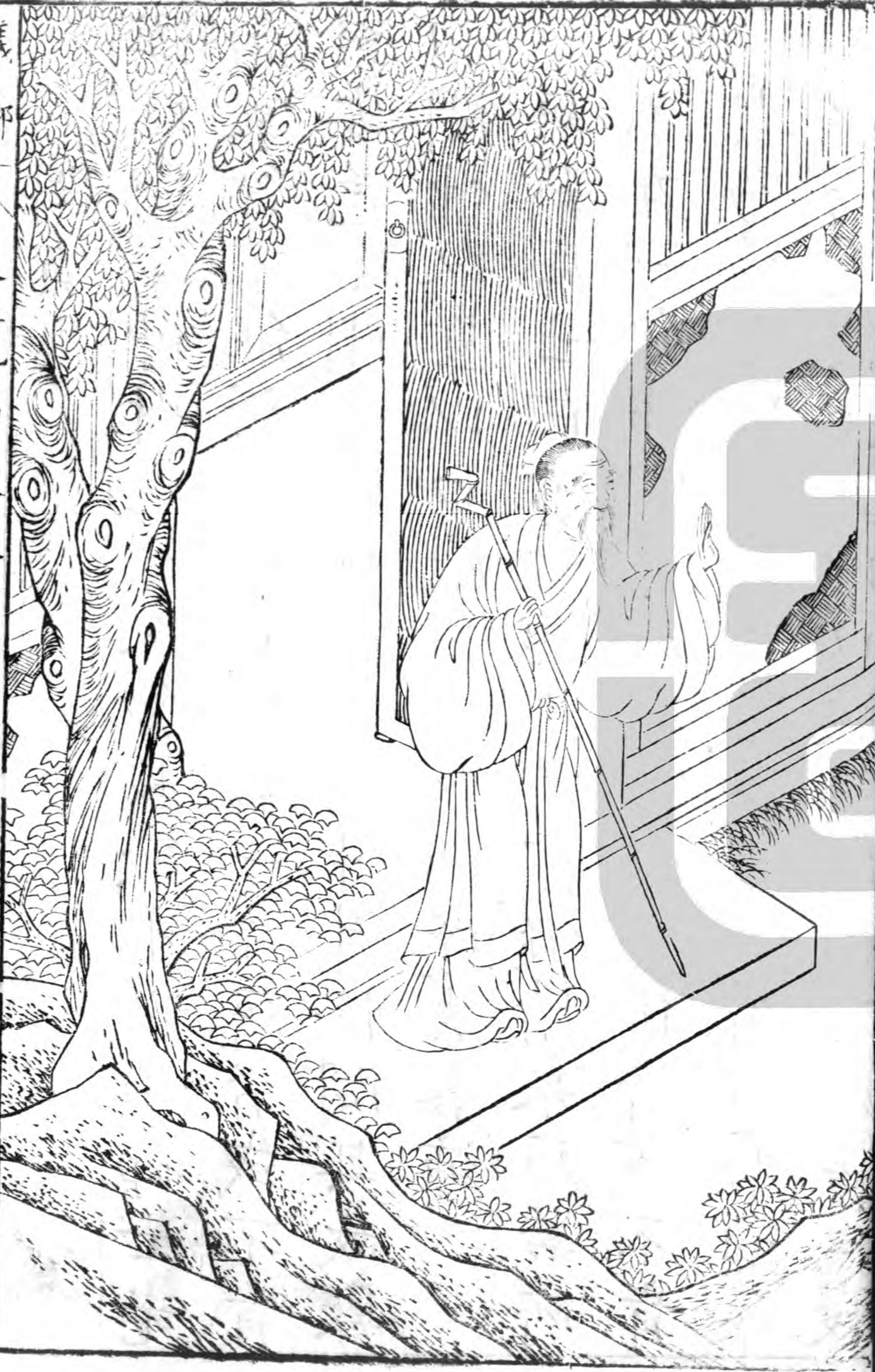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漆園吏輕世傲物駕天風以放浪擊冥水而逍遙其獨狗萬民塵介軒冕者舊矣避席爭席可以洞其胸臆本無為以為宗爾取喻神龜却楚聘物觀曳尾塗中之語令人有濠濮間想



韓康

漢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
 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
 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
 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
 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
 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黃淺絳色之禮以安車
 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
 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
 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
 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
 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
 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逃遁以壽終
 無無居士曰韓伯休不二價以避名是畏影
 而走日中名卒不能逃也雖遁跡山中徵書
 隨至矣逮柴車先發亭長奪牛斯為爭席向
 之盱盱睢睢渺不復見竟逃而去之即女子
 欲與爭價復何可得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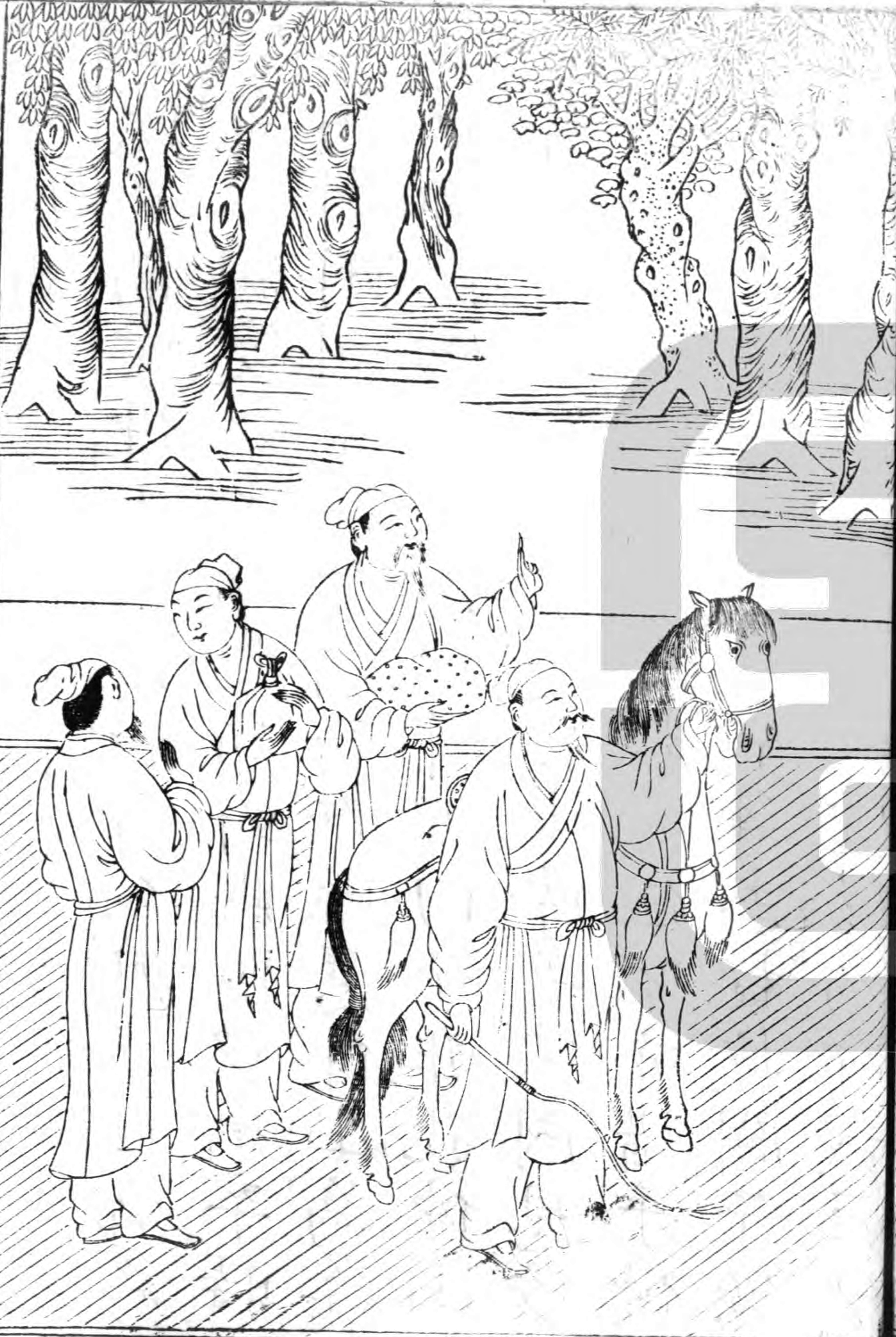
康以自視也 揮竹視兒



閔貢

漢閔貢字仲州太原人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州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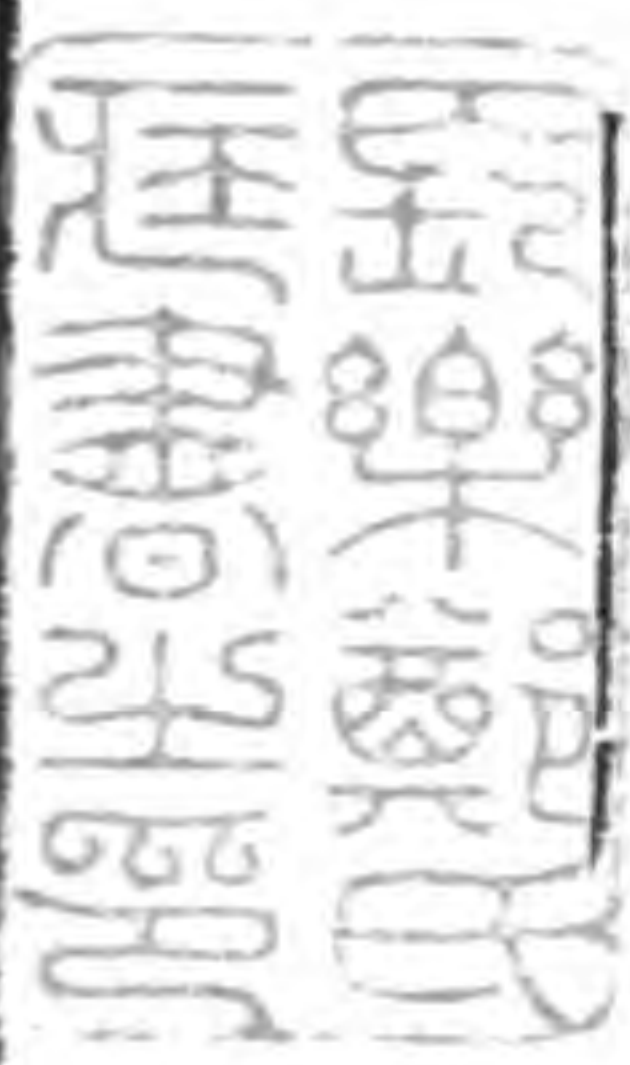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仲州棲志雲霞縱情泉石義所不在一介弗需音同已之所需即當獲者或不肯與乃情之攸安苟不當獲者或倖致焉適反以為累彼豈直以口腹為害哉不以害口腹者為心害爾不然等邑令於屠者無當也



孔嵩

後漢孔嵩字仲山南陽新野人與范巨鄉為友
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時巨
鄉為荊州刺史行部到新野縣選仲山為導騎
迎巨鄉巨鄉見仲山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
吾昔與子俱曳長裙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
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
曰侯嬴利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
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巨鄉勅
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無無居士曰士人處世達則鶴蓋龍軒窮則
寒驢破帽柴立乎中央者弗二視也仲山少
學問而隱於傭即遇故人不以為恥其見達
矣巨鄉下車把臂嘆息輕憐謂之有故人情
則可似猶未鑒厥衷也仲山乃竟其役鴻冥
燕寢各適其常遐舉哉



金剛經卷十八

卷十八終



律